

入獄郡吏發其私忿考略百至絕口不言唯不食而已兩月而後得釋鬚髮不剪皮骨僅存真點胸迎於中途見之不自知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黃龍叱曰者俗漢真不覺拜之蓋其不動如山類如此。

潛山耽章禪師初辭洞山悟本本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受汝汝善護持無令斷絕遇真法器方可傳委直須秘密不得影露恐屬流布喪滅吾宗夫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認向去之人真偽有三種滲漏當機直須具眼一見滲漏者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者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者體妙失宗機味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三偈初敲偈俱行曰金針雙鎖備挾路隱全該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其次金鎖玄路曰交手中暗中功齊轉覺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晚晚又其次理事俱不涉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燄難追衲子當機能如電火難追則方透三種滲漏圓覺曰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故知脫生死於言下自非上根大智何以臻此大愚以黃檗爲老婆良有以也黃檗每日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就中方入我宗門蓋宗乘有旨趣下流不悟妄生同異欲望大法之與不亦難乎。

龍牙和尚作半身寫照其子報慈匡化爲之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二老洞山悟本兒孫也故其家風機貴回互使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墮今時而匡化匠心獨妙語不失宗爲可貴也餘杭政禪師嘗自寫照又自爲之贊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政公超然奇逸人也故其高韻如光風霽月詞致清

婉而道味苦嚴古今贊偈甚多予尤愛此二篇。

圭峰日用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偶閱唐史李訓之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依密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營屋吏所執訓死仇士良捕密詰之怡然曰與訓遊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予謂比丘於唐交士大夫者或見於傳記多犯法辱教而圭峰獨超然如此爲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蓋其履踐之明也觀其偈則無不欲透脫情境譬如香象擺壞鐵鎖自在而去豈若蠅爲唾所浣哉。

雲菴住歸宗時方送法眼大師茶毘時雨新霽泥方滑道忽踉倒大衆爭掖而起舉火把曰法眼茶毘歸宗遭擲呈似大衆更無可說。

石頭大師作參同契其末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法眼禪師注曰住住思大難酬法眼可謂見先德之心矣衆生日用以妄想顛倒自蔽光明故多遺時失候謂之虛度光陰有道者無他能善用其心耳故趙州曰一切但仍舊從上諸聖無不從仍舊中得大智度論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能善用之卽合本妙首楞嚴曰佛謂阿難譬如琴瑟箏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實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華嚴偈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見令心所向皆無礙。

大智禪師曰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後始明善菩薩卽

非菩薩，是名菩薩。非法非非法，總與廢也。若即說一句答，令人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故知古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不知者以謂苟然語，如無着所釋金剛般若，正是此意也。洞山安立五位，道眼明者視其題目十五字排布，則見悟本老人，如曰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是也。汾陽頌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剛透匣誰能解，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淨，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銜失却威。

金剛般若曰：如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西天此土聖賢釋者無慮千餘人，然莫如無着得佛之意。雙林大士又從而申明之，無着於此判爲言說法身，意以謂筏者言說也。雖與人俱然，亦不類。如筏行水中而實不住，非法者二邊也。在筏且不類，豈於二邊而止住耶。故曰：何況非法。大士偈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舡。人法俱名執，悟理誰勞詮。中流仍被溺，誰論在二邊。有無如取一，卽被污心田。故曹洞宗旨有混不得，類不齊之語也。

雲峰悅禪師再游泐潭，重會南禪師，叙別講舊相得甚懷，久之更使一見石霜慈明老人。既至，石霜憩於山前莊，聞其坦率之風，悔來，因不復過門。徑造南岳福嚴，未期月，掌記室，俄長老賢公化去，郡以慈明來居之。初，開夜參，貶刺諸方異解，皆其平生艱難而得者。於是嘆服卽投誠問道。三往三被罵，而退不勝忿，業已歸之。明日復往，慈明罵如故。因啓曰：某唯以不解故來問，善知識宜施方便，不蒙開示，專以罵爲，豈從上所以授法之式耶。慈明驚曰：南書記我謂汝是箇人，乃作罵會耶。黃龍聞其語，如桶底脫，拜起汗下，從容論趙州因緣，呈偈曰：傑出叢林是趙

州，老婆勘破沒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譬。慈明聞之笑曰：偈甚佳，但易一字曰：老婆勘破有來由，其機智妙密又如此。黃龍辭去，白曰：大事畢竟如何。慈明詞曰：著衣喫飯，不是畢竟。屙屎送尿，不是畢竟。予嘗游福嚴，覽其山川之形勝，讀思大所記曰：此山增人之志力，居之者多得道，故祖宗授法莫不因之。雖大法之興必依之人，然馬祖於此受讓公記萌其道，大振於江西。今慈明黃龍事迹復相類，亦足怪也。

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法眼禪師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麼。

有僧嘗登三生藏，取思大平生所持錫立之，疑慮橫生，終不能定。忽自念曰：當一切放下，却卽舉錫置之。錫卓然不傾，以問予其故何哉。予曰：非特於錫則然，凡事若有心卽成差悞。試觀兒輩剪紙，擬心卽失，不擬心徑往無難，故道人不可須臾忘照也。

首楞嚴曰：汝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涅槃曰：譬如猛火不能燒薪，火出木盡，名爲燒薪。般若燈論曰：根境理同然，智者何驚異。禘子於此見徹，方入阿字法門。

康僧會天竺人，吳赤烏十年初至建業，營立弗茨，設像行道。孫權疑爲矯異，召問曰：有何靈驗。對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耀無方。昔阿育王起塔至八萬四千，塔寺之興，表遺化也。權曰：若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共結淨室，以銅瓶加瓦燒香禮請。至期無應，會求伸至三七，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果獲舍利。以示權，權與群臣聚觀，五色屬人，權大驚而起曰：希有之瑞也。釋曇諦父彤常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一僧呼爲

母寄一塵尾並鐵鑊書鎮二枚既覺而兩物俱存因而懷娠生諦此二物乃諦前身爲宏覺法師爲姚萇講法華所獻追釋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會以真誠之至能生致舍利諦以大願所持亦能死將長物嗚呼真誠大願之力尙能反易生死如意自在況守護心城者耶  
莊子言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釋者遺語如流至曰藏天下於天下未有不嗒然危坐置筆而思者晦堂老人嘗問學者此義如何對之甚衆晦堂笑曰汝善說道理予作偈記其意曰天下心知不可藏紛々嗅迹但尋香端能百尺竿頭步始見林梢掛角羊又問列子載兩小兒論日遠近不決而質於孔子孔子不答其意何在學者皆曰聖如夫子亦莫能辨此理是以無說也晦堂亦笑之予作偈釋之曰涼溫遠近轉增疑不答當渠痛處雖尙逐小兒爭未已仲尼何獨古難知

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游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脩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言法華梵相奇古直視不瞬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指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啗無所擇道俗共目爲狂僧懷禪師未出家時師見之撫其背曰德山臨濟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對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爲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

在此住將示化作遺偈其旨不可曉也已而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慶歷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也

照覺禪師元豐之間革東林律居爲叢林天下衲子望風而集成信敬畏仰以爲肉身大士其被賞識者必名聞諸方然未嘗輕予人羅漢小南禪師嗣雲居祐公道眼明白未爲人知嘗至東林照覺鳴鐘集衆出迎于清溪之上其徒大驚自是南之名日益顯著佛印禪師再歸雲居靈源叟初自龍山來與衆群居痛自韜晦佛印陞座白衆請以爲座元其禮數特異靈源受之叢林學者日親知晦堂老人法道有在矣嗚呼先德之成就法器使增重於世其法如此堯非不能誅四凶舉十六子也留以遲舜耳雖古聖人所爲莫能外是二老其亦知此者歟  
古塔主去雲門之世無慮百年而稱其嗣青華嚴未始識大陽特以浮山遠公之語故嗣之不疑二老皆以傳言之自若其於己甚重於法甚輕古之人於法重者永嘉黃蘗是也永嘉因閱維摩悟佛心宗而往見六祖曰吾欲定宗旨也黃蘗悟馬祖之意而嗣百丈故百丈嘆以爲不及也

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峰玄沙之道者其秘重大法恬退自處之效也歟予嘗想見其爲人城隈古寺門如死灰道容清深戲禪客曰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此間栽田博飯喫有旨哉予初居黃龍山時作禪和子十二時偈曰吾活計無可觀但日日長一般夜半子困如死被虱咬動脚指雞鳴丑粥魚吼忙繫裙尋襪紐平旦寅忽欠申兩眉稜重千斤日出卯自攪炒眼誦經口相拗食時辰齒生津輸肚皮虧口唇禺中已眼前事看見親說不似日南午衣自補忽穿

針全體露，日昃未方破睡，洗開面，摸着鼻，晡時申，最天真，順便喜，逆便瞑，日入酉，壁掛口，鏡中空，日中斗，黃昏戌，作用密，眼開闔，鳥率律，人定亥，說便會，法身眠，無被蓋，坐成叢，行作隊，活潑

無障礙，若動著赤肉艾，本無一事可營爲，大家相聚喫葷菜。  
雲峰悅禪師初至高安，大愚見芝和尚，芝問曰：汝來何所求？對曰：擬學佛法。芝曰：佛法豈可容易學？趁色力強健，爲衆乞飯一遭，學未晚。悅天姿純至，信受其言，卽往行乞。既還，而芝移居翠嵩，悅又詣芝所求入室。芝曰：佛法且置之，大衆寒須炭，更當乞炭一次。學未晚，悅又行乞，歲晏載炭歸，且求示誨。芝曰：佛法不怕爛，却維那方缺人，子當就職，勿辭也。遂鳴鑼，椎白衆請之。悅有難色，拜起追悔，欲棄去。業已當之，因中休，然恨不曉芝公之意，果如何耳。一日，束破桶，引篋觸盆墮地，遂大悟。方見芝公用處，走見芝，芝笑呼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未及吐一言，再拜汗如雨而去。故其門風孤峻，未嘗有構之者。南禪師嘗語大寧老原曰：渠欲人人悟解，如此豈可得哉。

神鼎證禪師少年時，與數者宿游南岳，一僧舉論宗乘，頗博敏，會野鉢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證曰：上人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何人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也。證曰：其義如何？對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證曰：舌味是根境否？對曰：是。證以箸挾菜置口，含糊而言曰：何謂相入耶？坐者相顧，大驚，莫能加答。證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金剛三昧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初元曉造疏，悟其以本始二覺爲宗，故坐牛車，置几案於兩角之間，據以草文，圓覺經以皆證圓覺無時無性爲宗，故經首叙文不標時處，及考其編譯之代，史復不書曉公設事表法，圓覺冥合佛意，其自覺心靈之影像乎。

曹溪六祖大師方其韜晦時，雜居止於編民，混勞旅於商農，十有六年，蠻兒海豎，販夫竈婦，得以追呼爾汝，及其德加於人，道信於天下也。雖累朝天子不得而師友之，其行聖賢之分，故莫知貴賤之異也。大宋高僧傳曰：天子累召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揚，北人見之必輕，法是果祖師之言乎？不仁者之言也。至人何嘗以形骸爲卹，況其天形道貌，以慈攝物者，其肯不自信耶？石頭和尚庵於南臺，有年，偶見負米登山者，問之曰：送供米也。明日卽移庵下梁端，遂終於梁端。有塔存焉，百丈寺在絕頂，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有勸止之者，則曰：我無德以勞人，衆不忍藏，去作具，因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先德卒身多如此，故六祖以石墜腰，牛頭負糧，供衆。今少年苾芻，擊鉢響頰曰：吾臂酸。

雪竇禪師作祖英頌古，其首篇頌初祖，不契梁武曰：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者，重嘆老蕭不遇詞也。昧者乃叙其事于前曰：達磨旣去，誌公問曰：陛下識此人否？蓋觀音大士之應身耳。傳佛心印至此土，奈何不爲禮耶？老蕭欲追之，誌公曰：借使闔國人追亦不復來矣。雪竇豈不知誌公沒於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元年至金陵，予以是知叙此者非雪竇意也。今傳寫又作蓋國益可笑。又頌洞山麻三斤曰：堪憶長慶陸大夫，解道合哭不合哭，意用長慶語。長慶聞陸大夫此語而哭，乃問衆曰：且道合哭不合哭，事見傳燈錄，而昧者易曰：合笑不合哭，失其旨甚矣。王文公見禪者多問韓退之見大顛事，往往對公妄談者，公嗟惜禪者吐辭多。

臆說不問義理故要誘者多以此有志於宗教者當考證之不可苟也。

僧問予轉八識成四智從上宗師頗有釋其義者乎予曰曹溪有偈最詳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其名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以五識第八親相分故曰成所作智同圓鏡是皆果上方轉第六第七無別體故但能了知卽性平等是皆因中轉也。

英邵武開谿明濟之姿蓋從上宗門爪牙也嘗客雲居掩室不與人交下視四海莫有可其意者曰吾將老死於此山偶夜讀李長者十明論因大悟久之夜經行聞二僧舉老黃龍佛手驢脚因緣異之就問南公今何所寓對曰在黃檗黎明徑造南公一見與語自以謂不及又往見翠嵩真點胸方入室真問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英引手招其膝而去真笑曰賣匙箸客未我真自是知其機辯脫略窺曰大稱賞之於是一時學者宗向晚首衆僧於圓通南公見僧自廬山來必問曾依覲英首座否有不識者則曰汝行脚到廬山不識英首座是寶山徒手之說也南公在世不肯開法南公化去師曰大法捨我其誰能荷之耶遂出世住泐潭有偈語甚多今止記其三首可以想見其爲人曰石門路險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毘廬海內鼓波濤又曰萬鍛爐中鐵蒺藜直須高價莫饒伊橫來豎去呵呵笑一任旁人鼓是非又曰十方齊現一毫端華藏重重帝網寒珍重善財何處去清宵風撼碧琅玕

達觀禪師嘗竊笑禪者不問義理如宗門有四種藏鋒初曰就理次曰就事至理事俱藏則曰入就俱不涉理事則曰出就彼不視字畫輒易就理作袖裏易出就作出袖易入就作入袖就

事不可易也則孤令之今德山四家錄所載具有使晚生末學疑長老袖中必有一物出入往來大可笑也晦堂老人見禪者漫汗則笑曰彼出家便依誦八陽經者爲師矣其見聞必有淵源

南院和尚曰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夾山曰明中抽橫骨暗中坐舌頭上座玄旨是老僧舌頭老僧玄旨是上座舌頭又曰坐却舌頭別生見解參他活意不參死意達觀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並是死門故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沈淪予嘗惟洞山臨濟提倡旨歸多相同蓋得前聖爲物法式之大要楞嚴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故舊說多言達磨乃觀音應身指楞伽可以印心則其旨蓋嘗曰佛語心爲宗故也又曰南岳讓公亦觀音應身味其意若非苟然者也

有僧謂予曰如古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或答曰不落或答曰不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或答曰通身是有聞之者則曰我則不然曰徧身是或問如何是佛或答曰臭肉等來蠅有聞之者曰我則不然破驢脊上足蒼蠅或問擬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或答曰何必有聞之者曰何不道箇不必如諸老宿所示何以分其優劣得達其旨於法無礙謂一切語言無用揀擇信手拈來也耶則彼皆輕重問答鑄銖而較之謂臨機直須別辨也耶則彼之理致具在若無可同異者此吾所嘗疑不能釋也予曰我不解子之疑然聞世尊在日有比丘根鈍無多聞性佛令誦苔蒂二字日夕誦之言苔則已忘蒂言蒂則又忘苔每自尅責係念不休忽能言曰苔蓋於此大悟得無礙辯才子能如誦苔者當見先德大慈悲故爲物之心僧贊馨而去

法昌倚遇禪師北禪賢公之子住山三十年刀耕火種褊子過門必勘詰之英邵武聖上座皆

黃龍高弟與之友善，多法句，徧叢林。晦堂老人嘗過之，問曰：「承聞和尚近日造草堂，畢工否？」曰：「已畢工。」又問曰：「幾工可成？」曰：「止用數百工。」遇表曰：「大好草堂。」晦堂拊手笑曰：「且要天下人疑著。」臨終時使人要徐德占、德占偕靈源禪師馳往，至則方坐寢室，以院事付物付監寺曰：「吾自住此。至今日以護惜常住，故每自葺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手中杖子曰：「且道這箇付與阿誰？」衆無對者，擲於地，投床枕臂而化。

首山和尚嘗作傳法綱要偈曰：「咄咄拙郎君，機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穿靴水上立。咄咄巧女兒，停梭不解織。貪看鬪雞人，水牛也不識。汾陽無德禪師注釋之，然學者猶莫曉，則知古人神悟穎脫之資，今人不可企及。遠甚，予嘗嗟誦之。淳化三年十二月五日，謂衆曰：「老僧今年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年記取明年事，明年記著今年日。至明年時皆無爽，復謂衆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安坐而化。」

大般若經曰：「諸天子竊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辭咒句，雖復隱密，而當可知。尊者善現於此般若波羅蜜多，雖以種種言辭顯示，而我等輩竟不能解。善現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汝等天子於我所說不能解耶？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具壽善現復告言：我曾於此不說一字，汝亦不聞。當何所解，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文字，言說皆遠離故。由於此中說者聽者及能解者皆不可得，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其相甚深亦復如是。曹溪大師將入滅，方敢全提此令者，知大乘種性純熟，故僧問歸新州意旨，乃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至江西馬祖南岳石頭，則大振耀之。故號石頭爲真吼，馬祖爲全提，其機鋒如大火聚，擬之則死，學者乃欲以意」

思解，不亦悞哉。

嵩明教每嘆沙門高尚大聖慈蔭之力也，而晚世紛紛者，自卑賤之，其見天子無稱臣禮，臣之爲言公卿士大夫之職，不當僭越取而有之。唐令瑄暗識首壞其端，歷世因之，不疑。彼山林野逸之人，天子猶不得臣之，況沙門乎？故其進正宗記之表，皆首尾言臣某以存故事，至其間當自叙，則亦止稱名而已。當時公卿閱之，重其高識，予昔游湘中，見沙門作道場，至召南岳帝君，則屈躬倡曰：「臣僧某，此又何也？」

予頃游京淮東吳間，法席至盛，然主法者太謙，以壞先德之式。如前輩升堂，攝衣定侍者問訊退，然後大衆致敬，側立肅聽，以重法故。於主法者何有哉？今則不然，長老登座，拱立以遲大衆，立定乃敢坐，獨江西叢林古格不易，然予以今日事勢觀之，恐他日有甚於京淮東吳也。

仁宗皇帝與大覺禪師爲法喜游，和宸詞句甚多，然皆蹤迹上語，初不敢出新奇宏妙之言。至觀其平日所作，則驚絕之，句甚夥，世疑其爲瓦注非也。昔宋文帝以鮑明遠爲中書舍人，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及，明遠識其旨，故爲文多鄙言，世謂其才盡，實不然也。大覺身世兩忘，非明遠委曲事君之比。而仁宗皇帝生知道妙，涕唾詞章，決非宋文所能髣髴，然予知璉公之智深，而應機之法，不得不爾也。

端師子者，東吳人，住西余山，初見弄師子者，遂悟入，因以彩素制爲皮色，或升堂見客，則披之，遇雪朝披以入城，小兒追逐，諱之，得錢悉以施飢寒者，歲以爲常。誦法華經有功，湖人爭迎之，開經誦數句，則携錢去，好歌漁父詞，月夜歌之，徹旦時有狂僧，號回頭和尚，鼓動流俗，士大夫

亦安其妄方與。潤守呂公食肉，師徑趨至指之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窘無以對，師捶其頭，推倒而去。又有狂僧號不托者，於秀州說法，聽者傾城。師擲住問：「如何是佛？」不托擬議，師趨之而去。師初開堂，俞秀老作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趨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聽僧官宣至此，以手耶揄曰：「止，乃登座倡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視笑曰：「我觀佛法，法法如是。下座徑去。童子厚請師住墳寺，方對食，子厚言及之。師瞋目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喫素。爾却喫葷，童子厚爲大笑。呂延安好坐禪，而子厚喜鍛，師作偈示之曰：「呂公好坐禪，章公好學仙。徐六喻擔板，各自見一邊。圓照禪師方乞身，慧林南歸姑蘇，見師於丹陽，問曰：「師非端師子耶？」師曰：「是。圓照戲之曰：「汝村裏師子耳。」師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口肚裏直籠統，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閃，其意復戲圓照，嘗應詔往都城故也。」

大覺禪師昔居南岳三生藏，有年叢林號璉三生。文學議論爲時名，公卿所敬畏。予嘗得其與孫莘老書，讀之知其爲天下奇才也。其畧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說爲悲慈，以化衆生，亦所以趣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秦也及情實日繁，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達，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

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造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嘆也。予讀之，不忍置，及觀王文公非韓子，其詞意與此相合。其文曰：「人有樂孟子之拒楊墨也，而以佛老爲己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曰：然則孰正，曰：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

大般若經曰：「應觀欲界、色界、無色界空，善現是菩薩摩訶薩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法，若不見法，則不作證。」又曰：「如金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久不墮落，雖依於空，戲而不據空，亦不爲空之所拘礙。」昔洞山悟本禪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非意斷苟爲，皆本佛遺意。今叢林間滲漏之語，往往鼻笑，雖悟本復出，安能爲哉。

大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古之宗師如臨濟、德山、趙州、雲門之徒，皆洞達此意，故於一切時，心同太虛。至於爲物作，則要用便用，聊觀其一戲，則將搏取大千，如陶家手，未了證者，當以事明，鞭草血流，頑石吼聲，則無情非情之異，雪中啼竹，筍爲之苗，則無今昔之時，嚼指悟子而蔡順來歸，則無間隔之處，自乳猶子而德秀乳流，則無男女等相。肇公曰：「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對真而莫覺，亦以是而已。」山谷禪師每曰：「世以相貌觀人之福，是大不然，福本無象，何以觀之？惟視其人量之淺深耳。又

曰：觀人之壽夭，必視其用心。夫動入欺誑者，豈長世之人乎？寒山子曰：語直無背面，心真無罪福。蓋心語相應，爲人之常然者。而前聖貴之，有以見世道交喪甚矣。大瀉真如禪師一生誨門弟子，但曰：作事但實頭。雲蓋智禪師有所示，必曰：但莫瞞心，心自靈聖。

予在湘山，雲蓋夜坐地爐，以帔蒙首。夜久，開僧相語，曰：今四方皆謗臨濟兒孫說平實禪，不可隨例虛空中拋筋斗也。須令求悟，悟箇什麼？古人悟則握土成金，今人說悟正是見鬼。彼皆狂解未歇，何日到家去？僧曰：只如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答曰：鎮州出大蘿蔔頭，此意如何？其僧笑曰：多少分明，豈獨臨濟下用此接人？趙州亦老婆如是。予戲語之曰：這僧問端未穩，何不曰：如何是天下第一等生茶？答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平實更分明。彼問見南泉，而以此對却成虛空中打筋斗，聞者傳以爲笑。

靈源禪師爲予言：彭器資每見尊宿，必問道：人命終多自由，或云自有旨決，可聞乎？往往有妄言之者，器資竊笑之。暮年乞守盃江，盡禮致晦堂老人。至郡齋，日夕問道。從容問曰：臨終果有旨決乎？晦堂曰：有之。器資曰：願聞其說。答曰：待公死時，即說。器資不覺起立曰：此事須是和尙始得。予嘆味其言，作偈曰：馬祖有伴則來，彭公死時即道。睡裏虱子咬人，信手摸得革蚤。

余夜與僧閱楊大年所作佛祖同源集序，至曰：昔如來於然燈佛所親蒙記莚，實無少法可得。是號大覺能仁，置卷長嘆。大年士大夫，其辯慧足以達佛祖無傳之旨。今山林衲子反仰首從人求禪道佛法，爲可笑也。僧曰：石頭大師曰：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豈其妄言之耶？予謂曰：子讀其文之誤，所謂密付者，非若醫巫家以其術背人相爾汝也。直使其自悟明爲密耳。故長

慶獻禪師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但破疑情，終不於佛心體上答出話頭。如道明上座見六祖於大庾嶺上，既發悟，則曰：此外更有密意也。無六祖曰：我適所說者，非密意也。一切密意盡在汝邊，非特然也。如釋迦於然燈佛所，但得授記而已。如有法可傳，則即付與之矣。阿難亦嘗猛省曰：將謂如來惠我三昧，前聖語訓具在，可以鏡心。不然，香嚴聞擊竹聲，望

瀉山再拜，高亭隔江見德山，即橫趨而去，何以密耳語哉。曹山本寂禪師，就章曰：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會中有稠布襜問披毛戴角是什麼墮，答曰：是類墮。進曰：不斷聲色是什麼墮，答曰：是隨墮。進曰：不受食是什麼墮，答曰：是尊貴墮。因又爲舉其要曰：食者即是本分事，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成功動。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味，任之即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却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只是不被陀染汚，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曹山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耳。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

唐溫尚書造嘗問圭峰密禪師，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密以書答之曰：一切衆生，無不具覺靈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嘗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使，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異。若能悟此意，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倚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



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習妄，執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顯達此情，難以率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身所修，便同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真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已泯，不受分段之身，自然易短爲長，易龜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曰佛，本朝韓侍郎宗古嘗以書問晦堂老師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爲之奈何？晦堂答曰：敬承書中論及，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邪？伏奉來論，略叙少答，以爲山中之信耳。二老古今之宗師也，其隨宜方便，自有意味，初無優劣，然圭峰所答之詞，正韓公所問之意，而語不失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晦堂所得多矣。

永明和尚曰：夫祖佛正宗，則真唯識，才有信處，皆可爲人，若論修證之門，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於衆生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卽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床上安眠，何曾是實，並

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知覺時所見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况昭然，第二現知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旣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闢，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旣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不想不生，境終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云：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證本理，能證正宗也，予嘗三復此言，嘆佛祖所示廣大坦夷，明白簡易如此，而亦鮮有諦信之者，何也？清涼國師有言曰：行人當勤勇念，知顯修之儀，以貪等世事，無始惡習，離之甚難，過於世間慈父離於孝子，故須精進，方能除遺，勤則欲勤，策勵勇猛，不息念則明記不忘，知則決斷無悔，予願守清涼之訓，以遵永明之旨，與諸同志，入圓寂道場。

嵩明教初自洞山游康山，託迹開先法席，主者以其佳，少年銳於文學，命掌書記，明教笑曰：我豈爲汝一盃薑杏湯耶？因去之居杭之西湖，三十年閉關不妄交，嘉祐中以所撰輔教編定祖

圖正宗記詣闕上之翰林王公素時權開封爲表薦於朝仁宗皇帝加嘆久之下其書於中書宰相韓公參政歐公閱其文大驚譽於朝士大夫書竟賜入藏明教名遂聞天下晚移居靈隱之北永安蘭若清且誦金剛般若經不輟音齋罷讀書賓客至則清談不及世事嘗曰客去清談少年高白髮饒夜分誦觀世音名號滿十萬聲則就寢其苦硬清約之風足以追配鍾山僧遠予嘗見其手書與月禪師曰數年來欲製紙被一翻以禦苦寒今幸已成之想聞之大笑也臨終安坐微笑索筆作偈曰後夜月初明予將獨自行不學大梅老猶貪鼯鼠聲師得法於洞山聰禪師而宗派圖系於德山遠公法嗣之列誤矣

石門洪覺範林間錄卷上終

石門洪覺範林間錄卷下

大覺禪師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仁宗皇帝詔至後苑齋於化成殿齋畢傳宣劾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滿謝恩畢倡曰帝苑春回皇家會啓萬乘既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爰當和煦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宜談祖道上副宸衷謹白蓮途陞座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爲之化焉知有恁麼事皇情大悅

杜祁公張文定公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朱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勗正未嘗雜學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承事乘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朱響譽而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脈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闕茸如所謂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耽着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朱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識

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卽命駕來見文定，叙其事。安道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遺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籍同事也。祇公大悅。

荊州福昌善禪師，明教寬公之子，爲人敬嚴秘重大法，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僧三四輩而已。善晨香夕燈，陞堂說法，如臨千衆，而叢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過客至肅然增敬，十餘年而衲子方集，天下向風長想。南禪師與悅公亦在會下。南公曰：我時病寒，服藥須被出汗，遣文悅徧院借之，皆無有，百餘人例以紙爲之。今則又不然，重氈之上，以褥覆之，一日三覺，可謂快活時世也。

華嚴論曰：若隨法性，萬相都無；若隨智力，衆相隨現。隱顯隨緣，都無作者。凡夫執着，用作無明，執障既無，智用自在。永明禪師曰：不離一真之境，化儀百變，是以箭穿石虎，非功力之所能。醉告三軍，豈麴蘖之所造；筍抽寒谷，非陽和之所生。魚躍冰河，豈網羅之所致；悉爲心感，顯此靈通。故知萬法施爲，皆自心之力耳。

金峰玄明禪師曹山，耽章禪師之嗣，道貌奇古，機辯冠衆。一日陞座曰：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挂。若人道得我分半院，與伊時有僧出衆，明下座約住曰：相見易得好，共事難爲人，去。

大本禪師年八十終，蘇州靈嵩山臨行門弟子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告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尙懶作偈，今日特地圖什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紙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臥若熟睡，然滅之已去矣。

首楞嚴經二種轉依者，一轉染得淨，二轉迷得悟。菩提是生得，謂二障障不生，故今斷障得名。生得涅槃名爲顯得，本性清淨客塵翳故。今斷而彼顯名爲顯得，然轉位有六，第一損力益能轉，謂初二位以勝解慚愧力，損本識中染種勢力，益淨種功能，漸伏現行，亦名爲轉也。第二通達轉，由見道達真力，斷二障，證一分真實，轉依故。第三修習轉，謂地地漸斷俱生，證真轉依也。第四果滿轉，謂究竟位以金剛定，永斷本來一切，愈重頓證佛果圓滿轉依也。第五下劣轉，謂二乘厭苦欣寂，證真擇滅，無勝堪能故。第六廣大轉，謂大乘位俱無欣厭，通達二空，雙斷二障，頓證無上菩提，有勝堪能故。

唐高僧號懶瓚，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嘗作歌其畧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臥藤蘿下，塊石枕頭，其言宏妙，皆發佛祖之奧。德宗聞其名，遣使馳詔，詔之使者卽其窟宣言：天子有詔，尊者幸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食之，寒涕垂膺，未嘗答，使者笑之，且勸瓚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德宗欽嘆之，予嘗見其像，垂頤瞑目，氣韻超然，若不可犯者，爲題其上曰：糞火但知黃獨美，銀鈎那識紫泥新，尙無心緒收寒涕，豈有工夫問俗人。律部曰：昔有一國，大亂民爭逃他邦，道旁室廬皆空，一老兵過之，聞呱呱之聲，入視之，有嬰兒仰視屋梁，老兵隨觀之，乃懸飯糲耳，爲解開示之，則灰也，嬰兒見之卽死，蓋其母欲棄去，不忍殺懸此糲，給云此飯也，故其係念不忘，識其爲灰，則無餘想矣，乃知三界生死留滯，皆想所持，故古之達法大士，臨終超然自得者，無別道，但識法根源而已。

叢林相傳，石頭和尚，施身食虎，祝曰：我宗如他日大振，必先食吾足，虎果自足而食，予竊笑之。

紹聖初游南臺見泰布衲祭石頭明上座文叙其施身食虎甚詳乃知後人不能明遂相傳爲遷禪師也又曰清涼法眼禪師臨終以書別李國主主幸所居而法眼不去侍者歷以米糲乃卒按本傳法眼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閏月剃髮沐浴告衆坐逝未嘗先以書約國主也而韓希載作悟空禪師碑則曰師臨終以書別皇帝中夜聞鐘聲御昇元閣泣而送之又曰洞山悟本禪師見母行乞伴爲不識母竟死於路旁往視之有米數合爲投大衆粥鍋中以薦冥福悟本獨庵寒溪百結最有年至住新豐已六十餘自巖頭雪峰欽山三人相尋而至於是積衆幾千人則母蓋不翅八十歲矣借使聞其子顯著自東吳孤行而來不亦難乎又曰玄沙欲出家懼其父不從方同捕魚因覆舟溺死之玄沙天資高妙必不爾獨不知何所據便爾不疑此直不情者記之以自藏安知誣毀先德爲罪逆必有任其咎者不可不慎也

香山居士白樂天醉心內典與之游者多高人勝士觀其與濟上人書鉤深索隱精確高妙未嘗不置卷長嘆想見其爲人恨不見濟公所答耳因作補濟上人答樂天書一首并樂天問詞錄於此日月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人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

無瘡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贊佛乘衆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恐聞者不信沒在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大乘人說大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唇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卽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卽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卽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尙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能盡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己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徧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

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又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卽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卽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卽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泥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者，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論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五，詳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因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旣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人者，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諸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頓首，予補其答曰：辱賜書，蒙以教乘爲問，顧惟魯鈍之姿，何足以當天縱之辯，然敢不竭疲陋，以塞外護爲法之勤耶？如居士所論六經二義，與夫行色不倫之說，爲不通者，在不痛思自所問，端方便智三言而已。此三言，則雖百千妙義，無盡法門，可不究而解，矧所謂維摩法王，前後六經相戾之義乎？方便智者，如將將兵，權謀所施，非有定式，其發如雷霆，如機括，故能消過於

未然，折衝於千里，在一時耳。豈據典故哉？夫軍勢之虛實，將氣之勇怯，陣形之可否，成敗之先見，或有定論。例吾教三乘，以觀根授法，不可參亂是也。以勇怯之氣爲虛實之勢，以施其事則誤矣。例吾法，謂不可以大乘之法授小乘之人，而小乘之人終不堪受大乘之法，如維摩、法華等三經，所以丁寧告諭者是也。法王等三經，又明告直指，纖悉蕩除之，亦所當爾。何以知之？如將兵者，意在濟亂以安國，則如來之意，豈非欲開迷以顯智乎？執三乘之語言，爲佛之方便智者，失之甚矣。彼特品第衆生根器之說，不能了者，反墮常見，卽外道非佛道也。執衆生佛性自無始來，無有是事者，又墮斷見，卽外道非佛道也。華嚴經曰：凡愚之人，迷佛方便，執有三乘，法華經曰：尋念過去佛，亦應說三乘，來書所疑，可以釋矣。涅槃經曰：欲得早成佛者，與早成，欲遲成佛者，與遲成，起信論曰：世尊爲勇猛衆生，說成佛在一念，爲懈怠衆生，說得果須滿僧祇者，眞方便智之旨，神而明之，則能變通與奪，施之以成就衆生也。一代時教，以三宗攝之，所謂法相、破相、性宗也。前之六經二義，乃法相破相二宗所攝，此二宗自不許相難，以建立蕩除宗異故也。又疑爲法師者，不能定觀人之根，過慮誤授人以法，且有罪苦。夫知法比丘，雖凡夫具足煩惱之軀，然其志好明達，慧辯猛利，非果位小乘可比。如迦陵鳥在殼，則聲壓衆鳥，如堅好木苗地，則已秀群木。又況維摩所訶富樓那，自言其過有以也哉？如是而論，恐尙紆疑，請借近事以明之。王公大人之閱天下士，非必龍章玉山，其必先以言語，言語者德行候，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雖古之聖人，莫能外此。則知法者觀人之根大小，又豈有他術乎？如居士所疑色、受、想、行、識，與夫十二有支因緣之法，名次不倫，乎有錯繆者，未

辨名目之理故也。夫色等五蘊，乃三苦已成之軀，十二有支，乃三世生因之法，如華嚴十地品云：於第一義，不了故名無明。所作業果，是行行依止，初心是識，共生四取，蘊爲名色等者，其叙本末，泐襲理固然也。般若經則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者，破有法不真故也。且色體尙爾，況四蘊但名而已哉。般若諸經破有之教，故言五蘊卽色居行之前，華嚴十地品諸經叙泐襲之因，故色在行之後，非略言則五詳言則十二也。法之所本，要本於理，而當於義，不必守名句以自滯，多病久廢講前之所陳者，皆教乘之深旨，非敢臆斷意論。至於言謂之不及，而可以模鑄魔佛，了辨同異者，又未可遽言也。

斷際禪師嘗與異僧游天台，行數日，值江漲不能濟，植杖久之，異僧以笠當舟，登之浮去。斷際慢罵曰：我早知汝定捶折其脛，乃快也。異僧嘆曰：道人猛利，非我所及。雪峰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泐流尋之。雪峰悲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古之人擇師結友，如是其審哉。

法燈泰欽禪師初住洪州雙林，乃曰：山僧本擬深藏山谷，遣日過生，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所以出來爲他了却。若有人問，便說似伊。時一僧出問：如何是老人未了底。欽拽杖擊之，僧曰：我有何過。欽曰：祖禪不了殃及兒孫。李國主從容問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欽曰：現分析底，國主駭之。欽少年時，其悟解已逸格，然未爲人知。獨法眼禪師深奇之，性忽繩墨，不事事，嘗自清涼遣化維揚，不奉戒律，過時未歸，一衆傳以爲笑。法眼遣偈往呼之，既歸，使爲衆燒浴。

一日法眼問大衆曰：虎項下金鈴，何人解得。對者皆不契。欽適自外至，法眼理前語問之。欽曰：大衆何不道。繫者解得，於是人人改觀。法眼曰：汝輩這回笑渠不得也。

王文公方大拜賀客塞門，公默坐甚久，忽題于壁，問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又元宵賜宴相國寺，觀俳優，坐客懽甚，公作偈曰：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予嘗謂同學曰：此老人通身是眼，瞞渠一點也不得。

臨濟大師曰：大凡舉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諸方衲子多溟泮其語，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旨，作偈通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旨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非特臨濟宗喜論三玄，石頭所作參同契，備具此旨，竊嘗深觀之，但易玄要之語爲明暗耳。文止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標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又開通發揚之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在暗則必分上中，在明則須明清濁。此體中玄也。至指其宗而示其意，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下廣叙明暗之句，奕奕聯連不已。此句中玄也。及其辭盡也，則又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道人日用能不遺，時失候，則是真報佛恩。此意中玄也。法眼爲之注釋：天下學者宗承之，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但一味作體中玄解，失石頭之意。李後主讀當明中有暗注辭，曰：玄黃不真，黑白何咎。遂開悟，此悟句中玄爲體中玄耳。如安楞嚴破句讀，首楞嚴亦有明處，予懼學者雷同其旨，宗門妙意指趣，今叢林絕口不言。老師宿德日以凋喪，末學小生日以譁誼，無復明辨，因記先德銓量大法宗趣於此，以俟有志者。此方教體以音聞應機，故明導者假以語言發其智用，然以言遣言，以理辨理，則妙

精圓明未嘗間斷。謂之流注真如。此汾陽所謂一句明明該萬象者也。得之者神而明之。不然死於語下。故其應機而用。皆脫略窠臼。使不滯影迹。謂之有語中無語。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者也。三玄之設。本猶遺病。故達法者貴其知意。知意則索爾虛閑。隨緣任運。謂之不遺時。此汾陽所謂得意忘言。道易親者也。古塔主喜論明此道。然論三玄則可以言傳。至論三要則未容無說。豈不曰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自非親證此道。莫能辯也。

廬山玉澗林禪師。作雲門北斗藏身因緣偈。曰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五祖戒禪師雲門的孫。有機辯嘗罷祖峰法席。游山南見林間作偈之意。林舉目視之。戒曰。若果如此。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目。遂去。林竟如所言。而戒暮年亦失一目。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疑悞後生者。亦可以少戒。

天台宗講徒曰。昔智者大師。開西竺異比丘言。龍勝菩薩嘗於灌頂部。誦出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流在五天。皆諸經所未聞之義。唯心法之大旨。五天世主保護秘嚴。不妄傳授。智者聞之。日夜西向禮拜。願早至此。士續佛壽命。然竟不及見。唐神龍初。此經方至廣州。翻譯。今市工販鬻徧天下。而學者往往有畢生不曾識之者。法輕則信種自劣。可嘆也。

古老衲住山多託物寓意。既自游戲亦欲悟人。如子湖之畜犬。道吾之巫衣。端笏獨雪峰。歸宗西院皆握木蛇。故雪峰寄西院偈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子元符問至疎山。見仁禪師畫像。亦握木蛇。嘗有僧問曰。和尚手中是什麼物。答曰。是曹家女。因嘆其孤韻超拔。能清涼熱惱。爲作贊曰。三支習氣其毒熾然。薰蒸識心盤屈糾纏。衆生不明橫生疑怖。忽然見之輒自驚仆。

空華世間本離生滅。廓然十方露其窟穴。惟矮師叔是大幻師。與奪萬法自在娛嬉。乃知大千皆公戲具。手中木蛇是曹家女。

永明和尚問曰。此根本識心。既稱爲一切法體。又云常住不動。只如萬法。卽此一心。有離此一心。有若卽心。萬法遷變。此心云何稱爲常住。若離此心。復云何得爲一切法體。自答曰。開合隨緣。非卽非離。以緣會故。合以緣散。故開。開合但緣卷舒無體。緣但開合。緣亦本空。彼此無知。能所俱寂。故密嚴經偈曰。譬如金石等。本來無水相。與水共和合。若水而流動。藏識亦如是。體非流動。流諸識共相應。與法同流轉。如鐵因磁石周回而轉移。二俱無有思。狀若有思。覺賴耶與七識。當知亦復然。習繩之所繫。無人而若有。普徧衆生身。周行諸陰趣。如鐵與磁石展轉不相知。子嘗諦觀一切衆生。迷於動轉遷移之中。生心執着以爲實然。以是橫計有生有死。罪行福行。如嬰兒自旋見屋廬轉。諸佛大悲爲作方便。以無情之類。無有心念。而亦有遷流。爲警識心。本來自寂。卽入無生大解脫門。

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慈明與泉大道同游。泉牽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蹲草中。大驚。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呼曰。因又嘗夜坐融峰頂。有大蟒繞盤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黎明策杖徧山尋之。帶纏枯松之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羅漢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至今。號飛來羅漢。又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之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卽點頭。屠大憐之。割巨

備置鉢中，泉喜出其望外，連呼曰：感謝！市人皆笑。泉自若而去。後住南嶽芭蕉菴，遭橫逆民其  
衣役，郴州守城盛暑負土壘城，經通衢弛擔而坐，觀者如堵，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  
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而寂，異香郁然，邇人至今供事之。泉親見汾州無德禪師，  
南山清源道人，謂予曰：我十餘年作老黃龍侍者，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嘗喟然嘆曰：我平生  
不得谷泉文悅，又爭識得慈明。

靈源禪師謂予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生  
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染污心是雜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予愛其言，追念  
圓覺經曰：末世諸衆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即菩薩。法華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  
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南岳思大禪師，悟入法華三昧，即誦曰：是真精進，是真法供  
養，汾陽無業大達國師，一生答學者之問，但曰：莫妄想，是謂稱性之語，見道徑門，而禪者易其  
言，反求玄妙可笑也。

三祖信心銘，誌公十二時歌，永嘉證道文，禪者不可不誦，退之見大顛事，傳大士四相頌，雖不  
言於宗門，何傷乎。

定上座不知何許人，臨濟會中號稱龍象，初至臨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臨濟下座搗住曰：  
速道，速道，定擬議，濟掌之，輒推去，傍僧呼曰：何不禮拜，定拜起汗如雨，因大悟，巖頭雪峰，欽山  
三人往河北道逢定，鎮府來問曰：臨濟和尚健否，定曰：已化去也，相顧嘆息，又問：有何言句示  
衆，定曰：尋常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自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欽山曰：  
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定忽擒住曰：且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  
道，欽色動不能對，巖頭雪峰勸解之，定曰：若不是這兩箇老凍醜，殺尿床鬼子，又過橋見三  
講人方論法義，定倚杖聽之，講者戲問曰：禪者如何是禪，河窮到底，定捉住欲拋置水中，兩講  
人驚抱持之，哀告，定曰：若不是汝輩，且教這漢窮到底，臨濟宗旨，貴直下便見，不復留情，定公  
所用舒卷自在，如明珠走盤，不留影迹，可畏仰哉。

南禪師居積翠時，有僧侍立，顧視久之，問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不，對  
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南公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忽咄之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  
一僧知之，即趨入，南公理前語，問之，亦對曰：安敢不信，南公又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堅不往，  
又咄之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其門風壁立，雖佛祖亦將喪氣，故能起臨濟已墜之  
道，而今人誣其家風，但是平實商量，可笑也。

予常愛王梵志詩云：梵志翻着襪，人皆謂是錯，寧可刺爾眼，不可隱我脚，寒山子詩云：人是黑  
頭蟲，剛作千年調，鑄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道人自觀行處，又觀世間，當如是游戲耳。

淨業障經曰：世尊謂無垢光曰：寢夢犯欲，本無差別，一切諸法，本性清淨，然諸凡夫，愚小無智，  
於無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分別故，墮三惡道，古佛同聲說偈曰：諸法同鏡像，亦如水  
中月，凡夫愚惑心，分別癡悲愛，諸法常無相，寂靜無根本，無邊不可取，欲性亦如是，然教乘所論  
開遮不一，故曰：九結十纏，性雖空寂，初心學者，且須離之，是以諸佛所說深經，先誠不可於新  
發意菩薩說，慮種子習重，發起現行，又爲觀淺根，浮信解不及故也，道吾真禪師，孤硬具大知



見與楊岐會禪師俱有重名於禪林。當時慈明會中先數會真二大士爲龍象。然開法遠方小刺衆才二十餘輩。諸方來者必勘驗之。往往望崖而退甚多。真臥病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答曰：粥飯頭不得氣力。良久曰：會麼？對曰：不會。曰：貓兒尾後帶研槌。或問：如何是佛？答曰：洞庭無蓋。予作偈曰：洞庭無蓋凍殺法身。趙州貪食牙齒生津。

翠巖真點胸英氣逸群不虛許可。嘗客南昌章江寺。長老政公亦嗣慈明。性喜講說。學者多尙義學。真一日見政。則以手握其衣。露兩脛。緩步而過。政恠問之。對曰：前廊後架皆是葛藤。正恐絆倒耳。政爲大笑。又問曰：真兄我與爾同參。何得見人便罵我。真熟視曰：我豈罵汝。吾畜一豚。準備罵佛罵祖。汝何預哉。政無如之何。而去見南禪師曰：我佗日十字街頭做箇粥鉢主人。有僧自黃檗來。我必勘之。南公曰：何必他日。我作黃檗僧。汝今試問。真便問：近離什麼處。曰：黃檗。真曰：見說堂頭老子。脚跟不點地。是否。曰：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真曰：有人傳至。南公笑曰：却是汝脚跟不點地。真亦大笑而去。好問學者魯祖當日見來參者。何故便面壁去。未有契其機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自觀。

衡岳楚雲上。人生唐末有至行。嘗刺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之。作栴檀匣藏於福嚴三生藏。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皇祐間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鉗發之。有血如綫出焉。須臾風雷震山谷。烟雲入屋。相捉不相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嗟乎。願力所持。乃爾異也。予嘗經游往頂戴之。細看血綫依然。貫休有詩贈之曰：別皮刺血誠何苦。爲寫靈山九會文。十指漚乾終七軸。後來求法更無君。

永明和尚曰：今之學者多好求解會。此豈究竟解。但爲遣情耳。說但爲破執耳。情消執盡。則說解何存。真性了然。寂無存泯。所以若言即與不即。皆落是非。譬掛有無。即非正念。故三祖大師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有僧問：凡涉有無。皆成邪念。若關能所。悉墮有無。如何是正念。而知道曰：瑞草生嘉運。林華結早春。此是禪宗之妙。於諸方便中。最爲親語。

白雲端禪師作蠅子透窻偈曰：爲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作北斗藏身因緣偈曰：五陵公子游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奈幘頭何。予謂此老筆端有口。故多說少說。皆無剩語。

道宣律師作二祖傳曰：可遇賊斫臂。以法御心。初無痛苦。蜀僧神清引其說。以左書予讀之。每失笑。且嘆宣暗於辨是非也。既列林法師與二祖聯傳。於林傳則曰：林遇賊斫臂。呼號不已。故人呼爲無臂林。林與二祖友善。一日同餅。恠其亦以一手進。問其故。對曰：我無臂舊矣。豈有游從之人。爲賊斫臂久。而不知反相問者耶。夫二祖以求法故。世無知者。林公以遇賊故。人皆知之。宣雷同之辱。誣先聖過矣。彼神清何爲者也。據以爲書。又可以發一笑。雖然。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學者亦可以鑒於此。

慈明老人性豪逸。忽繩墨。凡聖莫測。初弃南源歸省其母。以銀盆爲之壽。其母投諸地。罵曰：汝少行脚負布囊去。今安得此物。吾望汝濟我。今反欲置我地獄滓耶。慈明色不作。徐收之。辭去。謁神鼎諶公師叔。諶公首山之子。望高叢林。住山三十年。影不出山。諸方莫有當其意者。慈明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諶公使人問：長老何人之嗣。對曰：親見汾陽來。諶訝之。出與語。應答

如流大奇之。會道吾虛席，郡移書欲得大禪伯領之。謹以慈明應召，湘中衲子聞其名，聚觀之。予謂慈明道起臨濟於將仆，而平昔廓落乃如此。微神鼎則殆亦谷泉之流也。然至人示現，要非有思議心所能知也。

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叢林商畧甚衆，自非道眼明白親見作家，莫能明也。大愚之禪師每問僧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爲什麼出此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下方而至，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乃自對曰：僧投寺裏宿，賊入不慎家，予滋愛其語，作偈記之曰：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使用，不管罔明文殊雲庵和尚見之，明日升座用前話。乃曰：文殊與罔明，見處有優劣也。無若言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大衆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別。良久曰：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亦有偈曰：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大愚芝禪師作偈絕精峭，予猶及見。老成多誦之，其作僧問洞山如何是佛，答云：麻三斤。偈曰：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箭，柴生滿竈烟。又作雲門普字偈曰：說佛說法廣鋪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傍覷見，一條拄杖兩人攙。又示衆曰：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餵嬰孩。佗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

李留後端愿問達觀禪師曰：人死識當何所歸？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對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來？李留後擬議，達觀搯其胸曰：只在這裏思量箇什麼？對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中覓，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過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宅，住潤州浮玉山，禪者景向嘉祐五年正月元日，登堂叙出世始末，大衆悲戀，下座入方丈，趺坐衆復擁至，以手揮曰：各就壁立勿譁，少頃寂然而逝。

予讀大宋僧史會要，愛隋大臣楊公素識度明正，嘗游嵩山，見畫壁指問道士曰：此何像？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楊公曰：何不化胡成道而反成佛耶？道士不能答，傳以爲名言。雪竇通禪師長沙岑大蟲之子也，每謂諸同伴曰：但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故石霜諸禪師宗風，多論內紹外紹，臣種王種，借句挾帶，直饒未嘗忘照，猶爲外紹，謂之臣種，亦謂之借，謂之誕生，然不若絲毫不隔。如王子生下，卽能紹種，謂之內紹，謂之王種，謂之句非借也，借之爲言，一色邊事耳，不得已應機利生，則成挾帶，汾陽無德禪師偈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貧富賢愚名漸次，將知修行亦須具眼，予參至此，每自嗟笑，嗟堂中首座，味先師之意而脫去，笑羅山大師不契，而識巖頭及觀棗栢大士之論，曰：當以止觀力功熟，乃證知，急亦不得成，而緩亦不得，但知常不休，必定不虛棄，如乳中有酪，要須待其緣，彼緣緣之中，本無有作者，故其酪成已，亦無有來處，亦非是本有，如來智慧海方便，亦如是，是以知古老宿行處，皆聖賢之言也。

幽州盤山積禪師有言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大法眼禪師曰：理極亡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長似

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遂導師曰：老僧平生自無所解，只是日夕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也。

古之人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卽宗，隨處作主，巖頭和尚曰：汝但識綱宗，本無是法，予嘗與客論靈雲見桃華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山老子無大人相，便云：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獨玄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客問予：未徹之處安在哉？爲作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耐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攬魚蝦。

五祖戒禪師喜勸驗諸子，時大岳雪竇號爲飽參，且有機辯。至東山之下，雪竇令大岳先往，岳包腰徑入方丈時，戒歸自外見之，呼云：作什麼？岳回首以手畫圓相示之，戒曰：是什麼？岳曰：胡餅。戒曰：趁爐竈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曳拄杖趁出門，岳曰：顯川這關西子，無面目休去好。戒暮年弃其徒來游高安洞山寶禪師，其法嗣也。寶好名賣之不爲禮，至大愚未幾，倚拄杖於僧堂前談笑而化。五祖遣人來取骨石歸塔焉。

瀉山大圓禪師曰：道人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安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無附物，卽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爲，淡佇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或問：頓悟之人，更用修否？曰：若真實悟得底，他自知時節，修與不修是兩頭語。今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一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今時學者，常疑佛性本來具足，何須復修，設不修行，無緣證聖，情隨向背，終落斷常，不知三世如來十方菩薩，所有修習皆自隨順覺性而已，則大瀉所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不亦宜乎。

法眼禪師之子有慧明道人者，知見甚高，下視諸方，初菴於大梅山，有禪者來游，明問曰：近離何處？對曰：城都。曰：上座離城都到此山，則城都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禪者莫能對，又遷止天台山，有彥明道人者，俊辯自負，來謁師，師問曰：從上先德有悟者麼？對曰：有之。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舉手指曰：只今天台山巖然，如何得消殞去？明張目直視，遞去，又問諸老宿曰：雪峰塔銘曰：夫從緣而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而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卽且止，雪峰只今在什麼處？予謂禪宗貴大機大用，不貴知解，雲菴每曰：汝輩皆知有，只是用不得，如慧明道人可謂善用者也。

予讀傳燈錄，愛老安之子，所謂破窻墮者，深證無生，恨不與之同時而生也。紹聖中再游廬山，見其畫像，爲作贊曰：嵩山屋老窻有神，民爭祠之，日宰烹師與門人，偶經行卽而視之，因嘆驚此唯土瓦和合成，是中何從有聖靈？以杖敲之，輒墮傾，須臾青衣出笑迎，謝師爲我談無生，言訖登空如鳥輕，門人問之，拜投誠伏地，但聞破墮聲，君看一體情非情，皎如朗月懸青冥，未證據者以事明，鞭草血流石吼升，涅槃門開見戶庭，老安憐兒爲作名，金屑雖貴翳眼睛。

金華懷志上座、性夷粹飽、經論、東吳學者尊事之、嘗對客曰、吾欲會天台、賢首、唯識三宗之義、折中之爲一書、以塞影迹之諍、適有禪者居坐末曰、賢首宗祖師謂誰、志曰、杜順和尚、禪者曰、順有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猪左膊上、此義歸合天台、唯識二宗、何義耶、志不能對、禪者曰、何不游方去、志於是罷、講南詢至洞山、時雲菴和尚在焉、從之游甚久、去游湘上、菴於石頭雲溪二十餘年、氣韻閑淡、過客謁之多不言、侍者問之、答曰、彼朝貴人多知多語、我粥飯僧、見之自然口吻遲鈍、去僧問、住山有何趣味、答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又曰、萬機俱罷、付癡憨、蹤迹常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年六十二思歸江南、依故人照禪師、照住龍安、遂徑去、予嘗作偈寄之曰、看徧三湘萬頃山、江南歸去臥龍安、只將一味無求法、留與叢林作樣看、又曰、關中拋擲亦奇哉、句裏藏身活路開、生鐵心肝含笑面、不虛參見作家來、

杭州上天竺辨才法師元淨、悟法華三昧、有至行、宏天台教號稱第一、東吳講者宗向之、時秀州有狂人號回頭、左道以鼓流俗、宣言當建率堵波爲吳人福田、施者雲委、然憚入杭境、以辨才不可欺故也、不得已既來、先以錢十萬詣上天竺飯僧、且遣使通問曰、今以修造錢若干、願供僧一堂、淨答其書曰、道風遠來山川增勝、誨言先至喜慰可量、承以營建淨檀爲飯僧之用、竊聞教有明文、不許享用、聖者既遺明誨、不知白佛、當以何辭、佇聞報章、卽令撰疏文也、狂人大驚、慚見其徒、然淨之門弟子亦勸且禮之、以化俗淨厲語曰、出家兒須具眼、始得、彼誠聖者、吾敢不恭、如其誕妄、知而同之、是失正念、吾聞聖者具他心通、今夕當與爾曹虔請於明日、就

此山與十方諸佛同齋、卽如法嚴敬跪讀疏文、焚之、明日率衆出迎、而所謂狂人者竟不至、學者皆服、

汾陽無德禪師、見七十一員善知識、前後八請皆不出世、燕居襄陽白馬寺、并汾道俗千餘人、詣其居、勸請說法、既至、宗風大振、迹不越閭、自爲不出院歌、以見志、北地苦寒、因罷夜參、忽有梵僧乘雲而至、問所以不說之意、師以衆僧不可夜立爲詞、梵僧曰、時不可失、此衆雖不多、然中有六人、異日爲大宗師、道塵人天、可開大慈爲法施、不可怪也、言卒而沒、師明日上堂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大愚芝、石霜圓、瑯琊覺、法華舉諸公、咸在會下、

永嘉禪師偈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捉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知、以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作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智覺禪師曰、斯爲禪宗之妙、故今用之而復小異、以彼但顯無緣真智、以爲真道、若奪之者、但顯本心、不隨妄心、未有智慧照了心原故、須能所平等、不失照爲無知之知、此知之於空寂無生、如來藏性、方有妙耳、智覺之意、欲偈兼言明悟、永嘉止說悟后之病、二老之言皆是也、然天下之理、豈可以一言盡耶、永嘉之偈、不必奪亦可也、

正宗記評三祖大師曰、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之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略不云乎、此可疑也、曰、予視房碑曰、大師嘗謂道信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

之甚也。至人以物迹爲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況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肯以爲意耶？予讀至此，知明教所得多矣。王文公亦曰：古之有道者，功業有不足以累其懷，況身後之名乎？如亮公之逃西山，常公之庵大梅，歸宗之昧其目，法正之不言名姓，是諸老皆能踐其所聞者也。固其化去數百年，凜凜尙有生氣，彼無意於此，世爭以此與之，蓋理之固然。南禪師住歸宗時，遣化至虔上，化人還白曰：虔有信士劉君，臨行送至郊外，祝曰：爲我求老師偈一首爲子孫世福田。明年師以偈寄之曰：虔上僧歸廬岳寺，首言居士乞伽陀，援毫示汝箇中意。近日秋林落葉多，後四十年雲庵復住歸宗，法席盛於前日。劉君之子持此偈來，卽償叙其事。雲庵上堂有偈曰：先師昔住金輪日，有偈君家結淨緣。我住金輪還有偈，却應留與子孫傳。

涅槃經中有開讚佛爲大福德，怒曰：生經七日，母便命終，豈謂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之不噴，罵之不報，是故我言大福德相。怒者聞而心服，故慈爲無盡福德相。故沙門能世福田者，以慈修身故也。

永明和尚曰：此重玄門名言路絕，隨智所演，以廣見聞，唯證方知，非情所解。若親證時，悉是現量之境，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若但隨文義所解，只是陰識依通，當逆順境時，還成滯礙。遇差別間處，皆是疑情。如鹽官安禪師問講華嚴大師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對曰：略而言之，有十種法界。廣而言之，重重無盡。鹽官舉拂子云：是第幾重法界？大師俛首擬答之。鹽官訶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出去，予開華嚴宗曰：勝熱婆羅門火聚刀山，是

般若無分別智，彼疏義者，如葉公畫龍，真龍忽見，投筆怖走。

洞山圓禪師嗣雪竇，年甚少，開先暹道者，舉之以應筠人之請。時南禪師住黃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南公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公卽起曰：夜深妨和尚偃息，趁出。明日各還山。南公偶問永首座：汝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永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南公曰：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笑曰：疑殺天下人。

誌公和尚十二時歌，大明佛祖要妙，然年代寢遠，昧者多改易其語，以循其私。其大害意者，如曰：夜半子心住無生，卽生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使用沒文字，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言則工矣。然下句血脈不貫，旣曰生死不屬有無，又曰用時使用何哉？

予在湘山道林，有僧謂予曰：吾初看六祖風幡因緣久之，偶仰首就架取衣，方薦其旨。予戲曰：非舉目見風幡時節耶？僧首肯之。予曰：祖師夜開二僧徵詰，卽謂曰：非風幡動，仁者心動。縱其張目於暗中，二僧何以識之？僧大慍而去。無盡居士嘗爲予言：頃京師見慧林一僧談禪，不肯諸方。吾問：蜺子答祖師西來意，乃曰：神前酒臺盤，意旨如何？其僧張目直視曰：神前酒臺盤，無盡戲之曰：廟中是夕有燈，則已不然。蜺子佛法遂爲虛施。

靈源禪師謂予曰：吾嘗在龍舒，見龍門顯道人發課，莫有能逃其言者。意有必道，顯曰：但有所見，卽道微入。思惟卽不盡矣。予故人耶溪鄒正臣能言五行，其精妙世以一二數，亦嘗告予。以此意彼術之至者，且爾，況有大於此者，而欲以思慮求乎？

鄧峯永庵主嘗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曰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永曰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永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語于偉偉大笑曰汝非永非也奇走質於積翠南禪師南公亦大笑永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庵中老古錐觀其語言想見當時法喜游戲之逸韻使永公施於今則其取話辱必矣

臨濟大師臨終付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而傳者作急還磨曹山和尚釋枯木龍吟獨體無識語作偈曰枯木龍吟方見道獨體無識眼方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而傳者作消不盡二宗兩偈甚微而一失其旨則爲害甚大故不可不辨所言用了急須磨者船子曰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是也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者達觀所謂偏正手縱橫超然忘十成龍門須要透鳥道不堪行石女霜中織泥牛火裏耕兩頭如脫得枯木一枝榮是也

無盡居士嘗問予曰悟本大師作五位君臣偈其正中來曰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知朝斷舌才先德之意雖明妙挾然知朝斷舌必有本據而言前古無斷舌事矧又曰知朝尤無謂也將非後世傳錄之誤耶予曰舊本曰也勝前朝斷舌才意用隋賀若弼之父敦爲宇文護所忌害之臨刑戒之曰吾以舌死引若弼舌以錐刺之出血使慎口隋興唐之前前朝刺舌非知朝明矣然斷舌刺舌意則同耳無盡屬予記之

道圓禪師南雄州人性純至少游方雖飽參而未大通透聞南禪師居黃檗積翠庵往依之一日燕坐三板開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一僧曰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

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圓悚然異其語不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庵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公叙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寐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標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大笑久之又作風幡偈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予昔聞雲庵大稱賞之謂其機鋒不減英邵武雲庵化去偶檢故書見其手疏此二偈意若欲傳而未果者於是錄之或聞圓公住大庾雪峰寺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禪師曰永嘉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夙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什麼亦償夙債長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曰如何是本來空長沙曰業障是又問曰如何是業障長沙曰本來空是乃有偈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債債義一性更無殊龍勝中觀論曰業不從緣生不從非緣生是故則無有能起於業者無業無作者何有業生果若其無有果何有受業者問曰汝雖種種破業果報及起業者現見衆生作業受果報是事云何答曰如世尊神通所作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復作變化人如初變化人是名爲作者變化人所作是則名爲業諸煩惱及業皆如幻與夢亦如炎與響以龍勝之意會長沙之言達無作妙旨游此世界如夢中了了醉裏惺惺

汾州無德禪師示徒多談洞山五位臨濟三玄至作廣智歌明十五家宗風豈非視後進惰於參尋得少爲足譬之以徧參耶今有問知識者則答曰吾家自有本分事彼皆古人一期建立門庭言語耳何足究哉正如有不識字者執卷問屋愚子屋愚曰此墨填紙耳安用問我哉三

尺童子莫不笑之。昔有僧問雪峰和尚，臨濟有四喝，意旨如何？雪峰曰：我初發足，便往河北，不意中途大師化去，因不及見之。他家宗旨，我所未知。汝尋彼兒孫問之。僧以問南院，且言雪峰嘗遺之之意。南院望雪峰再拜曰：和尚真善知識。嗚呼！今說說語人，如屋愚子者，聞雪峰用處，可不面熱汗下耶？

雲峰悅禪師見僧荷籠至，則曰：未也。更三十年定乘馬行脚，法雲秀禪師開包腰至者，色動顏面，彼存心於叢林，豈淺淺哉！今少年苾芻，見其畫像，則指曰：這不通方漢也。死耶？首楞嚴經曰：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願習，死從流變。臨命終時，未捨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古釋至此多略之，滋以爲恨。及讀寶積經，有意釋此。今系於其下曰：善惡之業，所自作時，一生之中，何不自見？至捨壽時，方始頓現者，人生如夢，方作夢時，豈能自知？是夢非夢，要須覺時夢中之事，了然自現，不待尋釋，亦復如是。

福嚴感禪師，面目嚴冷，孤硬秀出叢林。時謂之感鐵面。首衆僧於江州承天，時佛印元禪師將遷居新州，斗方譽於郡守，欲使嗣續之。且召感語其事，感曰：某念不至此，和尚終欲推出爲衆粥飯，主人共成叢席，不敢忘德。然若使嗣法，則某自有師矣。佛印心服之，業已言之，因成就不復易。遂開法爲黃龍之子，道價重一時。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不爲宿夕計。郡將已下皆信敬之。有太守忘其姓名，新下車，以事臨之，感笑作偈投郡庭，不揖而去。偈曰：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游。太守使人追之，已渡江去矣。

餘杭政禪師，住山標致最高。時蔣侍郎堂守錢塘，與師爲方外友。師每來謁之，則跨一黃牛，以

軍持掛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至郡庭始下牛，笑語終日而去。一日蔣公留師曰：適有過客，明日府中當有會，吾師固不欲，能爲我少留一日，因欲清話。師諾之。蔣公喜甚，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高韻。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毳，納足於中。客至共之，清論無窮。秀氣逼人，秋夏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於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峰鑑詔禪師，嘗客門下，詔坦率垢汗不事事，每竊笑之。一夕將臥，師使人呼詔，不得已，舉頰而至。師曰：好月勞生擾擾，能幾人暇。與之對耶？詔唯唯，已而呼行者，熟炙，詔方飢，意作藥石，久之乃橘皮湯一盃。

靈源禪師爲予曰：有居士吳敦夫，才敏銳，意學道，自己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竊疑之曰：彼化之異固莫測，而衣亦隨之何也？以問晦堂老人。晦堂曰：汝今衣順垂于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晦堂笑曰：此既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敦夫言下了解，故其一時應機之辯，如雷如霆，開警昏蝥者多矣。

金剛經曰：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此義深渺，從上聖賢，語秘旨妙，學者多聽瑩，佛意卒不明。獨定林老人解曰：以慧命觀衆生，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就爲衆生，以衆生觀衆生，然後妄見其爲有，則衆生非慧命者之衆生，是衆生之衆生而已。衆生衆生者，即非衆生，然是乃所謂衆生也。則聞說是法，苟能悟本性相，何爲不生。

信心以慧命觀衆生，不見其爲有，則云何度衆生耶？曰：衆生有衆生，而衆生非有，慧命無衆生，而衆生非無，以是義故度衆生。

大智禪師曰：此事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以實語答耶？曰：若爲雕琢得虛空爲佛相貌，若爲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如維摩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故，故曰：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火焰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每見學者多悞領其意，謂衆生於般若不能參求耳，非也，此法非情識所到，故三祖大師曰：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青龍道氣法師於金剛般若經深達妙旨，嘗造疏疏此經，精博淵微，窮法體相，諸師莫能望其藩垣，唐明皇亦留意經義，自注釋之，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處，不能自決其義，以問氣，氣對曰：佛力法力三賢十聖亦不能測，陛下曩於般若聞薰不一，更沈注想，自發現行，明皇於是下筆不休，其天縱神悟之辯，一期應答掃滯惑於言下，揭般若於現前，豈意思義解之徒，可同日而語哉。

雲門大師有時顧視僧曰：鑿僧擬對之，則曰：噫，後學錄其語爲偈曰：顧鑿頌，德山圓明禪師雲門之高弟也，刪去顧字，謂之抽顧頌，因作偈通之，又謂之擡箭商量，偈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海，白日遠須彌，雲庵亦有偈曰：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今禪者多漫汗之問，其意旨則往往瞠目怒視曰：此是道眼，因緣也不亦悞哉，又其室中語曰：盡大地是法身，枉作箇佛法知見，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而校證者易之曰：枉作。

箇佛法中見，又曰：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子，他惣不妨，今本乃曰：他惣不見，如此之類甚衆，然此二字雖細事，其失先德妙旨，不爲不傷，當有知者耳。

英邵武臨終安坐，爲門弟子說出家行脚之因，竟乃曰：吾卽化，骨石可藏於普會塔，吾生平與大海衆居，死不忍與之離，非有他也，古之聖賢，莫不因叢林以折伏情見，成辨道果，今時衲子，德薄垢重，志願衰劣，多生厭退，是大可憫笑也，師旣化，衆終不忍，不得已投於水中，故泐潭今無復有英禪師塔。

舜老夫天資英特，飽叢林，初自棲賢移居雲居，授牒陸座白衆，曳杖而去，暮年以身律衆，尤謹嚴，嘗少不安，卽白維那，下涅槃堂，病愈卽入方丈，惜其傷慈，有所開示，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南禪師時已居積翠，聞之謂侍者曰：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

三祖大師作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故知古之得道者，莫不一切仍舊，有僧問永明和尚，衆生與佛旣曰同體，何故苦樂有殊，答曰：諸佛悟達法性，皆了自心原，妄想不生，不失正念，我所心滅，故不受生死，卽究竟常寂滅，以寂滅故，乃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真性，不達本心，種種妄想，不得正念，故卽憎愛，以憎愛故，心器破壞，卽受生死，諸苦自現，欲知法要，守心第一，若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無有是處。

悅禪師妙年奇逸，氣壓諸方，至雪竇時壯歲，與之辯論，雪竇常下之，每會茶，必令特榻於其中。



以尊異之。於是悅首座之聲價，照映東吳。及悅公出世，道大光耀，有蘭上座者，自雪竇法窟來，悅公勘詰之，大驚且譽於衆，相從彌年而後去。前輩之推轂後進，其公如此。初未嘗以雲門臨濟二其心，今則不然。始以名位惑，卒以宗黨膠，固如里巷無知之俗，欲求古聖之道復興，不亦難哉。

舜老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先至一居士家。居士高行，爲郡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故諸方乞士至，必首謁之。舜老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居士曰：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則開疏，如不契，即請，却還新豐。問古鏡已磨時如何？對曰：照天照地，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居士曰：却請還山。舜即馳歸，舉似聰禪師。聰爲代語，舜即趨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聰公機鋒不可觸，真雲門之孫。嘗自植松，口誦金剛經，不輟。今洞山北嶺號金剛嶺，松皆參天，乃師手植也。筠守許公式以詩贈曰：語言全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鑑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峰。

南禪師久依泐潭澄禪師，澄已稱其悟解，使分座說法。南書記之名，一時藉甚。及其至，慈明席下聞夜參，氣已奪矣。謀往咨詢，三至寢堂，三不進，因慨然曰：大丈夫有疑，不斷，欲何爲乎？即入室，慈明呼左右，使進榻，且使坐。南公曰：某實有疑，願投誠求決，惟大慈悲，故不惜法施。慈明笑曰：公已領衆行脚，名傳諸方，有未透處，可以商略爾。何必復入室耶？南公再三懇求不已。慈明曰：雲門三頓棒因緣，且道洞山當時實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對曰：實有喫棒分。慈明曰：書記解識止此。老僧固可作汝師，即遣禮拜。南公平生所負至此，伏膺。予嘗聞靈源禪師曰：昔晦堂老人親從積翠所聞，因同舊說，併錄於此。

福州善侍者慈明高弟，當時龍象數道。吾真楊岐會，然皆推服之。嘗至金鑾，真點胸自負，親見慈明。天下莫有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真舉論鋒發，善取一瓦礫置石上曰：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許爾曾見老師。真左右視擬對之，善喝曰：行思停機，識情未透，何曾夢見去。真大愧悚，且圖還霜華。慈明見來，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什麼忙事，解夏未久，早已至此。對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復來見和尚。慈明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對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慈明頷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此等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真不敢仰視，淚交頤。久之，進曰：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慈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大悟於言下。真公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開法於翠嶺。嘗曰：天下佛法如一隻舡，大寧寬師兄坐頭，南禪頭在其，可真把梢去東也。由我去西也。由我善公尋還七閩，佯狂垢污，世莫有識之者。或問：晚住鳳林。

楊岐會禪師從慈明游最久，所至叢林，師必作寺主。慈明化去，託迹九峰，忽宜春移檄，命居楊岐。時長老勤公驚曰：會監寺何曾參禪，萬一受之，恐失州郡之望。私憂之，會受請，即升座。機辯逸格，一衆爲傾。下座，勤前握其手曰：且得箇同參，曰：如何是同參底事？勤曰：楊岐牽犁九峰，拽把，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耶九峰在前，耶。勤擬議，會喝曰：將謂同參，却不同參，自是道價重。諸方衲子過其門，莫不伏膺。嘗因雪示衆曰：楊岐乍住屋壁，踈滿床，盡布雪。真珠縮却頂，暗嗟

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其活計風味類如此。

仰山和尚問尋常和尚示人多作圓相，畫作字意旨如何，山曰：此亦閑事，汝若會不從外來，不會亦不失，吾今問汝，汝參禪學道，諸方老宿向汝身上，指那箇是汝佛性，語底是耶，默底是耶，總是總不是耶，若認語底是，如盲摸著象耳鼻牙者，若認默底是，是無思無念，如摸象尾者，若取不語不默底是中道，如摸象背者，若道總是，如摸象四足者，若道總不是，拖本象落在空見，正當諸盲皆云：見象安知止於象上，名邈差別耶，若汝透得六句，不要摸象，最爲第一，莫道如今鑒覺是，亦莫道不是，所以祖師曰：菩提本無是，亦無非菩提，更覓菩提處，終身累劫迷，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其弟香嚴老亦曰：的的無兼帶，獨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予嘗問僧：既不將語默對，何以對之，僧未及答，忽板鳴，予曰：謝子答話。

龍勝菩薩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死，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若使有老死，而後有生者，是則爲無因，不生有，老死，以此偈觀衆生生死之際，如環上尋始末，無有是處，吾以是知古之得此意，於去住之間，了不留礙者，特其不二於物耳。

維摩經曰：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起信論曰：若心有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卽是徧照法界義，故乃知心外無法，徧照義成，苟有去來相見，則遺正義也，如入言風性本動，是大不然，風本不動，能動諸物，若先有動，則失自體，不復更動，則知動者，乃所以明其未嘗動也，去來相見，亦復如是。

洞山聰禪師詔之曲江人，見文殊應天真和尚，初游廬山，莫有知之者，時雲居法席最盛，師作燈頭，開僧衆談，泗州僧伽近於楊州，出現，有設問者曰：既是泗州大聖，爲什麼向楊州出現，聰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一衆大笑，有僧至蓮華峰祥庵主所，舉似之，祥公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聰之名遂重叢林，祥公奉先深禪師之嗣，知見甚高，氣壓諸方，嘗示衆曰：若是此事，最是急切，須是明取始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得隨處安閑，亦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佗古轍，去始得，纔到學處分劑，便須路布箇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上座却請與麼相委好，臨終上堂，舉拄杖問衆曰：汝道古佛到者裏，爲什麼不肯住，衆莫有對者，乃自曰：爲佗途路不得力，復曰：作麼生得力去，橫拄杖，肩上一曰：柳標橫擔不顧人，却入千峰萬峰去，言訖而化，嗟乎，今之學者，其識趣與前輩何其相遠耶，如祥公開聰燈頭一語，知其爲雲門兒孫，其後莫能逃其言，今雖對面終身論辯，莫辨邪正者有矣，其故何哉，以其臨死之際，超然自得如此，則其平生所養高妙可知，惜乎莫有嗣之者，師與西峰雲豁禪師兄弟也，百丈山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尚，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武翊黃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古今，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悞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爲正，古佛偈曰：如人掘路土，私人造爲像，愚人謂像生，智者言路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填路，像本無生滅，路亦非新故，又偈曰：諸色心現時，如金銀隱起，金處異名生，與金無前後，故文殊師利

言此會諸善事從本未曾爲一切法亦然悉等於前際所以正作時無作以無作者故當爲時不爲以無自性故任從萬法從橫常等無生之際乃知磁石決不吸鐵無明不緣諸行龐公臨終偈曰空花落影陽燄翻波永明和尚嘆味其言曰此爲不墮有無之見妙得無生之旨也學者可深觀之

大智度論曰復次有人謂地爲堅牢心無形質皆是虛妄以是故佛說心力爲大行般若波羅蜜故散此大地以爲微塵以地有色香味觸重故自無所作水少香故動作勝地火少香味故勢勝於水風少色香味故動作勝火心無四事故所爲力大又以心多煩惱結使繫縛故令心力少有漏善心雖無煩惱以心取諸法相故其力亦少二乘無漏心雖不取相以智慧有量及出無漏道時六情隨俗分別取諸法相故不盡心力諸佛及大菩薩智慧無量無邊常處禪定於世間涅槃無所分別諸法實相其實不異但智有優劣行般若波羅蜜者究竟清淨無所罣礙一念中能散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國土大地諸山微塵故知其心有此大力衆生妄隔而不自覺知我願聞此法者隨順禪定而自修行使稱覺體本來清淨此非與役功用之難第約之心耳今家山徧十方衣食可終老人生可憂者皆已免離於此不以爲意則非背負佛祖恩德乎

景福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勤渠叢林後進皆母德之得法於老黃龍昔出蜀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璉游甚久有贊其像者曰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爲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利學者過其門莫能識師亦超然自樂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顏貌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人要延之叙別延之至而師去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婆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偏雪處同道者相共舉又作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雲散水滔々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颺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貓兒偏解捉老鼠

朱顯謨世英昔官南昌識雲庵未幾移漕江東以書來問佛法大旨雲庵答之曰辱書以佛法爲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手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華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卽佛佛卽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雲庵之言蓋救一時之弊然其旨要曉然可以發人之昧昧故私識之大本禪師被詔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將引對有司使習儀累日神宗皇帝御便殿見之師既見但山呼卽趨登殿賜坐卽就榻槃足作跏趺侍衛驚相顧師自如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滿盞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蓋蘇州承天寺永安院耳上大喜語論甚久旣辭退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僧也侍者問和尚見官家如何對曰喫茶相問耳其天資粹美吐辭簡徑眞

超然可仰。

涿州尅符道者見臨濟機辯逸格以宗門有四料簡定佛祖旨要作偈發明之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誦詆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粲爛蟾桂影婆娑觀體無差手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淡山遙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君臣標準綱要又自作偈系於其下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觀面更無他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及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臨濟洞上二宗相須發揮大法而是偈語世俗傳寫多更易之以徇其私失先德之意予竊惜之今錄古本於此正諸傳之悞。

報本元禪師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禪師之門弟子能蹤迹其行藏者唯師而已師初開法法嗣書至南公視其名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師即日包腰而來至豫章開南公化去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語奇之恨老師不及見耳師道化東吳人歸之者如雲嘗自乞食舟載而還夜有盜舟人絕叫白及交錯於前師安坐自若徐曰所有盡以奉施人命不可害也盜既去達旦人來視舟意師死矣而貌

和神凝如它日其臨生死禍福能脫然無累如此。

延慶洪準禪師桂林人從南禪師游有年天資純至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己喜氣津津生眉宇間聞人之惡必合掌叩空若追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其真誠如此終始一如暮年不領院事寓迹於寒溪寺壽已逾八十矣平生日夕無佗營爲眠食之餘唯吟梵音贊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弟子皆赴檀越飯唯一僕夫在師携磬坐土地祠前誦孔雀經一徧告別即安坐瞑目三日不傾鄉民來觀者堵立師忽開目見笑使坐于地有頃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久寂然視之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俗塑其像龕之予嘗過其席拜瞻嘆其平生多潛行密用不妄求知於世至於死生之際乃能超然如是真大丈夫也八地菩薩證無生法忍觀一切法如虛空性猶是漸證無心至十地中尙有二愚人等覺已則一分無明未盡猶如微煙尙能懺悔準之梵讚其亦自治者歟。

南禪師居積翠時一夕燕坐光屬屋廡誠侍者勿言于外嵩明教既化火浴之頂骨眼睛齒舌耳毫男根數珠皆不壞如世尊言比丘生身不壞發無垢智光者善根功德之力如來知見之力故行住坐臥須內外清淨彼二大老乃今耳目所接非異世也而獨爾殊勝者非平生踐履之明驗歟予嘗作二偈曰如來功德力內外悉清淨念起勿隨之自然心無病形與佛祖等道致人天護戒淨福人天心空同佛祖。

予嘗與數僧謁雪峰悅禪師塔拜起拈之曰生耶死耶久之自答曰不可推倒塔子去也旁僧曰今日時節正類道吾因緣因作偈示之曰不知卽問不見卽討圓滿現前何須更道維堅密

身生死病老，面前塔子不可推倒。南安嵩儼和尚，世傳定光佛之應身也。異迹甚多，亦自有傳。然傳不載其得法師名字，但曰西峰而已。西峰在廬陵真廟時，有雲豁禪師者，奉先深公之高弟，深見雲門，當時龍象無有出其右者。獨清涼明禪師與之齊名，謂之深明二上座。儼和尚多以偈示人，偈尾必題四字，曰：贈以之中，世莫能測。臨終謂衆曰：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其時，乃右脇而臥。予曰：方其入滅，乃曰：吾此日生，今正其時。予嘗游東吳，寓於西湖淨慈寺，寺之寢堂東西廡，建兩閣，甚崇麗，寺有老衲，爲予言：永明和尚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手相冰炭不達，大舍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和尚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爲書一百卷，傳於世，名曰宗鏡錄，其爲法施之利，可謂博大殊勝矣。今天下名山莫不有之，而學者有終身未嘗展卷者，唯飽食橫眠，游談無根而已，謂之報佛恩乎，負佛恩乎？同安察禪師作十玄談，大宏正中妙挾之旨，其言妙麗，照映叢林，然歲月寢遠，多失其真。今傳燈所載題目不同，獨達觀所編五家宗派，叙之頗詳，予嘗得舊本，與五家宗派所載少差耳。傳燈系師爲九峰虔之嗣，而達觀標師爲雲居膺之子，不省達觀何從得其實耶？然清涼法眼去師之世不遠，作贊詞其叙如傳燈所載，則五家之論又可疑也。十玄之詞，其次叙當視其題目，皆連聯而作，前五首示其旨要，後五首使履踐之，然八首皆兩字爲題，意雖相貫，而詞句疊爲起復，初曰：心印，偈末曰：無心，猶隔一重關，故又作祖意，偈首曰：真機，爭墮有無功，故又作真機。

偈首曰：豈與塵機作繫留，故又作塵異。偈中曰：三乘分別強安名，故又作三乘次第耳。此乃其所示旨要也。至其六則曰：反本，偈末曰：還鄉曲調如何倡，故又作還鄉偈。其末曰：更無一物獻尊堂，是爲正位，坐却則非妙挾，故又作回機。機妙則失宗，尚存知見，是謂大病，故又作轉位。轉位則所謂異類中行，異類全偏，却須歸正，使血脈不斷，故又作一色過後，此乃使之履踐之意也。五家宗派亦云：一色過後，但塵異爲塵中有異而已。

南禪師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故其門下客多光明偉傑，名重叢林，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顏者。予聞厚於義者薄於仁，師道也。師尊而不親，厚於仁者薄於義，親道也。親親而不尊，南公之意豈不以是哉。

醉里有狂僧，號戒道者，依止聚落，無日不醉，然吐詞恠奇，世莫能凡聖之，有飲以酒者，使自爲祭文，戒應聲曰：惟靈生在閻浮，不墮不妬，愛喫酒子，倒街臥路，直得生兜率陀天，爾時方不喫酒，故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沾，金剛般若經以無住爲宗，以無住爲宗，則宜其所談皆蕩相破，有纖塵不立也，而經贊福勝者半之，持戒修福者，有爲事耳，而世尊答能於此經生信心者，必此人何也。

王文公罷相，歸老鍾山，見衲子必探其道學，尤通首楞嚴，嘗自疏其義，其文簡而肆，略諸師之詳，而詳諸師之略，非識妙者莫能窺也。每日今凡看此經者，見其所示本覺妙明性覺明妙，知根身器界生起不出我心，竊自疑，今鍾山山川一都會耳，而游於其中，無慮千人，豈有千人內心共一外境耶？借如千人之中一人忽死，則此山川何常隨滅，人去境留，則經言山河大地生

起之理不然何以會通稱佛本意耶。

石門洪覺範林間錄下終

新編林間後錄

釋迦出山畫像贊

秦越人之於醫望見知生死老潘之於墨摸索知精粗蓋其不傳之妙無地寄語默也歐陽文忠公曰小字遺教經雖不著書者之名然非羲之莫能作也予閱錢樂道家所蓄釋迦文佛出山像雖不主名然非道子不能作以其筆意之著也樂道人品甚高鐵書血食之後其忱信痛敬所致像之寄寓決非苟然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徧大海味具於一滴盡法界身足於纖埃行思則燈王之坐不能入毘耶之室斂念則彌勒之門彈指即開唯我鼻祖釋迦和尚初出雪山卽示此像以千百億微塵數身九十七大人之相頓入筆端三昧而幻此幅紙之上垂手跣足頂螺額絲超然靜深出三界癡如浩蕩春寄于纖枝如清涼月印于盆池鏤冰琢雪我作贊詞關空鏤夢夫子其牢畜之

小字金剛經贊

僧子瓊東毫爲纖筆其銳如菱芒臨紙運肘快等風雨書金剛般若經於兼寸環輪中望之團團如珠在薄霧間卽而視之其行布如人梳髮作煙鬢自非思力精微何以臻此爲之贊曰  
昔有佛子根猛利能觀空性卽是色欲顯空色不思議仰空書此金剛句至今風雨被原野諸樵木者集其下乃知肉眼不能見譬如水中有鹽味唯道人瓊思精特能觀色性卽是空視此

織管大如椽，揮翰如行九軌道，故於兼寸環輪中，備足廣大言說身，世人可見不可讀，譬如嬰兒視崖蜜，我於此經能證入，初中後善三法門，忽然落筆如建瓴，不復現行生倒想，猶色空觀入諸境，奏刀肯綮無全牛，盡持此法施羣生，甚微細智願同證。

六世祖師贊并序

子竄海上三年而還，舍于筠之石門寺，悲叢林之荒寒，念祖宗之標致，不自知涕洟也，作六祖師畫像贊，以寄昭默禪師，以見其志云：妄想無性，證不滅受，前聖所知，轉相授手，風烟花開，器界以形，霜露果熟，王子乃生，護持佛乘，指示心體，但遮其非，不言其是，嬰兒索物，意正語偏，哆啞之中，語意俱捐。

頂峰朝露，神光夜升，堪任單傳，擔荷上乘，自尋其心，不見歸宿，如視環輪，求其斷續，用獄除間，履瘦知肥，嬉坊酒肆，盡其塵機，雪中斫臂，願續佛壽，兒孫今聞，豎毛呵手。

六道暗昏，不碍明潔，毫釐弗差，證甘露滅，但赤頭顱，特諱姓氏，離見超情，欲盡世累，潛溪海山，麻衣風帽，翩然往來，被褐懷寶，精一其誠，身名俱捨，後世丘墳，猶無知者。

破頭峯下，龍象雜還，衣付小兒，道傳懶衲，乃爾相違，求人爲法，天書至門，堅臥不答，念諸衆生，捕風捉影，十地治之，由未蘇醒，師微笑曰：何必眩暈，但勿強名，自然無病。

觀前後身，兩鏡一面，左右對之，三者頓現，今非昔是，增金以黃，昔非今是，謗沈無香，已絕死生，豈纏老少，全機現前，當明而妙，夜江佐舟，吾今汝渡，句中之眼，如水有乳。

是風幡動，眼目遮護，非風幡動，心則現露，是爲曹溪，顯決要旨，欲證之者，勿流汝意，暫時斂念，

妙寂了然，汝自受用，密非我邊，負石春糧，趁獐逐兔，鏡中之空，欲尋無路。

棗栢大士畫像贊并序

易之深渺，不可以義得，故立象象，以盡其旨，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故指事法，以示其妙，唯棗栢大士深入此三昧門，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須眉如畫，頰而美，風神如秋，氣奇偉，平生歸宿，東北方，塵勞動中，寂而止，脩然跣足，散衣行，智智用中，不乖體，帝王家生，得自在，壽量不盡，絕終始，虎受使令，心境空，女爲伴助，憎愛弃，冠巾傳心，卽俗真，方隅示法，卽事理，只將棗栢薦齋鉢，我來閩浮，非着味，自然光明，生齒牙，我談詞章，皆實義，佛子授汝，以顯決，一言便足，超十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聖賢酪生，凡乳中，只由觀照，戒定慧，是謂大士同體悲，令我頓入一切智，作大佛事，徧塵刹，華藏界，中容頓轡，以空爲座，禮十身，以願爲舌，說此偈，如以花說無邊春，如以滴說大海味，稽首世間妙蓮華，常願清淨出泥滓。

百丈大智禪師真贊并序

馬祖大寂禪師，已化塔于海昏之石門，師廬其傍，旣久，衲子相尋日增，於是厭山之淺，乃沿馮水而上，至車輪峰之下，與希運，惟政，火種刀耕而食，遂成法蔭，予崇寧四年春，至山中，瞻遺像，雖冰枯雪老，若不勝衣，而神峻氣逸，如未度世，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

以實問答，空可青黃，以意求道，神落陰陽，陰陽莫測，脫略陰界，虛空莫盡，因果不昧，我有大機，佛無密語，如獅子王，露地方踞，稱性文字，隨身叢林，如以妙旨，發和雅音，同世之波，壽九十二。

護持心宗，謚曰大智。

雲庵真贊

雲庵出黃龍之門，爲臨濟九世之孫，種性殊勝，契悟廣大，指示心要，辯如曹溪，決擇教乘，論如棗栢，作爲偈句，詞如志公，履踐明驗，精如永嘉，退居雲庵，時已七十餘，幻滅都盡，慧光渾圓，可以想見其遺風餘烈。門人德洪謹拜手稽首爲之贊曰：於自住境，見與見緣，如夢能所，如蜜中邊，唯具正眼，入此三昧，如妙蓮華，出緣生海，祖師活意，如來密機，成就衆生，如鷓鴣飛，使其自化，不由他悟，秀出叢林，光子佛祖，趨滅陝右，誕生江南，暗中五色，天下雲庵。

明極齋銘

太原王健伯，強名臣惠公之子，皇叔嘉王之婿，方壯年，則能弃官學道，閱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明極卽如來，嘆曰：此如來之訓，而予之志也。願以明極名其齋，而乞銘於予。銘曰：有而尋求，癡暗所困，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自覺成就，如人目精，一塵不受，開睫譬生，明發寄根，斂睫譬死，暗不能昏，聖師真慈，開此妙門，睥睨不入，夫豈知恩，枵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勿使邪念，蔽常寂光。

小字華嚴經偈并序

蜂房於梁間，以漆液固，其帶鵲巢於木杪，累百日而後成，彼曾何知而經營之妙，積累之功，若習藝之神耶？蓋其靈明廓徹，不思議之力，雖昧略飛搖之中，而具足成就，弗差毫末，況首出萬

物，應物而能言者乎？昔有梵僧來自五天，見晉宮闕崇麗，嘆曰：是與兜率內院何異？但彼道力所成，而此直業力耳。予嘗笑之，是安知我此妙力出生太虛，容受寰宇，曾何天上人間樓觀之足云哉？道人栖公，愍世迫隘，就其所欲，書大方廣佛華嚴經於方冊中，其輕妙可以一掌置，開編蠕蠕如行蟻，熟視之，其衡斜曲直重交反側，曲盡其妙，不翅如擊窠大書，觀者闔門，嘆未曾有。子欲稱贊是無作之功，普告大衆，而說偈言：

我聞尊者龍勝師，應供曾入娑竭海，龍宮微塵妙章句，目所一瞥，輒能誦，流於五天及震旦，爲熱惱中甘露門，維道人栖出其後，願力猛利，思精特，能於方冊紙墨間，書此大經十萬偈，誦於蝸舍巢庵中，了然如在龍宮，見觀者種性有差別，愛慕皆生殊異想，要當諦觀一塵中，亦有無邊妙經卷，昔有知人破此塵，十方世界一切說，以名塵故，非斷空，而可破，故非實有，了此兩字妙法門，亦攝一切契經海，譬如困臥俄頃，際夢中所歷更千載，乃知一念圓古今，真實際中法如是，一塵微妙不可測，當知一一塵亦然，譬如天帝網明珠，珠體瑩然俱照徹，一珠具足諸網珠，一一珠中同徧入，我今以此金剛句，壞滅彼衆下劣想，使悟塵中含此經，奚方冊中乃驚異，咨爾山君河樹神，各各當憶本願力，要當勇猛勤守護，勿令邪念輒蠹侵，昆藍風吹須彌盧，劫火焚燒大千界，爲攝此經一切處，使其涼暉各得所，我此現前佛子等，作此觀者名正觀，稽首十方調御師，刹刹塵塵爲作證。

慈氏菩薩栴檀像讚

金陵華藏禪寺慈氏菩薩栴檀像，相好之工妙，天下而神異靈感，未易以一二數，居景德寺之



後殿王文公嘗夢像求易居甚切既覺而忘之已而復夢理前事公夢中固留之像則泣下起而視之真有淚處因大驚異即迎置華藏之大殿俄景德寺一夕而燼嗚呼三災彌綸大千滅壞像豈得久留人間世而痛自禪免爲此兒戲狹劣相耶是蓋護法諸天以像之靈瑞佑之則然非菩薩意也不可以不辨稽首爲之贊曰

何人寄逸想游戲浮漚間以如幻之力刻此栴檀像坐令衆妙相秀發千光中天冠束紺髮鉢衣絡華鬘種種妙莊嚴成此功德聚當時億萬衆感極則悲號樓觀出談笑秘護百寶橫如登觀史天如集龍華會嗟哉像教末羽嘉成百鳥棘生蘆荀林龍神爲悲動王臣寔外護異夢非意思願推明月輪出此蓬勃煙願回紫金山安置清涼處至今百福相儼然臨天人神力吁莫測拜瞻涕洟瀾我諦觀十方寔無心外境自然離依他及與徧計執即今日所見非有亦非無如像現鏡中非鏡亦非面願入此三昧識心自然明於十方國土而作大佛事稽首大悲尊證我如是說

第十五祖眞贊并序

迦那提婆尊者爲十五祖傳佛心印猶以衆生不能信受其言爲憂乃訴於大自在天之像曰願神賜我使言不虛設嗟乎道之難行非獨今也稽首贊曰

石彪肉醉木駒夜嘶我此三昧非識情知應緣而現不落思惟是故鉢水以針投之如仲尼詔如子期琴又如蕭何而識淮陰無言可寄無跡可尋粲然現前傳之以心穴像之目我不諱神指樹之耳我知其因物我如故所立皆眞隨其妙用見我全身稽首眞慈爲僧中王如萬星月

見者清涼尙以衆生不信爲傷蓋盲者咎非光掩藏哉

翠巖眞和尚眞贊

我方涇渭同流笑中軟頑滑頭爲君人境俱奪關裏白拈巧偷如水洗水相樓打樓從來脫略無窠臼接得南泉嗣趙州

照默和尚眞贊

辯如玄沙有邊幅韻如睦州出風骨默然而說珠自照八荒光明寄毛粟獨立南榮山岳峻臨濟欲傾不敢覆笑橫玉塵氣如春一堂嚴冷天魔哭

空生贊并序

漳南僧慎修遊吳中得此畫於敗垣破壁間拂除埃翳神觀靖深如從維摩大士得心解脫時出以示予爲之贊曰

以空寂身無所依住而捉杖藜以靈知心不在散攝而玩貝葉不捨聲色而證真空與我日用能所心同於一切處寂入法海如風行空無有妨碍但脫二執圓成普會當慎以修入此三昧永明和尚畫像贊并序

永明智覺禪師乘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爲法檀越其家名辯才學者依以揚聲議論言句浩如山海予漁獵于其間餘二十年至其妙處輒能識之如鵝王擇乳無有遺餘蓋嘗自忘鄙陋欲追禪師逸駕爲之伴侶以游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尙未晚也稽首爲之贊曰  
二界種性有萬妍醜生順死逆夢夜想晝往復無間聲度垣牖皆依末那戲論成就而末那體

無作無受，譬如空花，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是見，無有錯謬，是爲心宗。祖佛授手，孰振頹綱，秀傑奇茂，稽首永明，月臨星斗。

永嘉和尚畫像贊

永嘉尊者，初閱維摩經，發明心要，欲定宗旨，遂造曹溪印，可於祖師一宿而去，世咸以一宿覺名之。予讀其歌詞，究其履踐，如尺圍鑰合，未嘗不置卷長嘆，想公之爲人，碩大光明，壁立萬仞，而視今之學者，寒酸鏤細，紛紛蠢蠢，宗教興衰於茲，可知矣。爲之贊曰：

情根無功，意識無作，現量圓成，見聞知覺，如鏡受燈，光無壞雜，烈火焚燒，河流湍逝，谷風怒號，大地依止，俱無知思，亦復如是，此涅槃門，如鼓塗毒，曹溪揭之，聞者僵仆，以槌授公，萬象驚縮，光明之語，粲如日星，精嚴之行，清如玉冰，唯不傳者，與空相應，我初學道，如握如拳，晚乃覺之，如手安然，有時而用，搏取大千。

清涼大法眼禪師畫像贊并序

予元符初至臨川承天寺，寺基宏壯，可集萬指，而食堂翛然，殘僧三四輩而已。讀舊碑，知爲大法眼禪師開法之故基也。影堂壁間畫像存焉，神宇靖深，眉目淵然，而英特之氣，不沒，豈荷負大法，提挈四生者，其表故如是耶？稽首爲之贊曰：

非風幡動，非風鈴語，見聞起滅，了無處所，何以明之，俱寂靜故，此光明藏，平等顯露，由本無明，愛欲怪妬，如隔日瘡，痛自遮護，有能了者，卽同本悟，索爾隨緣，閑居靜住，一切仍舊，自無染污，爲物作則，險崖之句，不可犯干，如大火聚。

雲門禪師畫像贊并序

富鄭公家所善雲門禪師之像，僧原靜移寫其本，藏於蔣山。大觀三年六月，予獲拜觀焉。稽首爲之贊曰：

見流滔天，公峙如山，壁立萬仞，捍其狂瀾，可望而却，不可攬攀，犀顛虎眸，美髯逸頰，雲詞電機，霹靂爲舌，邪宗墮傾，魔膽破裂，須臾清明，光風霽月，叢林驢騾，蹴踏龍象，不可係羈，逸氣邁往，我不得濟，大地是浪，忽然現前，清機歷掌。

玄沙備禪師畫像贊

根門有功，則是心外見法，用處換機，則是問時有答，問答交馳，摸索大道，心法對峙，破碎真如，異哉此老，超出兩途，亡僧面前，波全露水，猛虎鬚眸，光自照珠，衲僧不解，如井覷臚。

梅檀大悲贊

予蓄四十二臂觀世音菩薩之像，如護目精，每戴以行道，今以授其友李天輔，爲之贊曰：

汝意有言，枯朽作鬼，我心不生，濁體卽水，乃知妄覺，一法成二，湛然圓明，百千一耳，稽首大士，應物而形，隨其大小，如谷答聲，千臂執持，千目觀照，以無心故，受用俱妙，譬如青春，藏於花身，因其枝葉，疎密精神，唯此瑞相，四十二臂，不越徑寸，莊嚴畢備，清淨寶目，或慈或威，如欲舉足，華輪承之，碧螺之間，有佛儼容，如焦螟蟲，巢蚊睫中，隱于石間，顯出蚌蛤，以無礙慈，不擇清濁，我觀震旦，種性猛利，由聞慧，入甘露滅地，願加被我，障盡心開，如觀世音，無礙辯才，我說此偈，萬像合掌，何以無礙，敲空作響。

源禪師贊

十年積翠侍立，學得眼橫鼻直。平生氣壓叢林，問着左科背聽。一庵深藏，霹靂舌從教萬像自  
分說，百非四句無處躡。孤風照人衆星月。

明白菴銘并序

予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遊多譏呵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  
譬之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予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  
菴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着毗耶座，亦許靈山問法人。  
便謂世間憎愛盡，橫眉出社有誰瞋。於是隄岸輒決，又復袞袞多言，然竟坐此，得罪出九死而  
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魂魄，料理初心，爲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  
如春雷霆，背覺塵勞，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尙無了知，安有倒想，永惟此恩，妍味其旨，  
一庵收身，以時臥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乎于嘉。

延福鐘銘并序

梁武帝假寶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寶公曰：衆生定業不可即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  
耳。武帝於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佇苦也。宜豐李其與弟某，施延福院大鐘，願  
資延母夫人某氏壽祺，且雪夙障，予以謂知所施矣。晉許遜白日仙去，天詔書曰：救汝不事先  
祖之罪，佳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脫人於苦者也。唐崔祐甫本貴且壽，以任情煞戮囚繫

不釋，遂不壽囚繫煞戮，置人於苦者也。嗚呼！壽固無象，脫人之苦，則增，置人於苦，則損。夫鐘之

功利，博大昭著者也，以之爲施，某人罪滅壽延，理有固然者矣。爲之銘曰：

衆生大夢營黑業，玲瓏擊撞與開睫。功德之大吾敢嘆，願移慈母離障結。如聲度垣即超越，孝  
哉伯仲但勇逸，仗仗佛力等痛切。如取寓物執卷牒，願壽慈母春在腴。如鐘常撞無盡竭，政和  
甲午夏五月，誰爲之銘甘露滅。

栴檀白衣觀世音像贊并序

筠州太平寺泗州院僧元鑑所蓄觀世音菩薩之像，慈嚴妙麗，靈異殊勝，如上天竺所見者，問  
何自得之。鑑曰：始有客舟載而至，傳數家家輒禍至，滅亡者皆畏不敢迎，獨吾迎事之而無異  
焉。予曰：昔廬山文殊師利之像，不肯留寒溪，而喜隨遠公歸東林。金陵彌勒像，不肯留景德，而  
見夢於舒王，求居華藏。今此像乃獨寓於鑑，是皆與菩薩有大因緣，不然聖心豈有所擇而避  
就之耶。爲之贊曰：

我聞菩薩昔因地，所供養佛名觀音。從聞思修而悟心，心精遺聞而得道。見聞覺知不可易，譬  
如西北與東南，而此乃曰聞可遺，令人惘然墮疑惘。龍本無耳，聞以神，蛇亦無耳，聞以眼，牛無  
耳，故聞以鼻，螻蟻無耳，聞以身，六根手用，乃如此，聞不可遺，豈理哉。彼於異類味劣中，而亦精  
妙不間斷，況我自慈忍力，無礙解脫，獨不然。鼓鐘俱擊，聲不同，知其不同，是生滅，而二種聲  
不相參，即是同時寂滅法。稽首淨智功德聚，廣大莊嚴悲願海。憫我心明力不迨，時時種子發  
現行，如人因酒而發狂，誠飲輒復逢佳醴。願滅顛倒癡暗障，願獲辯才智慧藏。游戲十方微塵

利亦施無畏利衆生凡曰有心能聞者同入圓通三昧海

照默真贊一首

衲子無處摸索畫師筆筆畫着山僧醉眼難憑付與衆人彈駁似則打煞靈源不似燈子燒却

觀音菩薩畫像贊并序

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業然臥繯繼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闐然有僧導入密室中舉燭視壁間有鍾山寶公菩薩之像意忻然欲得之而像輒自墮手中復展視之則化而爲十二面觀音慈嚴之相心大驚異遂覺三鼓矣三月甲辰南州德逢上人書來訊且曰吾以衣鉢遺僧詣漣水畫觀世音像至其莊嚴妙天下之手慧洪追憶前事問其遺像之日乃其得夢之夕因自感嘆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照臨如是昭著其何恩何德能報之也唯以筆舌言辭喻海之深誇日之明耳謹稽首爲之贊曰

稽首淨聖甘露門無量聖身徧沙界應諸衆生心所求譬如春色花萬卉西方肅煞憂愁地故住寶陀落迦山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脫一切衆生煞心盛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鷹巢蚌蛤中亦作畫師畫其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端寄逸想幻出百福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將回紫金山湛然欲瞬衆好生譬如欲拆青蓮華蠻奴水王來獻誠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中色欲愛見所熏蒸忽然觀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清涼成此不思議功德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早熏知見香願我恒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慧常現前心精遺聞證圓通自然淨極光通達我當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

甘露滅齋銘并序

政和四年春予還自海外過衡岳謁方廣譽禪師館于靈源閣之下因名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其說予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於少林隱于皖公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驗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老厭名迹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此予寔慕之乃爲之銘曰

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謂此我本超放憂患纏之今知脫矣鬚髮伽黎安適嵩少粲逃潛窟是故覺範老于衡岳山失孤峻玉忘無瑕當令舌本吐青蓮華

漁父六首

玉帶雲袍童頂露一生笑傲知何故萬里廻來方旦暮休疑慮大千捨在毫端聚不解犁田分畝步却能對客鳴華鼓忽共老安相耳語還推去莫來關我毬門路  
野鶴神情雲格調逼人氣韻霜天曉松下殘經看未了當斜照蒼煙風撼流泉繞閭閻珍奇徒照耀光無滲漏方靈妙活計現成誰管紹孤峰表一聲月下開清嘯  
來往獨龍崗下路杖頭落索閑家具後事前觀如目覩非識語須知一念無今古長笑老簫多病苦笑中與樂皆狼虎蠟炬一枝非囑付聊戲汝熱來脫却娘生袴  
講處天花隨玉塵波心月在那能取旁舍老師偷指注廻頭覩虛空特地能言語歸對學徒重自訴從前見解都欺汝隔岸有山橫暮雨飄然去千巖萬壑無尋處

畫餅充飢人笑汝、一菴歸掃南陽塢、擊竹作聲方惺悟、徐回顧本來面目無藏處、却望瀉山敷  
 坐具、老師頭角渾呈露、珍重此恩逾父母、須薦取堂堂密密聲前句。  
 不怕石頭行路滑、歸來那受駒兒踏、言下百骸俱潑撒、無利法靈然、晝夜光通達、古寺天寒還  
 惡發、夜將木佛齊燒殺、炙背橫眠真快活、憨抹撻從教院、主無鬚髮。

新編林間後錄終

國譯羅湖野錄

解題

羅湖野錄は、感山雲臥庵の曉瑩禪師、その師大慧禪師の宗門武庫に準じて作る所にして、所謂禪宗七部書の其の一なり。  
 傳を按ずるに、曉瑩字は仲溫、氏族を詳かにせず。歴く叢席を経て、頓に大事を明め、四衆に推重せらる。晩年に羅湖の上に歸り、門を杜ち卻掃して世と接せず、たゞ平生の見聞する所の、諸方尊宿提唱の語、及び朋友の談說、議論、宗教の言、或は殘碑蠹簡の中より、典謨に關するの說を收つて、會萃して編をなし、名けて羅湖野錄と云ふ。その載する所は、皆一代の宗匠、賢士大夫の言行の粹美、機鋒の勁捷、醇醪の雄偉、氣格の弘曠、以て宗乘を輔け、後學を訓へ、人を至善に導くに足るべし。故に讀む者、手を釋くに忍びず、蓋し一代の大宗師なり。今其の寂年を詳かにせず。

國譯羅湖野錄序

愚<sup>①</sup>倦遊<sup>②</sup>を以つて、羅湖<sup>③</sup>の上に憩<sup>④</sup>ひ、門<sup>⑤</sup>を杜<sup>⑥</sup>ちて、卻掃<sup>⑦</sup>し世<sup>⑧</sup>と接<sup>⑨</sup>せず。因<sup>⑩</sup>に疇昔<sup>⑪</sup>叢林<sup>⑫</sup>に出處<sup>⑬</sup>して、

其<sup>⑭</sup>の見聞<sup>⑮</sup>する所<sup>⑯</sup>の前言<sup>⑰</sup>往行<sup>⑱</sup>を、追釋<sup>⑲</sup>するに、多

からすとせず。或<sup>⑳</sup>は尊宿<sup>㉑</sup>の提唱<sup>㉒</sup>、朋友<sup>㉓</sup>の談說<sup>㉔</sup>に

得<sup>㉕</sup>、或<sup>㉖</sup>は斷碑<sup>㉗</sup>殘碣<sup>㉘</sup>簡牘<sup>㉙</sup>陳篇<sup>㉚</sup>に得たり。歲月<sup>㉛</sup>浸久<sup>㉜</sup>

しうして、其<sup>㉝</sup>の湮墜<sup>㉞</sup>せんことを慮<sup>㉟</sup>る、故<sup>㊱</sup>に

復<sup>㊲</sup>た料揀<sup>㊳</sup>詮次<sup>㊴</sup>せず。但<sup>㊵</sup>だ得<sup>㊶</sup>る所<sup>㊷</sup>の先後<sup>㊸</sup>を以つて

會粹<sup>㊹</sup>して編<sup>㊺</sup>を成<sup>㊻</sup>し、命<sup>㊼</sup>けて羅湖野錄<sup>㊽</sup>と曰<sup>㊾</sup>ふ。

然<sup>㊿</sup>れども世殊<sup>㊽</sup>に事異<sup>㊾</sup>なり、正<sup>㊿</sup>に恐<sup>㊽</sup>る、傳聞<sup>㊾</sup>謬舛<sup>㊿</sup>

して、適<sup>㊽</sup>適<sup>㊾</sup>先德<sup>㊿</sup>を滓穢<sup>㊽</sup>し、誦<sup>㊾</sup>を後來<sup>㊿</sup>に貽<sup>㊽</sup>すに足

ることを。姑<sup>㊽</sup>く私<sup>㊾</sup>かに之<sup>㊿</sup>を藏<sup>㊽</sup>し、以<sup>㊾</sup>て審訂<sup>㊿</sup>を俟<sup>㊽</sup>つ。

史<sup>㊽</sup>を著<sup>㊾</sup>はさんとさ、取<sup>㊿</sup>つて罅漏<sup>㊽</sup>を補<sup>㊾</sup>直<sup>㊿</sup>せば、益<sup>㊽</sup>なしと爲<sup>㊾</sup>さざるのみ。

紹興<sup>①</sup>乙亥<sup>②</sup>十月望<sup>③</sup>日<sup>④</sup>

湖陰<sup>⑤</sup>堂<sup>⑥</sup>、釋子<sup>⑦</sup>氏<sup>⑧</sup>、曉瑩<sup>⑨</sup>序<sup>⑩</sup>す

① 倦遊は遊歴に倦むなり。

② 羅湖は蓋し江西にあり、未だ所在を詳にせず。

③ 卻掃は人事を謝絶するなり。

④ 追釋は追思なり。

⑤ 湮墜は消滅なり、湮は没なり。

⑥ 會粹は續集するなり、粹は集の義。

⑦ 董狐は人の名、春秋時代直筆の人。

⑧ 僧傳の不足を補ふなり、直は履の下にしくもの、能く敗るものなり、今は補の字を重く見るべし、韓愈の進學解に出づ。

⑨ 乙亥は廿五年なり、日本近衛帝久壽二年に當る。

⑩ 曉瑩字仲溫、大惠の果の法嗣、本録の外に、雲臥紀譚の著あり。

國譯羅湖野錄上

宋江西沙門 曉瑩集

① 趙清獻公、平居北京の天鉢元禪師を以て、方外の友と爲し、心法を咨決す。青州に牧たるの日に暨び、雷を聞いて省あり、即ち偈を説いて曰く、

「退食公堂一自凭几。不動不搖心似水。霹靂一聲透頂門。驚起從前自家底。擧頭蒼々一喜復喜。刹々塵々無不是。」

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

已にして、富鄭公に答ふる書の畧に曰く、「近ごろ節本の傳燈三卷を旋附す、當に已に通呈すべし。今承はれば制宋威、餘の七軸を去つて上納す。拈伏して思ふに、西方の聖人、教外別傳の法は中下根機の爲にして、設くる所にあらざるなり。上智は則ち頓悟して入り、一得永得す。愚者は則ち迷ふて復らず、千差萬別なり。唯だ佛と祖とは心を以て心を傳へ、其の利

國譯羅湖野錄 上

① 趙抃字は悅道、泉島卷に嗣法す。  
② 利は土也。  
③ 傳燈錄を送りしに、他人も送りし由にて重覆せりと挨拶せしなり。傳燈冊卷之を合して拾帖となす、故に節本となすと古註にあり。

生攝物已むを得ざる者、遂に捧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擊拂・語言文字・種々の方便あり。聖を去ること逾々遠く、諸方の學徒、本を忘れて末を逐ひ、源を棄て、波に隨ふこと、滔々として皆是れなり、斯れ所謂憐憫すべき者なり。拈不佞、去年の秋初、青州にあつて感ずる所あり、既に已に稱本性の無缺無餘なるを知る、<sup>⑤</sup>古人安樂の法門と謂ふ、信に誣ひざるなり。比ごろ大傳侍中、禪錄を求めしめらるるを蒙る。拈は素恩紀より出づ、之を聞いて喜快す、手の舞ひ足の踏むを覺えざるなり。伏して惟みれば、執事の富貴は是くの如く極まり、道德は是くの如くに盛んに、福壽康寧は是くの如くに備り、退休閑逸は是くの如くに高し。其の未だ甚だ留意せざる所の者は、如來の一大事因縁のみ。今茲、又復た眞性に於いて悟入する所あり、拈敢へて爲めに門下に賀するなり」と。公、所證を以つて尺素に形し、鄭公と、同事の攝を爲す。蓋し先聖の囑累に孤かすして然るなり。元豐の間、太子小保を以つて、三衛に歸りて里民と位貌を問てや、所居に名けて、高齋となし、偈あり、意を見して曰く、

「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  
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

又其の壽筵に誌して、曰く、「吾れ政に已に壽七十二を致す、百歳の後、此の山地に飯せん。彼の眞法

⑤坐禪儀の文より引用せり。  
⑥清獻は富弼の門下に出づ、故に恩紀云々と云ふ。  
⑦法界次第に布施攝、受語攝、利行攝、同事攝の四攝あり、彼れと事と同じうして道果に攝入するの意、此處は均しく禪道を學ぶの攝入を爲すの意なり。

身は、不即不離、大千に充滿し、普く悲智を現す、得て藏すべからず、得て置くべからず。壽筵の説は、如是如是」と。其の家風を漏泄するを見るに、了に剩語なし、豈表龐の美を前に擅にするを容さんや。夫の身退き名遂げ、始を善くし終を令くし、戸庭を出でずして心、佛心に契ふが如きは、機を知つて禍に遠かり、駕せよ吾れ赤松子に従つて遊ばんと云ふものに賢ること遠し。

湖州西余の淨端 禪師、字は表明、湖の歸安の丘氏より出づ。甫めて六歳、吳山の解空院の寶暹に事へて師となす。暹、數々資を以つて補せんと欲す、端謝して云く、「志進納僧たるを願はず、當に業を肆ふて三寶の數に與るべし、亦た未だ晩からざるのみ」と。年二十有六にして始めて僧服を獲たり。既にして獅子を弄するを觀て、頓に心法に契ふ。乃ち仁岳法師に従つて楞嚴の要旨を受く。一日岳、經中の疑難十數を以て、其の徒をして之に答へしむ、唯だ端二偈を呈して曰く、

①七處微心心不遂。 ②惜憶阿難不瞥地。  
直饒微得見無心。 ③也是泥中弄土塊。

又曰く、

①裴休、龐蘊皆有名なる居士なり。  
②張良は韓彭陳害の際、機を見て去る、古來以て賢となす、而も之にも勝れりと。  
③端禪師は齊岳に嗣ぐ、岳は谷隱隱に嗣ぐ、隱は首山念禪師に嗣ぐ。  
④試験を受けて僧となると、金子を入れて僧となるとあり、後の者を進納僧と云ふ。  
⑤七處とは、一には身内、二には身外、三には潛伏根裡、四には開合明暗、五には顯所合處、六には中門、七には一切無着、楞嚴に詳なり。  
⑥惜憶は愚也、阿難、摩訶伽女の誘惑に遇ふて瞥地ならず、瞥地はすぐ様見て取るなり。



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剖。

直饒還得二不還時。也是蝦越不斗。

岳視て驚異して曰く、「子の知見、高妙なり、必ず頓宗を弘めん」と。時に齊岳禪師、杭の龍華に住し、道價東吳に照映す、端往いて參禮し、機縁相契ひ、覺えず奮迅顯身して、狡狴の狀を作す、岳因つて之を可す。是れより叢林雅號して端獅子と爲す。端、天資慈祥にして、戒檢違はず、飢を恤み寒を問ふこと、諸を己に切なるが如くす。章丞相子厚、樞政より吳に歸るとき、端を致して靈山に住せしむ。繼いで詔あつて除拜せらるるに遇ふ。適々適翁體中佳ならず、進退擬するなし。端、投するに偈を以つてして曰く、

「點鐵成金易。忠孝兩全難。子細思量着。不似箇湖州長。與靈山孝感禪院老松樹下無明野僧閑。」(二十二字一)

又嘗て金陵に於て、王荆公に謁す、其の朝に在つて、庶務を更新するを以つての故に、偈を作つて曰く、

「南無觀世音。說出種種法。衆生業海深。所以難二救拔。」  
往々沈沒者。聲々怨菩薩。

①八還とは明、還、暗、還、等の八還あり、又楞嚴に詳出す。  
②斗は升也。  
③可は許可なり。  
④章子厚、王安石は新法家の主領なり。  
⑤師匠の病氣に遇ふなり、進退擬する無しは進退に迷ふ也。  
⑥是れ抑下か托上か？菩薩怨む的は是れ計るべからず。

と、吳興の劉蕺、端の塔の碑を撰す。荆公平時、端の偈語を見て、之を稱賞して曰く、「本あるものは、故是くの如し」と。然れども二公に獻する偈は、並に禪悅の遊戲に出づ、方外有道の者を以つて之を遇せざらしめば、其の話腐を取らんこと必せり。此れ道術に相忘ると謂ふべきか。

空室道人は直龍圖閣范公珣の女なり、幼にして聰慧、禪寂を樂む。因に夫の豫章、分寧に守官たるに従ひ、遂に死心禪師に靈巖に參す。既に言下に旨を領じ、尋いで偈を以つて死心を伸讀して曰く、

「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裡聞聲。  
凡明聖昧。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  
丹青徒狀。非古非今。」

①當時文筆の厄に罹るもの甚だ多し、坡仙の如きは烈烈を絶む、法中に於ても、洪覺範の如きも亦此厄に遭ふ。  
②夫の官に就くに隨行せしなり。

死心之に問うて曰く、「死心は眞にあらず、甚麼の處に向つて讀せん、若し死心を讀せば死心に狀無し、若し虚空に讀せば虚空に跡なし、狀なく跡なき、箇の甚麼の語を下し得ん、若し語を下し得ば、親しく死心を見ん。」對へて曰く、「死心は眞にあらず、眞は死心にあらず、虚空無狀、妙有無形、絶後再び蘇らば、親しく死心を見ん」と。死心笑ふのみ。靈源禪師遂に空室道人を以つて之を號す。爾より叢林に名を知らる。政和の間、金陵に居る。圓悟禪師蔣山に住し、佛眼禪師も亦在り、機語相契ふに因つて、二師に稱賞せらる。然れども道韻閑淡言ふ能はざるものあるに似たり。正見を開廓するに至つて、雅に精峭の偈句を爲る。法界觀を讀

ひあり、曰く、

「物我元無二。森羅鏡像同。明々超主伴。了々徹眞空。」  
一體含多方。交參帝網中。重々無盡意。動靜悉圓通。」

又浴を保寧に設け、勝を門に掲げて、曰く、「一物も也た無し、箇の甚麼をか洗ふ、織塵若し有なれば、起何れよりして来る。一句子を道取して玄ならば、乃ち大家入浴すべし。古靈は只だ背を措するを解す、開士は何ぞ曾て心を明めん。離垢地を證せんと欲する時、須らく是れ通身汗出づべし。盡く道ふ、水能く垢を洗ふと、焉ぞ知らん、水亦是れ塵なることを。直饒、水垢頓に除くも、此に到つて亦須らく洗却すべし」と。後姑蘇の西竺院に於て、髪を薙つて尼となり、惟久と名く。宣和六年跣坐して終ふ。道人華冒に生れて、富貴の爲めに籠絡せられず、傑然として。月上女を追蹤し、直に無上菩提に趣き、又形服を變じて。鐵磨と伍を爲す。生死の際に至つて、効驗異常なり、志秋霜より烈しきに非ずんば、晴か能く爾らんや。  
太史黃公魯直、元祐の間、家艱に丁つて、黃龍山に館し、晦堂和尚に従つて遊ぶ。而して死心の新老、靈源の清老と尤も方外の契を篤うす。

①法界觀は杜順の作也。

②起は始めなり。

③大家は皆標と云ふが如し。古靈神贊禪師は百丈に嗣法す、曾て其の師の爲に背を措す、跋陀波羅十六開士と水田三昧を悟る。

④月上女、端正麗麗にして、城中の豪貴皆婚を求む、女爲に說法悟道せしむ。

⑤鐵磨姓は劉、機鋒峻峭、人能く風するなし、徑山の洪遷に嗣ぐ、尼僧なり。

⑥黃庭堅、字は魯直、山谷と號す、詩書雙絶、虎關國師好んで其筆跡を模す。

⑦父母の喪中、黃龍山に寓せしなり。

晦堂因に語る次で擧す、「孔子謂ふ、弟子我を以つて隠すし爲すか、吾れ爾に隠すなし、吾れ行ふて三子に與さざるもの無き是れ丘なり」と。是に於て公の詮釋せんことを請ふ、而も再びするに至るも、晦堂其の説を然りとせず、公怒り色に形はれ、沈黙之を久しうす。時に暑退き涼生するに當り、秋香、院に滿つ。晦堂乃ち曰く、「木犀の香を聞ぐや。」公曰く、「聞ぐ。」晦堂曰く、「吾れ爾に隠すなし。」公欣然として領解す。黔南に在るに及び、書を死心に致して曰く、「往日曾つて苦口に提撕するを蒙る、常に醉夢の如く、依稀として。光影の中にあり。蓋し疑情盡きず、命根斷せざるが故に、崖を望んで退くのみ。誦官せられて黔州に在り、道中晝臥し、覺め來つて忽然として廓爾たり。尋思するに、平生天下の老和尚に謔了せらるゝこと多少ぞ。唯だ死心道人のみあつて肯はず、乃ち是れ第一の相爲にするなり。靈源、偈を以つて之に寄せて曰く、

「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萬里彌相親。」

寂寥滋味同。齋粥。

室內許誰參。化女。

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笑轉新。」

公、和して曰く、

「石工來斲鼻端塵。無手人來斧始親。白牯狸奴心卽佛。」

①光影は影ばうしなり。

②化女は維摩の室内に、法身の居士、天女と化して、常に傍に侍するを云ふ。(維摩經六)

③金色頭陀は大迦葉なり。

④運斤成風の話なり。

⑤白牯は牛、狸奴は猫なり。

龍睛虎眼主中寶。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彩來作主人。

萬里相看常對面。死心寮裡有清新。

黃公、文章の主盟となり、而も能く斯道に銳意し、黔南に於て機感相應す。書を以つて布露し、偈を以つて發揮す。其の清新二老に於て、道契槩見すべし。噫、世の甚だ重する所の者は道のみ、公既に究明する則は、杜子美が文章は一小技と謂ふ、豈虚ならんや。

蹠庵成、禪師、世姓は劉、宜春の人なり。儒の衣冠を裂き、僧伽黎を

仰山に著く。已にして普融の平公に従つて出世の法を得たり。宣和の初め、

東京の淨因に住す。大尉の陳良弼、大會を建て、禪講畢く集まる。善法

師なるものあり、賢首宗の雄者なり、問を諸禪に致して曰く、「吾が佛の教

を設くるや、小乗よりして圓頓に至り、空有を掃除して獨り圓頓を證し、

然る後萬德莊嚴するを、方に名けて佛となす。而るに禪宗は一喝を以つて、

凡を轉じて聖と成す、之を経論に致ふるに相違背するに似たり。今一喝若し能く五教に入れば、是れ

正説たり。若し五教に入る能はずんば、是れを邪説となす」と。是時諸禪列坐す、法真禪師一公目

を以つて慈受禪師深公に詢す、深亦師を肘して之に對へしむ。師乃ち善を召して、之に謂つて曰

く、「法師の所問は、諸大禪師の隣を勞するに足らずと承はる、只だ淨因の小長老、法師の惑を解くべ

①死心云は事事無碍の境界を拈出せるなり。

②江西派の詩韻に推さる。

③蹠庵成は智海道平に嗣ぐ、平

は大鴻節に嗣ぐ、節は翠岩洪

に嗣ぐ、眞は慈明禪師に嗣ぐ。

④圓照本の嗣子、法身守一禪師。

(會元十六)

⑤亦圓照本の嗣子なり。(會元十

六)

し。其れ五教とは愚法小乗教の如きは、乃ち有の義なり、大乘始教の如きは、乃ち空の義なり、大乘終教の如きは、乃ち有ならず空ならざるの義なり。所謂大乘頓教は、乃ち即有即空の義なり、所謂一乘圓教は乃ち空にして有ならず、有にして空ならざるの義なり。我が此の一喝、唯だ能く五教に入るのみにあらず、世間の諸子百家一切の技藝に至るまで、悉く能く相入す」と。乃ち喝して曰く、「還つて聞くや、善曰く、「聞く。」成曰く、「汝既に聞く、則ち此一喝は是れ有なり、是れ能く小乗教に入る。又善を召して曰く、「汝今還つて聞くや、善曰く、「聞く。」成曰く、「汝既に聞かず、則ち適來の一喝は、是れ無なり、是れ能く大乘始教に入る。我が始めの一喝、汝既に有と云ふ、喝久しうして聲銷すれば、汝復た無と云ふ。無と道へば則ち元初は實に有なり、有と道へば則ち即今は實に無なり、既に乃ち不有不無なれば、是れ能く終教に入る。我れ喝ある時は有にして是れ有なるにあらず、無に因るが故に有なり。喝無きの時は無にして是れ無なるにあらず、有に因るが故に無なり。即有即無、能く頓教に入る。我が此の一喝、一喝の用をなさず、有無及ばず、情解俱に忘す。有と道ふの時も、纖毫も立せず、無と道ふの時、虚空に横遍す。即ち此の一喝は、百千萬億の喝に入る、百千萬億の喝は、此の一喝に入る。是れ能く圓教に入るなり。」善遂に稽首して謝す。師復た善を召して曰く、「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古より今に至るまで、十方虚空、萬像森羅、六趣四生、三世の諸佛、一切の聖賢、八萬四千の法門、百千の三昧、無量の妙義、理に契ひ、機に契ひ、天地萬物と一體なる、之を法身と云ふ。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なる、之を法性と謂ふ。是の故に華嚴經に云く、「法性は徧く一切處にあり、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く一塵中に在つて四義を含む。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じて難らず、混じて一ならず。」と、此の二喝の中に於て、皆悉く具足す。猶ほ是れ權化門庭、隨機の方便なり。之を小歇場と謂つて、未だ實所に至らず。殊に知らず、吾が祖師門下は、心を以て心を傳へ、法を以つて法を印す。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千聖不傳底の向上の一路あることあり。善又問うて曰く、「如何なるか是れ實所。」成曰く、「汝の境界にあらず。善曰く、「望むらくは禪師慈悲せよ。」成曰く、「恁恣滄海の變するを、終に君が爲めに通せず」と。善是に於て其の口を膠ぢ、其の氣を凝はれ、愀然として容を變じ、媿作して退く。噫、成の學膽り道明かに、左右源に逢ひ、機に乗じて鏡を人天衆前に挫く、借使先徳の扶宗も、亦以つて此れに加ふる蔑けん。

玉泉の皓、禪師、元豐の間、衆僧に襄陽の谷隱に首たり、望諸方を聳かす。無盡居士張公、京西南路に奉使して、就いて之に謁し、問うて曰く、「師は法を何人にか得たる。」皓曰く、「復州北塔の廣和尚。」公曰く、「伊れと相契ふこと、得て聞くべきや。」皓曰く、「只だ伊れが爲めに肯て人と説破せず。」公其の言を善しとし、致して、鄂州の大陽に開法せしむ。是の時谷隱の王者、私かに之が爲めに「喜んで謂く、「我が首座出世せり」と。盛に緇素を集めて

① 玉泉皓は北塔廣に嗣ぐ、廣は五祖戒に嗣ぐ、雲門下。  
② 王者は已に法嗣すと思へるなり。  
③ 隨分多くてくしき座座ならずや。

韻艶を爲す。皓、登座して曰く、「承皓谷隱」にあること十年、曾て谷隱の一滴水を飲み、谷隱の一粒米を嚼まず、汝若し會せずんば、大陽に來れ、汝が爲めに説破せん」と。拄杖を携へて下座、傲然として去る。尋で玉泉に遷る。示衆あり、曰く、「一夜雨滂煮たり、葡萄の棚を打倒す。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ふる底は拄へ、撐ぐる底は撐ぐ。撐々拄々して天明に到る。舊に依つて可憐生」と。自ら謂ふ、「此の頃は法身上の事なり」と。傳大士の空手にして鋤頭を把ると云ひ、洞山の五臺山上雲飯を蒸すと云ふが如く、只だ法身邊の事を頌し得たり。然れども人となり超放にして、未だ凡聖を以つて議し易からず。嘗て「積鼻混を製して、歷代祖師の名を書して之を服く、乃ち曰く、「唯だ文殊普賢のみあつて、些子に較れり」と。且つ帶上に書す、故に叢林目して皓布混と爲す。侍僧あり、之に效ふ。皓見て話つて曰く、「汝何の道理を具して、敢へて以つて戲事を爲すや、血を嘔くとも及ぶなきのみ」と。僧尋いで鹿門に於て、言ふ處の如くにして逝く。嗚呼、世の同じき所の者は道にして、異なる處の者は迹なり。皓の唱道は正見を開豁にす、跡を示すの殊常なるに至つては、則ち不測の人となす。往昔に求むるに、殆んど「鄧隱峰普化の流亞か。」

① 積鼻混はもつこふんどし。  
② 血を嘔く云ふは、胃があたつたらどうするとの意也。  
③ 鄧隱峰は馬祖の法嗣、倒卓して化せし人なり。普化は盤山寶積の法嗣、冷を振つて上天し去る。  
④ 牧庵忠禪師は佛眼に嗣ぐ、嗣は五祖演和尚に嗣ぐ。

黃龍の 忠道者、初め舒州の龍門に至り、水磨の所に縱歩す。牌に法輪常轉と云ふを見て、豁然と

して省あり。撫掌偈を説いて曰く、

「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

と、遂に寫して圓相となし、後に方丈に詣り、佛眼禪師に呈す。已にして禮辭し、九江を渡つて廬阜に登り、露眠草宿、蛇虎を隣となす。山舒ろに、水緩かなる處に於て、意に會すれば則ち居る。或は數日食はず、或は連宵臥せず、髮長けれども剪らず、衣弊るれども易へず、所以に禪會雅呼して忠道者と爲す。是の時に當つて、死心禪師は黃龍に住し、道一時に重く、學者至つて容るゝ所なし。故に季春に結制し、以て來者を限る。死心、道貌德威、敢て其の鋒に嬰るゝもの鮮し。忠直前抗論す、偈あり、之に風して曰く、

「莫怪狂僧罵死心。死心結夏破叢林。叢林明眼如相委。」

此話須教播古今。」

又追暮、白木劍を持して其の室に造り、問うて曰く、「聞く老和尚、生死を懼れずし、是なりや否や。」死心對へんと擬す、忠即ち劍を揮ふ、死心頭を引いて笑ふ、忠劍を地に擲つて舞を作して出づ。馮給事濟川、嘗て忠を請して勝業に住する疏あり、略に曰く、「佛眼の磨頭に法輪の常轉を悟り、死心の室内に慧劍以て相揮ふを容る。」世以て實錄と爲すと云ふ。

③此二十字の偈を丸く車輪の如くに寫せしなり。

福州資福の善禪師は、古田の人、姓は陳氏、少うして逸氣あり、龍峰院に祝髮す。即ち嶺を出でて石霜の慈明禪師に參侍す。當時の龍象、翠岩眞公の如きは、尤も屈服せらる。故に天下の叢林、善侍者の名あるを知る。慈明を禮辭して闔に還るに及び、慈明偈を口占して、之に調れて曰く、

「七折米飯。出鍾胡餅。自此一別。稱鐘落井。」

既にして里中の鳳林に出世す。資福に遷るに及び、則ち碌々として聞ゆるなし、故を以つて言句も亦世に傳ふること罕なり。三玄要訣の偈あり、曰く、

「三玄三要與三訣。四海禪人若爲別。」

西瞿耶土競喧鉤。北鬱單越人打鐵。

馬鳴龍樹擬二何云。彌勒金剛皆咬舌。

文殊大笑阿呵々。迦葉欲言言不得。

言不得。釋迦老子頭髮白。

頭髮白。一二三四五六七。」

又示衆に曰く、

閑拋二三寸及鋒銜。市地水霜定三紀綱。」

①翠岩可眞禪師は慈明の法子なり、深く善禪師に屈服せし也。  
②七折の折は断と同じく米を七折なり、七度も洗ひし米のめしなり。

③稱鐘は、はかりのふん銅なり。  
④鉤は鐘大鼓の音で疑ぐを言ふ、然れども此處は西瞿耶にて鐘をぶうかぶうかと吹き立てると、北鬱單越にてとつてんかんとしてんかんを織を打つと也。

⑤馬鳴、龍樹は無碍の妙辯を具する人、共に印度の論者にして、又禪宗の遷代にも數ふる人也。  
⑥辛苦言はんとして言ふ能はず、髮盡く白し。  
⑦三寸は舌也。

若是丈夫真意氣。任君敲磔振風光。

二に曰く、

「垂釣四海一波吞浸。罕遇三摩龍動三角麟。獅子頻呻全意氣。」

縦横誰是顯。當人一。

嗚呼、善や黃龍・楊岐・翠岩と雁行を爲す、況んや蚤く諸公の間に於て、言論風旨、亦優に之を爲すをや。何ぞ郷に歸つて、慈明の調に中ると云ふを得んや。

圓悟禪師、政和の間、事を成都の昭覺に謝して、復た峽を出でて南遊す。

時に張無盡公、荆南に寓し、道學を以て自ら居り、推許せらるゝもの少し。圓悟舟を舫して之に謁し、華嚴の旨要を劇談す。曰く、「華嚴現量の境

界は、理事全真にして初より假法なし、所以に一に即して萬、萬を了じて一となり、一復た一に、萬

復た萬にして、浩然として窮なし。心と佛と衆生と、三無差別、卷舒自在にして無礙圓融なり。此れ

極則と雖も、終に是れ無風雨々の波のみ。公是に於て覺えず榻を促む、圓悟遂に問うて曰く、「此に

至つて祖師西來意と、同とせんか別とせんか。」公曰く、「同なり。」圓悟曰く、「且得沒交涉。」公色之が爲

めに慍る。圓悟曰く、「見すや、雲門道ふ、山河大地絲毫の過患なきも、猶ほ是れ轉句、直に得て一色を

① 當人は無鼻孔の人。

② 調は戲言なり、稱鑿洛井の頌を指す、慈明の戲言に中てられしとは信じ難し、他に其の因由あらん意。

③ 道學を自任して高く推擡するなり。

④ 風無きに旋轉の波瀾を起す。

見ざるも、始めて是れ半提、更に須らく向上全提の時節あるを知るべし。彼の德山臨濟は、豈全提にあらずや。公乃ち首肯す。翌日復た事法界、理法界を擧し、理事無礙法界に至り、圓悟又問ふ、「是れ禪を説くべきや。」公曰く、「正に好し禪を説くに。」圓悟笑つて曰く、「正に是れ法界量理に在り。蓋し法界の量は、未だ滅せざるなり。若し事々無礙法界に到らば、法界の量滅す。始めて好し禪を説くに、如何なるか是れ佛、乾屎橛、如何なるか是れ佛、麻三斤、是の故に眞淨の偈に曰く、

「事々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

趁出娼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

と。公曰く、「美いかなこの論、豈聞き得易からんや。」夫れ圓悟、宗教を融通すること此くの如し、故に達者をして心悅んで誠服せしむ。宗説俱に通するに非ずんば、安んぞ能く爾らんや。

廬山の羅漢小南禪師は、汀州張氏の子、州南の金仙院は乃ち其の故居なり。祐禪師に潭の道林に參じて、印可を獲たり。隨つて羅漢に遷り堂司を

掌る、即ち分座攝納す。祐の雲居に移るに及び、其れを以て席を繼がしむ。名諸方に重く、學者翕

然として之に歸す。時に居士張成なる者あり、雅より參道に意あり、一日南問うて曰く、「如何ん。」張

曰く、「不會。」南復た之を詰つて已まず、張忽ち旨を領じ、遽かに頰を以つて對へて曰く、

⑤ 布袋和尚浙江省寧波府、四明山の僧にて長汀子と號し、後、寧化の岳林寺に住し、體軀肥大、腹肥體にして垂れ、短鬚頗る異形なり。雨晴を前知し、雨ならば木履にて除行し、晴れば草履にて驅行す。常に一布袋を杖にて擔ぎ、諸物を混入して、寒饑到らば乃ち十字街頭に布袋を開く、内に魚肉菜頭雜糞す、梁の貞明二年明洲にて寂せり。

「天不載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眠大海須彌枕。石筍抽條也太奇。」

張尋いで取辞す、南、二偈を以つて、之に示して曰く、

「汝到三廬山一山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問取嶺頭風。」

大道騰々無本據。」

又曰く、

「頭戴三烏巾一著。白襪。山房借汝一年閑。」

出門爲說來時路。家在黃波翠靄間。」

羅漢、世系に準すれば、黃龍は是れ大父なるを以つて、名既に同じうして、

道望逼亞す。故に叢林目けて小南となし、黃龍を尊んで老南となす。然れ

ども羅漢傳道を以て志となし、七寒暑を閲し、世に住すること四十有三

白のみ。蘊む所未だ伸びすと雖も、瞭然として名當時に見はれ、後世に垂稱せらる。雲居謂つべし子

ありと。

大覺禪師、昔し泐潭に居り、室中に燕座す。金蛇の地よりして出で、須臾に隠れ去るを見る。聞

くもの讃して吉徴と爲す。未だ幾くならざるに、廬山の圓通より詔に赴き、東都の淨因に住す。是れ

より先き、仁廟投子の語録を閲し、僧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露地の白牛」と。投子の連叱するに至り、

茲に由つて契悟す。乃ち釋典の頌、十四首を製す。今は只だ其の首篇を記す、曰く、

「若問主人公。眞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臘月正春風。」

尋で以つて璉に賜ふ。璉、和して曰く、

「若問主人公。澄々類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

既に進めて、乙夜の覽を經、宣して龍腦の鉢を賜ふ。璉恩を謝し罷んで、鉢を捧げて曰く、「吾が法は

懷色を以つて衣、瓦鐵を以つて食ふ、此の鉢は非法なり」と。遂に之を燒く。中使回り奏す、皇情大

いに悦ぶ。久しうして頌を奏して歸山を乞ふ、曰く、

「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會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

滿篋唯將御頌歸。」

御和に曰く

「佛祖明々了上機。機前薦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々體。」

御頌收將甚處歸。」

再び頌を進めて、謝して曰く、

「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三千抽。」

① 歸山を許さるるなり。

白髮將何補萬機一 雨露恩輝方湛々 林泉情味苦依依二  
堯仁況是如天闊三 應任孤雲自在飛四

治平中に至り、上疏して歸を丐ふ。英廟、附するに簡子を以つてして曰く、「大覺禪師懷璉、先帝の聖眷を受け、累りに宸章を錫ふ、屢々款誠を貢し、林下に歸らんと乞ふ。今請ふ所に従ひ、閑心を遂げしむ。凡そ經過する小可の庵院、性に隨つて住持すべし。或は十方の禪林、抑逼して堅請するを得ざれ」と。璉之を携へて東に歸る、知るものあるなし。蘇翰林軾、杭に知たるの時、書を以つて之を問うて曰く、「宸奎閣の記を作らんと要すと承はる、謹んで已に撰し成す。衰朽廢學、知らず、石に上すに堪ふるや否や。參寥の説を見るに、禪師京を出づるの日、英廟手詔を賜ふ。其の畧に、「性に任せて住持すべし」とは、知らず果して有りや否や。如し有らば、切に請ふ、全文を録示せよ。此の一節を添入せんと欲す」と。璉終に藏して出さず、委順の後に逮び篋筒より獲たり。其の暴耀せざる、以つて權を挟み寵を恃む者の顔を羞ぢしむるに足れり。夫の仁廟の萬機の暇、璉と唱酬して宗乘を發揮し、至治を資くるが若きは、宸奎閣の記に、「佛心法を得る、古今一人のみ」と謂ふ所以なり。誠なるかな斯の言や。  
富鄭公、亳州に鎮たりし時、華嚴の願公を迎へ州治に館し、咨ふに心法を以つてす。既に證入

① 依依は思ふて已まざるなり。  
② 仁廟御賜の墨寶を藏する宸奎閣を建て、之が記を要求せらる。  
③ 參寥は斯く言ふが、事實が權の御勸諭ありや。  
④ 委順は示寂といふに同じ。  
⑤ 富弼は北宋の名臣、功業は史上に晒如たり。

あり、而して別後、願に答ふる書に曰く、「此の事必ず夙因あり、今生に能く辨するに非ずと示諭せらる、誠にはれ此くの如し。然れども弼和尚に遭遇して、即ち無始以來忘失の事、一旦に認め得たり。此の後、須らく定めて生死海を拔出すべし。是れ尋常の恩知にあらず、盡力道斷すと雖も、道不出なり。和尚の弼を得る、其の數を百千にするも、何ぞ事に益あらん、人を得ると云ふに過ぎず。華嚴の會下に、箇の老病の俗漢を出し得と道ふも、和尚の甚の事をか濟し得んや。云ふ所の 淘汰其れ多しとは、此の事誠に然り、毎に古尊宿を念ふに始初より、本師の處に在る、動もすれば三二十年、少き者も亦是れ十數年奉侍して、道を聞き法を聞き、方に透頂透底を得。却つて思ふに、弼兩次和尚の垂顧を蒙り、恭しく兩箇月の請益を得たり。更に聰明人に過ぎて、能く多少の工夫を下し得となすも、若し和尚の巧に方便を設け、力を著けて隨發するに非ずんば、何に由つてか箇の涯岸を見んや。粉骨碎身すと雖も、以つて報答するなし。未だ知らず何れの日か再び瞻拜を得ん。但だ日夕依依たるなり」と。噫、先佛特に富貴にして學道すること難しと稱す、況んや貴きこと人臣を極め、功名の會に據つて成辨す、此れ尤も難しと爲すのみ。形すに 汗簡を以つてして、願公を尊奉し、而して自ら謂ふ、「是れ

① 此事は問佛の一大事なり、原本に「問佛」の二字あるは、蓋し注文の挿入ならん。  
② 恩の深き事、あらゆる言辭を以て言ひ盡さんとするも、言ひ盡し難しとの意。  
③ 舊習久染の淘汰すべきもの極めて多し、是れ華嚴の富公に告げし語なり。  
④ 四十二章經甘の難の其の一なり。依依の解前出。  
⑤ 古への文字は竹簡に書す、蠶を防ぐと書し易からしめん爲めに、火に炙り汗を除き去る、之を汗簡と云ふ。



尋常の恩知にあらず」と、豈人を欺かんや。

圓照禪師本公、天資純誠にして縁飾少し。初め雲居に遊んで、數友と同じく石鼓を觀、相率ひて頰を賦す。或は議す、本、素より筆硯に従事せずと。乃ち戲に之を強ふ、本即ち賦して曰く、

「造化功成難可測。

不レ論ニ劫數ニ莫窮年。

如今横在孤峰上。

解聽希聲徧大千。」

儕輩之が爲めに愕然たり。尋いで懷禪師に池陽の景德に謁し、既に旨を領じて作息す、知るものあるなし。一日懷問を設けて曰く、「泥犂長夜の苦、聞くもの痛く心を傷ましむ。調達地獄の中に在つて、甚麼として却つて三禪天の樂を得るや」と。對ふる所、未だ契ふものあらず。懷曰く、「此れ須らく本道者の下語して、始めて得べし」と。遂に亟かに呼んで至らしめ、前語を理して之を問ふ、本曰く、「業其中にあり」と、是れより一衆觀を改む。其の後詔を蒙り慧林に住し、道、神廟に契つて、名天下に落つ。其の「希聲大千に徧き」の語、豈苟然ならんや。

明教禪師嵩公、明道の間、豫章西山の歐陽氏昉に従つて、其の家藏の書

①圓照大禪師は天衣懷に嗣ぐ、雲門下。

②石鼓は現今所所にありと、是れは天水の石鼓也。

③作息は日出てて作し日入つて息ふの略、聖胎を長養する也。

④調達は提婆達多なり、誘佛によつて生身に地獄に入る。佛阿難に問はしめて曰く、爾ち地獄にあつて安きや否や、達多曰く、我れ地獄に在りと雖も三禪天の樂の如し。佛又阿難に問はしめて曰く、爾ち還つて地獄を出づるを求むるや否や、達多曰く、我れ世尊の來るを待つて便ち出でん。阿難曰く、佛は是れ三界の大師なり、豈地獄に入るの分あらんや。達多曰く、佛既に地獄に入るの分なし、我れ豈地獄を出づるの分あらんや(禪林類集因果門并起世經)此問答面白ければ長を厭はず抄出す。

を借り、奉聖院に讀む。遂に佛の五戒十善を以つて、儒の五常に通じて、著して原教と爲す。是の時歐陽文忠公、韓昌黎の排佛を慕ふ。汧江の李泰伯も亦其の流なり。嵩、乃ち業とする所を携へて、三ただ泰伯に謁し、儒釋の融合を論じ、且つ其の説を抗ぐ。泰伯其の文の高を愛し、其の理の勝に服す。因て書を致して、嵩を文忠公に譽む。既にして杭の靈隱に居り、正宗記定祖の圖を撰し、齋して京師に往き、開封府を経て、狀を府尹王公素仲儀に投す。⑤箒子を以つて之を進めて曰く、「臣、今は杭州靈隱寺の僧契嵩あり、臣を経て狀を陳す。稱すらく禪門傳法の祖宗、未だ甚だ分明ならず、教門の淺學各々傳記を執つて、古今多く争競あり。故に大藏經を討論し、備さに禪門祖宗の出づる所の本末を得、因つて繁を刪り、要を撮み、傳法正宗記十二卷、并に畫祖の圖一面を撰し成し、以つて傳記の謬誤を正す。兼て注輔教篇印本一部三卷と陛下に奉る書一封、並に恩澤を于求するにあらず、臣に乞ふて繳進す。臣釋教に於て、粗々曾て心を留む。其の筆削註述を見るに、故と臆論にあらず、頗亦精緻なり。陛下萬機の暇、深く法樂を得ん。願はくは聖覽を賜へ、如し采るべきあらば、乞ふ中書に降して看詳し、特に大藏目錄に編入するの取進止を與したまへ」と。仁廟其の書を見て其の奏を可し、勅して中書に送る。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に觀嘆す。經を探り證を考するに、既に訛謬なし、是に於て朝廷旌すに明教大師を以てし、書を賜ふて藏中に入る。書の箒子に曰く、「權知開封府の

⑤是れ王崇劄子を以て、天子に進達するなり。

⑥取進止とは如何が進止すべきやと何ふなり。

王素奏す、杭州靈隱寺の僧契嵩、傳法正宗記并に輔教篇三卷を撰成す。宜しく、傳法院藏經内に於て收附せしむべし。簡は傳法院に附す」と。此に準すれば、嵩の高文至論は以つて大化を倚宣するに足れり。既に進獻を経て、大藏に收附するを得たり、則ち法網を維持するの功、日月も老ゆる能はず。嗟、夫の五徒、終身過目せざるものあり、豈、酒利陰益の自る所を知らんや。

蜀僧普首座、自ら性空庵主と號す。華亭に居ること最も久し。雅に好んで鐵笛を吹き、放曠として自樂し、凡聖測るなし。亦善く偈句を爲し、人を開導す。其の山居に曰く、

「心法双忘猶隔忘。色空不二尙餘塵。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

又衆を警めて曰く、

「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々。中軍主將能行令。

不動干戈致太平。」

又曰く、

「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清時。未透祖師關楨子。

也須有意著便宜。」

又曰く、

「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至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

踏倒須彌第一峯。」

雪竇の持禪師、嘗て偈あり、之れに讀いて曰く、「性空老人何ぞ快活なるや、只だ三衣と一鉢とのみあり。叢林には端的死心の兒、膽を見して開談心豁々たり。有る時は笛を吹いて言説に當て、一聲に吹き落す西江の月、桃花庵中快活の時、往々に觀る者舞不徹、甚麼の道理か能く歡悦す。手を搖し人に向つて應道別なり。笑ふに堪へたり人の此の意を知るなきを、盡く道ふ稱鎚硬きこと鐵に似たりと。謾じ難きは唯だ當行の家あり。爲めに報ず機に臨んで漏洩するなかれ」と。既にして、船子和尙の故事を追はんと欲す。乃ち曰く、「坐脱立亡は水葬にだも若かず。一には燒柴を省き、二には開城を免ず、手を撒して便ち行く。妨げず快暢なることを、誰れか是れ知音ぞ、船子和尙、高風繼ぎ難きこと百千年、一曲の漁歌人の唱ふる少し」と。仍つて衆に別して曰く、

「船子當年返故郷。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繼知音者。」

①閑不徹の語あり、閑の極を言ふ、舞不徹は舞ふて已まざるの意ならん。舊説に八僧を奏して膳を徹するに依つて解す、今は是を取らず。

②當行の家は俗語解に大家番頭は世間なれて、中中手に乗らぬを言ふとあり。

③坐脱立亡は思の儘に死するをいふ。然れ共、本色の禪はこの如きを戲事として、敢て厭ふ。坐脱立亡は易し、本色に見性して、家寶を失墜するは難し、故に、水葬にだも如かずと云へり。

④船子華亭に在つて渡子となり、水に投じて寂す。

⑤故郷は大安樂の故郷なり、散場は一會了畢するを散場と云ふ、藝當の仕止めなり。

鐵笛橫吹作二散場。

と。即ち細素に語けて曰く、「吾れ去らん」と。遂に青龍江上に於て木盆に乗り、布帆を張り、鐵笛を吹き、泛遠として没す。持、既に其の水化を聞き、偈を以つて之を悼んで曰く、

「僧不僧 俗不俗 會得死心親附屬 平生知命只逍遙。

行道苦無清淨福 東西南北放癡癡 七十七年捏怪足。

漆桶裡着到 波濤裡洗浴 箇中誰會無生曲。

隨潮流去又流來 莫是菴前戀二節竹 阿阿々。

老大哥 快活 誰人奈汝何。

と。噫、生死の故も亦大いなり、普、以つて遊戯となす、虚言を事とするに  
あらず。其の存する所を観るに、豈得て議せんや。

瀉山の小秀禪師と法雲の大秀禪師と、久しく天衣の懷公に依り、號して  
飽參となす、俱に時名あり。故に叢林大小を以つて之を呼ぶ、因つて伴を  
結んで諸方を探る。首めに圓鑑遠公に浮山に謁す。遠、羅致せんと欲し、乃  
ち示すに偈并に編する處の 禪門九帶集を以つてし、而も之に論して曰く、  
「上根利智にあらずんば、何ぞ此れを語るに足らんや」と。大秀陰かに其

① 曲終へて、人見えず、江上數  
峰青し。  
② 七十七年の間、化けてばけて、  
化けとほしたとなり。  
③ 此の頌、普首座の面目を描寫  
して毫髮も遺憾なし、六如の  
張麗を祭るが如し。  
④ 浮山の遠録公は冀縣の會に嗣  
ぐ、班固の九流に擬して九帶  
を著す。

の意を知り、即ち偈に和して曰く、

「孰能一日兩梳頭 緜得髻根牢便休 大底還他肌骨好。

不捺捺紅粉一也風流。」

と。時に南禪師、黃檗の積翠庵に居る。小秀、僧の三關の語を擧するを聞いて、悚然として驚異し、  
往いて之を見んと欲す。大秀曰く、「吾れは疑はず」と。小秀是に於て獨り往く、大秀其の復らざるを  
遲しとして、潛かに僧をして、南公の作爲を窺はしむ。僧至つて井月まで其の一榻に孤坐して泊如た  
るを見て、返り告ぐ。大秀曰く、「此の老他の長なし、但だ修行道者僧のみ」と。是に由つて小秀を讓  
めて曰く、「這の措大、中途にして守を失ひ、吾が先師に負く」と。大秀尋いで淮上に遊び、衆僧に白  
雲に首たり。而して端禪師之を擧して、四面山に出世せしむ。小秀黃檗に於て久しうして契證あり、  
大秀の棲賢に遷るを聞き、偈を以つて寄せて曰く、

「七百高僧法戰場 盧公一偈盡歸降 無三人截斷黃梅路。

剛被三超々過九江。」

又嘗て、三關の語を頌して曰く、

「我手佛手 誰人不レ有 分明直用 何須ニ狂走。」

「我脚驢脚 高低踏踏 雨過苦青 雲開日標。」

「問我生緣。處々不疑。語直心無病。誰論是與非。」

小秀は、弋陽應氏の子なり、家世々儒を業とす。環安院は其の故居なり。大秀の若きは、人の言に因つて、宗師に積翠に味きも、而も能く白雲に依るは、蓋し擇ぶ所を得たり。小秀三關の語を疑つて、所決を求めしは、眞に自ら欺かざるなり。爾の後俱に法道の盟主たり、其の決する所、擇ぶ所、亦豈嘗るべけんや。

台州護國の元禪師は、叢林雅號して元布袋となす。初め圓悟禪師に蔭山に參す。因に僧、死心の小參の語を讀んで云ふ、「既に迷ふては、須らく箇の悟りを得べし。既に悟れば須らく悟中の迷と迷中の悟とを識るべし。迷悟兩つながら忘じ、却つて迷悟なき處より、一切法を建立す」と。元聞いて疑ふ。即ち佛殿に趨り、手を以つて門扉を托開し、豁然として大徹す。繼いで圓悟に執侍し、機辨逸發す。圓悟蜀語を操つて、目づけて、警頭の元侍者となす。遂に自ら肖像に題して、之に付して曰く、

「生平只說警頭禪。撞着警頭如一鐵壁。脫却羅籠一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墨。晚年轉復沒三刀。奮金剛椎一碎窠窟。」  
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濃一併拈出。

① 旁僧の言を信じて、黃龍を遺翠に見誤りしを云ふ。  
② 雅號、雅稱、雅呼、雅言等の字を多く用ふ、雅は恒常の意、是れ此等の著者の慣用なり。其風彩布袋に似たるなり。  
③ 警頭に就きては未だ明解に接せず、俗語解亦明瞭を缺く。略疏には警は不聽也、警牙は德從せざるなりと解す、是れ字義なり、蜀の方言は何を意味するにや、意地悪きを整頭と云ふか。  
④ 沒三刀は了別なきなり、才と刀との區別を見ざるなり。

圓悟蜀に歸つて、元は浙東に還り、彩を鑿り光を埋めて、聞達を求めず。括蒼の主、耿公延禪、蓋し嘗て道を圓悟に問ひ、且つ其の語録を閱し、肖像に題するに至り、元の人となりを得たり。乃ち致して南開山に開法せしめんとし、使をして物色せしむるに、台の報恩に至つて、衆寮に獲たり。迫つて其れ命を受く。方丈の古公は乃ち靈源の高弟なり。其の提唱を聞いて亦深く駭異す。是れを以つて當時を見れば、至る處に龍象蹴踏す。元の高道の如きも、尙ほ群居す。既に其の養ふ所を遼うし、辰に逢ふて則ち出づ。所以に世に軒特するなり。今夫の中を珉にし、表を玉にし、售るを求むるに急なるもの、元の操履を見て、能く慙づるなからんや。

靈源禪師、蚤く晦堂に黃龍に參承して、清侍者の名叢林に著聞す。元祐七年、無盡居士張公江西に漕し、故より之を欽慕す。是の時、靈源興化に寓す、公分寧の邑官に徹して、諸山と同じく勸請して、豫章の觀音に出世せしむ。其の命嚴なること甚だし、已むを得ずして遂に親ら出で、偈を投じて、辭免して曰く、

「無地無針徹骨貧。利生深愧乏餘珍。  
廊中大施門難啓。乞與青山養病身。」

① 彩は光彩なり。  
② 龍象は豪傑に喩ふ、群居は衆と群居して圭角を認めざるなり、軒特は軒々特立にて高く拔出するなり。珉は石の玉に似たるものまがひ者なり。  
③ 靈源は晦堂に嗣ぐ、堂は黃龍の法嗣。  
④ 漕の字、以後屢々出づ、米穀の漕運を司る役なり。  
⑤ 靈源の師は晦堂なり、張無盡、嘗て晦堂を調侮す故に門中皆無盡に快からず、若し靈源其請に應ずれば、同門の反感を買ふ、故に堅く辭せし也。

黄大史魯直、里閉に憂居し、手帖あり、興化の海老に與へて曰く、「觀音席を虚しうし、上司甚だ清兄に意ありと承る。清兄確として行かざらんと欲す、亦甚だ好し。」蟠桃三千年に一熟す、櫻桃の杏子と倣して摘却せしむるなかれ。此の事は黄龍興化も亦助道の縁を作し、共に一臂を出すべし。人を送つて樹に上せて、梯を抜却するなかれ」と。  
 噫、江西の法道、元祐間に盛なり。蓋し叢林を彈壓する者は、眼高きのみ。況んや、遼選の禮優、異なること此くの如きを。靈源は偶を以つて力辭し、而して大史は簡を以つて之を美む。激する所あつて、しか云ふにあらざるを得んや。

臨功の復首座、頂平目深にして、短小精悍なり。常に淮山の白雲に往來す、端和尙深く之を器重す。一日遊山の序で、白雲且つ行き且つ語つて曰く、「子曾て甚の尊宿に見え來る、試みに我れに語げ來れ。」復曰く、「頃ろ湖湘にあつて福嚴の雅公、上封の鵬公、北禪の賢公の如きは、粗々嘗つて親しく依る。」白雲笑つて曰く、「元來作家に見え來る、我且く汝に問ふ、玄沙嶺を出でず、此の意如何ん。」復趨前して白雲の手を將つて一掐す。雲又問ふ、「靈雲桃花を見て悟道す、作麼生。」復即ち踏倒して曰く、「將に謂へ

- ① 郷里に歸つて母の忌に服す。
- ② 西王母、桃を植ゑて三千年にして一熟す、之を喫すれば長生不老し、若し櫻桃の杏子となして摘まざれば何の用を爲さんや。
- ③ 俗漢にして叢林を彈壓するは眼光高ければなり。
- ④ 遼選は次選出なり。
- ⑤ 復首座は雲蓋朋に嗣ぐ。
- ⑥ 頂がた、きつぷした如く平つたい、目は凹んでゐる、小さい男なれどもきつい勝氣のものなりし。
- ⑦ 鵬公曾て玄沙に云つて曰く、何ぞ偏愛し去らざる。沙對へて曰く、遼磨東土に來らず、二祖西天に往かずと、峯之を然りとす。

り、是れ箇の漢」と。白雲蹶起して笑ふのみ。是れより叢林推敬す。五祖の演和尙に至つて、亦待つに父執を以てし、且つ佛眼をして其緒論に親しましむ。佛眼因に問ふに、佛法の大意を以てす。對へて曰く、「安仁草履を出す。」と、復、後郷に飯り、年八十餘にして終ふ。其の機の白雲に契ふを見れば、則ち所蘊を知るべし。而も始終一節、亦以て懿を緇林に増すに足れり、豈特に雄席に高踞して、然る後榮とせんや。

南岳芭蕉菴主泉禪師は、泉南に生れ、崇福院に祝髮す。既に嶺を出でて汾陽に造り、昭禪師を參禮して、其の印可を受け、衡岳に隠れ、伴狂垢汚す、世のひと測るなし。楮を以て帳となす、至る所に聚り觀る。遂に自ら歌つて曰く、「狂僧の一條の昏帳は、蟲針を使ふて細意を求めず、披し來つて只麼に且つ時を延ぶ。觀るに忍びんや蠶苦と檀施を勞するを、縱饒ひ羅綺百千般あるも、要を濟すは是れ寒を禦ぐに過ぐるなし。僧も來つて玩び俗も來つて遊ぶ。」黒雲霞を噴いて山水現じ、五岳煙凝つて是れ翠縑、四浪浪白うして銀線をなす。佗人云ふならく甚の模様ぞ、剛ひて漁棧を把つて高尚となす。素質多しと雖も混然として成り、田畦に効ふて巧匠を憑むを免る。金襴と紫袍とを逞しうするは、狂僧直に是れ。心無向、迦葉頭陀遙かに見る時は、定めて白氈を將つて來つて相讓らん。

- ① 衡州安仁縣より草履を出す、草履はわらぐつ也。
- ② 黒き處は雲霞の如く山水を現じ、五岳の峻峻なるは絹上の名畫の如しと。
- ③ 賽倫漁網を以て紙を製す、之を網紙とも漁棧とも云ふ。かざりは無けれども縫ひ目なく、混然として出來て居る。
- ④ 心無向は心を相手に取られぬなり。
- ⑤ 襪は外國にて製する毛織ものなり、當時貴重する、白もうるしを云ふ。

伊れに向つて言はん、我れ老和尚に換へず」と。泉、平時慈明之を厚うするに友于を以てし、老南之を敬するに叔父を以てす。放曠自任、簡脱にして檢なきに至つては、豈に所謂百も多しとなさず、一も少しとなさざるに非ずや。其の楮を製して帔となすは、乃ち修飾肆意を矯めんとして歌を成し、以て浮競を諷するあるなからんや。是れに因つて觀れば、未だ取るなしとすべからざるなり。

無盡居士 張公、天覺、蚤に禪學を負み、猶ほ宗師を尋訪して、之と決擇せんと欲す。因に朱給事世英、江西兜率の悦禪師は、禪學高妙にして、聰敏流類に出づるを語及す。元祐六年、公江西に漕として、分寧に按部す。

五禪旅亭に逆ふ。顧問して兜率に至り、公曰く、「師の聰敏の名を聞くこと久し」と。悦遽かに對へて曰く、「從悦は臨濟の兒孫なり、若し聰敏を以て文章を説かば、定めて都運の禪を談するに似るのみ。」公其の言を壯とすと雖も、而も意に不平なり。遂に偈を作つて、五禪に命じて、擧揚せしめて曰く、

「五老機緣共一方。 神鋒各向二袖中一藏。  
明朝老将登壇看。 更請橫矛戰一場。」

悦其の末に當つて、提綱の語盡く前者を貫く。公陰かにこれを喜ぶ。乃ち兜率に遊び、相與に夜談して、宗門の事に及ぶ、公曰く、「比る傳燈錄を見るに、千七百尊宿の機緣、唯だ徳山托鉢の話を疑ふのみ」と。悦曰く、「若し托鉢の話を疑はゞ、其餘は則ち是れ心思意解なり、何ぞ曾て大安樂の境界に至らんや。」公憤然として榻に就いて屢は起つ。夜將に五鼓ならんとす、覺えず溺器を趨翻して、忽ち大省發し、喜ぶこと甚だし。即ち悦の丈室の門を叩き、悦に謂つて曰く、「已に賊を促得し了はんぬ。」悦曰く、「賊物は甚麼の處にかある。」公擬議す。悦曰く、「都運且く寝ねよ」と。翌旦にいたりて公、頤あり、云ふ、

「鼓寂鐘沈托鉢回。 巖頭一拶語如雷。  
果然只得三年活。 莫是遭他受記一來。」

別れ去つて、未だ幾ばくならざるに、悦遂に飯寂す。公右揆に上るの明年、宣和辛卯の歳、二月に當つて、悦の諡號を奏請し、使を遣し、文を持して塔祠を祭る。曰く、「昔し仰山、臨濟に謂つて曰く、『子の道侗日盛に、吳越の間に行はれん。但し風に遇ふて則ち止む』と。後四世にして風穴の延沼あり、沼識を以つて常に擇ばず。晩に省念を得て、喜んで曰く、『正法眼藏今汝が躬にあり、死すとも遺根なけん』と。念既に首山荒村の破寺に出世し、衲子纔かに三十餘輩のみ。然れども其の道大いに天下に振ふ。師は念公

① 尋常の凡骨は百あるも多しと云ひ難く、俊秀の天馬駒は一にして足れり。  
② 無盡張商英、其の夫人頗る佛理に明かなり、其勤めにより參承して玄機に達す、著に護法論あり、單に張無盡といふ。  
③ 兜率の從悦は雲庵克文に嗣ぐ、菴は黃龍に嗣ぐ、龍の師は慈明楚圓なり。  
④ 語及は他の話しに序に此の語が出でしなり。  
⑤ 石溪の慈、兜率の悦等五人の宗匠なり。此の時、悦は末席にあり、仍つて無盡一々姓名を問うて最後に兜率に至り、聰敏云々の款抄せしなり。  
⑥ 五禪師に命じて雲巖に說法せしめ、其に對する無盡の挨拶なり。

① 提綱に曰く、適來の諸善知識横拈豎放、藏頭露角、既に學士面前に於て、各散圓を納る、兜率手中の痛棒を喫するを説かれず云々。(會元十七)  
② 會元に「至らんや」の次に、「悦大笑して便ち方丈に歸る」の語あり。  
③ どうして一歩も假借しない。  
④ 右揆は宰相なり。

に於て六世の孫たり、雲庵に於ては嫡嗣たり。住山の規範は以つて首山の機鋒を追嬾するに足り、敏妙は初より風穴に滅せず。余、頃歲江西に奉使して、西安に按部し、龍安山中に相識る。抵掌夜話盡く末後の大事を得たり。正宗の顯決、方に見ること晩きを以て嘆と爲す。而して師遠かに亦化し去る。惜しいかな其の福慧に速ばざることを。故に縁は喜びに勝へず、其の徳掩ふべからず、故に終に必ず後あり。疎山の了常、兜率の慧照、慈雲の明鑑、清谿の志言の若きものあり。皆法を一方に説き、時に聞ゆるあり。羅漢の惠宜、楊岐の子圓、廣慧の守眞、潯川の智宣の若き者あり。皆迹跡幽居、痛く自ら韬晦す。風穴は、一の省念を得て、遂に能く列祖の壽命を續ぐ。今龍安の諸子は、乃ち爾く其れ盛なり。豈先師の靈骨、眞に灰燼して餘り無からんや。蓋し其の道行は實に叢林の宗向する所となり。佛祖を光いにするあり、化風に助あり、以て之を發揮するあるを思ひ、爲めに特に朝に請ふ、恩を蒙つて眞寂大師と追諡す。嗚呼余獨り師と神交道契す。故に敢て外護の志を忘れず、其の死生契濶の異と雖も、而も天子の殊恩を蒙被することは、則ち幸に亦之を共にせん。仰ぎ惟みれば、覺靈此の榮福を祇め。と、夫れ蔚として儒宗となり、而も佛道を崇ぶこと、未だ公の如き者あらず。然れども敏手にあらずんば、安ぞ能く激發せんや。苟も上根に非ずんば、未だ承當し易からず。

①其壽康の福は智慧と相應せず、故に予の生前に錯謔を受けたるの因縁は、實に堪へざるなりとなり。

②皆兜率の法嗣なり、今の正誤宗派には清谿、志言なし。

③惠宜も亦兜率の法嗣なり、今の正誤宗派には惠宜の名なし

④敏手は兜率のごとき敏手腕なり、上根は無盡の如き上根器なり。

廊廡に嶽立し、大法施を展ぶるに至つて、既に悦の道義を忘れずして、特に追榮に與り、心を矢ぶるに詞を以てす。勤々たること此くの若きは、蓋し以て昭かに師を尊び法を重するを示す所歟。五祖の演和尚、白雲に在つて磨所を掌る。一日端和尚至り、之に語つて曰く、「數禪客あり、廬山より來る、之を詰るに皆悟入の處あり。伊れをして説かしむるも、亦説き得て來由あり、因縁を擧して伊れに向ふも、亦明得す。下語せしむれば亦下し得。只だ是れ未だ、彌道へ如何ん。演是に於て大いに疑ふ。即ち私に自ら計つて曰く、「既に悟り了つて、説くことも亦説き得、明かにすることも亦明かにし得、如何して却つて未だなるや」と。遂に參究日を累ねて、忽然として省悟し、従前の寶惜、一時に放下す。厥の後嘗つて曰く、「吾れ茲れによつて一身の白汗を出して、便ち下載の清風を明得す」と。雪堂の行公、頌あり、之を發揮して曰く、

①下載の清風の解多し、然れども重荷を卸して清風を享受すと見れば、どこにも通ず。

②廬役は賤役なり。

③文の書き方、氣がきいてゐる、引いて放たず、覺禪師の面目、技に難如たり。

「腦後一椎。喪却全機。淨保々兮。絶ニ承當。」  
 赤灑々兮。離ニ鈎錐。下載清風。付ニ與誰。」

嗚呼、臨濟の法道を中興するは、蓋し五祖なり、而も白雲に於て、日に廬役を董し、衆の資給を辨す、其の服勤至れりと謂ふべし。然れども亦未だ館するに明窓を以てし、寵するに清職を以てするを聞かず、何ぞや。

潼川府、天寧の ⑤ 則禪師は、蚤に儒を業とし、詞章婉綺なり。既に釋に從つて法を儼首座に得、黃藥の勝の孫たり。牧牛の詞あり、寄するに滿庭芳の調を以てす。曰く、

「咄。這牛兒。身強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爲貪原上綠草。嫩離々。

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後。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

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疲。

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

世、禪語を以つて詞となす、意句圓美なること、此の右に出づるはなし。或は其の徒らに不正の聲を以つて、宗教を混傷するを譏る。然れども謳吟に樂あるときは、因つて道を見ん、亦善巧方便、隨機設化の一端を失はざるのみ。

西蜀の ⑥ 廣道者、筠陽の九峰に住す、雲庵眞淨の嗣たり。天資純至にし

て、世故を脱略す。趙州婆を勘するの話を頌するあり、曰く、

「指路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癡。一拳打破扶桑國。杲日當空照九垓。」

一日戒上座なるものあり、醫術に善し、分衛して歸る。廣に命じて説法せしむ。戒出で、問を致して曰く、「如何なるか是れ九峯の境。」答へて曰く、

「滔々たり雙澗の水、落落たり九重の山。」進曰く、「如何なるか是れ境中の人。」答へて曰く、「長者は自ら長、短者は自ら短。」進曰く、「人境は已に師の指示を蒙る、向上宗乘の事若何ん。」答へて曰く、「棒を喫し得るや也た未だしや。」戒作禮して退く。廣遂に侍者に問うて曰く、「陸座何事の爲めぞ。」侍者曰く、「戒藥王の請なり。」廣曰く、「金毛の獅獅子、窟を出で、便ち咆哮す、且く道へ、金毛の獅獅子は是阿誰ぞ。」良久して云く、「即ち是れ今晨の戒藥王。」といつて便ち下座す。廣晚年同門の友、深公に寶峰に依る。雪夜深と爐を擁して語論之を久うす。酒かに人をして、戯れに廣の臥榻の衾褥を去らしむ。寢に就くに及び、摸索すれども有ることなし。置いて問はず、須臾に熟睡して鼻息雷の如し、其の物を忘じ、我を忘する此くの如し。逸人李商老、寄するに詩を以つてして曰く、

「已透雲庵向上關。薰爐茗椀且開顏。頭顱無意掃殘雪。霜衲從來著懷山。」

瘦筇直宜三青嶂立。道心長與白鷗閑。歸來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峯煙靄間。」

廣の高風逸韻は、詩に於て見るべし。妙喜老師も亦嘗て與に遊ぶ、從つて其大槩を言ふ。是時叢林道者を以て之を自す、眞に名廠の實に稱ふなり。

龍牙の ⑦ 才禪師、潭の帥曾公孝序の請を受けて、既に天寧に開堂す。僧あり、問を致す、「徳山の棒、

⑤ 懷山は阿含經に出づ、又製茶に山を描けるもあり、相合して懷山と云ひしならん。  
⑥ 會元十九に依れば、潭州龍牙の智才禪師は、舒州施氏の子なり、佛鑑に嗣ぐ、鑑は五祖演に嗣ぐ、但し會元十八に、潭州上封の佛心本才禪師あれど、この條を載せず、即ち本書の牙師とは別人なり。



臨濟の喝、今日請ふ師爲めに拈撥せよ。答へて云く、「蘇嚙蘇嚙。」進云く、「蘇嚙蘇嚙。」還つて西來意ありや、也た無きや。答へて云く、「蘇嚙蘇嚙。」是れに由つて、叢林呼んで才蘇嚙となす。一日曾つて諸禪を延見して、因に問うて曰く、「龍牙答話只蘇嚙」と云ふこと如何ん。道林の月庵、乃ち聲に應じて、諸禪を顧みて曰く、「借問諸方會也無」と。僧笑つて曰く、「聯ねて一頌となして、以つて禪悅の樂となすべし」と。時に座に續ぐものなし。傳へて雲蓋に至るに及び、慈觀長老なるものあり、曰く、「昨夜虚空開口笑、祝融吞却洞庭湖」と。世に月庵後の二句を續ぐと稱す、豈に慈觀に孤かざらんや。徑山の法音首座、是の時雲蓋の法席に與り、其の事を目撃す。然れども月庵の道は天下に滿つ、亦何ぞ此を藉らんや。

西蜀の表自禪師、演和尚に五祖に參する時、圓悟分座攝納す。五祖自をして親炙せしむ。圓悟曰く、「公久しく老師の法席に預る、何ぞ來つて探水するを須ひん、脱し未だ至らざるところあらば、擧し來つて品評して可なり」と。自乃ち徳山小參の話を擧す、圓悟高笑して曰く、「吾れ公の師となるに堪へすと以へり、公の是くの如きを觀れば則ち餘あり」と。遂に再び擧せしめて、今夜答話せざる處に至つて、圓悟驀に手を以つて、自の口を掩ふて曰く、「止だ只麼に看よ、透り得は便ち徳山を見ん」と。自其の憤りに堪へず、趨り出で、坐具を以つて地を搥して曰く、「那

龍牙答話只蘇嚙、借問諸方會也無の二句に此二句を續ぎし也。

法音によつて月庵の續にあらざること明かなり、然れども月庵は其道天下に滿つる人、二句の作の如何は其人の輕重にあづからず。月庵とは、潭州大鶴山の月庵善果禪師なり。

裡に因縁あつて、只だ人をして一句を看せしむるや。」と、是に於て明濟説ふて自を勉めて圓悟の指示に従はしむ。未だ幾くならずして省あり、圓悟を遷して院務を監總せしむるに及び、即ち自を擧げて座元となす。圓悟私かに五祖に告げて曰く、「渠只だ一概を得たり、大法未だ明かならざるあり、須らく更に鍛鍊して必ず法器となすべし。」居ること何も無く、五祖宣言すらく、「自を請ふて立僧せしめん」と。實は其の遠到を激せんと欲するなり。自之を聞いて深く待つ所あり、一日上堂、目を以つて自を顧みて曰く、「莫忘想」と云つて、便ち下座す。自、氣不平なり。瑯琊の啓公の法社に趨る。之を久しうして、圓悟往いて撫存し、遂に言下に於て大徹す。乃ち同じく歸る、五祖方に命じて立僧せしむ。圓悟即ち蜀に還り、昭覺に出世す。演既に委順して、郡主自を以つて席を繼がしめ、開堂拈香す。其の略に云く、「若し今の成都の昭覺勤禪師の爲めにし去らば、我れ此の時に於て其の髓を得るが如し。甚麼として佗の爲めにせざる。道ふことを見ずや、魚は水に因つて在り、子は母に因つて親し。是に由つて觀るに、圓悟の自に於けるは、卵翼の功あり、而も人天衆前に向つて吐露す。直に其の負ふ處を雪がんと欲すれば、則ち黃蘗とは、百丈に醜

室内を走り出づるなり、口惜しいと坐具で地べたをなぐつた、そして云ふにはどこに妙所があつて、こんな切ればしの、はしくれのたつた一句を見するのじや、馬鹿にして居る、小供あつかひにしてくさると、立腹せるなり。

立僧は衲僧を成立するの意にて、往々に尊宿を請して此任に充つ、叢林にて重き役なり、是れは言ひ振しにて、自なしを奮みて奮發せしめんとせしなり、然るに先生は一向骨折らないで其役に就くを待つて居た。

水と母は五祖に觀ず、人の世話になりながら之を塗り消さんと欲す。

ゆるには間あり。嗚呼自の嗣無き、諒に以あるかな。」

成都府の世奇首座、初め舒州の龍門に於て燕坐す。瞋睡の間、群蛙忽ち鳴く、誤り聽いて淨髮の版の響となし、亟かに趨り往く。之を曉すものあり、曰く、「蛙鳴なり、版にあらざるなり。」奇恍然として方丈に詣り剖露す。佛眼禪師曰く「豈見すや、羅羅羅。」奇遽かに止めて曰く、「和尚必ずしも舉せざれ、去つて自ら看るを待て。」未だ幾ならずして省あり、乃ち偈を拈じて曰く、

「夢中聞三板響、  
覺後蝦蟆鳴。  
蝦蟆與三板響、  
山嶽一時齊。」

是れより益々參究を加へ、洞かに玄奥に臻る、佛眼屢々擧げて分座せしめんとす。且つ力め辭して曰く、「世奇は淺陋なり、豈に敢て妄りに摸範とならんや、況や人の爲めに粘を解き縛を去るは、金篋の膜を刮るが如し、脱し差ふことあれば、則ち睛を破るなり」と。佛眼、美るに偈を以つてして曰く、

「有道只因頻退歩、  
謙和元自慣回光。  
不レ知己在ニ青雲上、  
猶更將身入衆藏。」

①世奇首座は成都の人、佛眼に嗣ぐ、眼は五祖演に嗣ぐ。この話は會元二十にも出づ。  
②羅羅羅者、世尊の勅を奉じて鐘を撃つて、阿羅漢信に入るの故事あり、蓋し佛眼之を垂示せんとせられしや。  
③涅槃經に盲人目を治せんとし、良醫を請ふ、良醫金篋を以て眼膜を刮る云云。  
④仲容は青雲の士の語あり、群中に頭角を抜くの意に用ひしなり。

と。其の謙抑自ら守ること、佛眼の偈に見ゆ。浮躁街露して、好んで人師と爲るもの、奇の高風を聞いて羞ぢざるを得んや。

潭州東明の遷禪師は、乃ち真如岳公の嗣にして、天資雅淡、知見甚だ高し。晩年馮山の真如庵に逸居す。道に志あるもの多く往いて之に親炙す。一日楞嚴經を閲して、「我れ指を按すれば、海印光を發つ」といふに至り、僧あり傍に侍す、指して以つて問うて曰く、「此の處佛意如何ん。」遷曰く、「釋迦老師好し三十棒を與ふるに。」僧曰く、「何が故ぞ。」遷曰く、「指を按するを用ひて甚麼かせん。」僧又曰く、「汝暫く心を擧すれば塵勞先づ起る、又作麼生。」遷曰く、「亦是れ海印發光。」僧當下に欣然たり。曰く、「許多時か蹉過し、今日方に受用を得たり」と。忠道者住山の時、遷尙ほ恙なし、相得て歡すること甚だし。然れども今を距ること未だ久しからざるに、叢林に幾んど名を聞かざるなり。其の言論此くの若きを觀れば、則ち意氣高閑の韻、想見すべきなり。

饒州薦福の本禪師、江西の雲門より妙喜和尚に參侍す。泉南の小谿に至る、時に英俊畢く集まる、印可を受くるもの多し。本私かに謂ふ、「其れ己を棄つ」と。且に發去せんと欲す、妙喜知つて之に語つて曰く、「汝但だ意を專にして參究せよ、如し所得あらば、口を開くを待たずして我れ己に知るなり。」既にして本の入室を聞くあり、故に之に謂つて曰く、「本侍者參禪許多年ぞ、逐日只だ箇の不會を

①東明は真如岳に嗣ぐ、岳は翠岩眞に嗣ぐ、眞は慈明に嗣ぐ、發去は出奔なり。

道ひ得たり」と。本之を話つて曰く、「這の小鬼、彌未生の時、我れ已に④三度霍山廟裡に退牙し了れり、好し彌をして知らしめん」と。茲より益々志を鋭くして、狗子無佛性の話を以つて、無の字を擧げて提撕す。一夕將に三鼓ならんとす、殿柱に倚つて昏寐の間、覺えず無字口吻の間より出で、忽爾として頓悟す。後三日、妙喜郡城より歸る、本丈室に趨つて、足纒かに圓を越えて、未だ詞を吐くに及ばず。妙喜曰く、「本⑤鬚子、這回方に是れ徹頭せり」と。尋いで徑山に於いて衆に首たり、散席に及び、友の謙公を建陽庵中に訪ふ。謙適々保寧の⑥五通仙人の因縁を頌するを擧げて曰く、

「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

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

謙復た曰く、「我れ它の如何が不動にして其の中に到る」と道ふを愛す、既に是れ不動なるに、如何して到る、看よ、佗の古人得了つて等閑に拈出し來つて、自然に痒き處に搔著す。本曰く、「甚麼に因つて却つて」最も苦しきは瞿曇の那一通」と道ふや、謙曰く、「彌未だ生せる時、我已に三度霍山廟裡に退牙し了んぬ」と。是に於て、相顧みて大笑す。其の朋友琢磨の益、

④ 這の木葉天狗めが貴様の生れぬ先きに、おれは鞍馬山で三度も齒が抜けかばつて居るわい、蓋し本は大惠より年上なりしならん。小鬼は大惠なり。霍山は廬州にあり、牙は齒牙なり、小兒の齒の抜け替るなり、霍山に神あり衆鬼を司る。俗語解に義堂の説あり、又別なりと。

⑤ 本、人となり多難、故に此難面と親しく呼べる也。

⑥ 五通仙人。世尊に問うて曰く、世尊に六通あり、我れには五通あり、如何なるか、この一通。佛、五通仙人と呼ぶ、仙人應諾す、この一通は是れ是れなりと。

⑦ 謙。大惠門下の開善道謙禪師にして、建陽庵に居し、機鋒鋭し。

蓋し印圖契約の差なきが如く、會心に至つては、飄然たり。後世をして其の風彩を想望せしむべきなり。

黄龍の①震禪師、初め丹霞の淳公に従つて遊び、再夏を閲して、曹洞の宗旨を得たり。頰を作つて曰く、

「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

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

淳見て之を異とす。瀉山に至るに及び、插鍼井の頰を作つて曰く、

「盡道瀉山父子和。插鍼猶自帶干戈。」

至レ今一井明如鏡。時有二無風雨々波。」

已にして、草堂の清公に參じ、印可を獲、尋いで出世す。三遷して百丈に至り、道大いに顯著す。紹興己巳、律師あり、妄りに黄龍に踞す。禪衲散じ去る、主事の者、錢塘に走つて、王承宣繼先の書を求めて、洪の帥張公如瑩に達して、堅く震に命じて以て衆望に従はしむ。既にして主事書を致して王公に謝せんと請ふ。震讓めて曰く、「若し王公佛法の爲めの故ならば、何の謝することか之れあらん、況や吾之れと素より②平生に味し」と。

① 震禪師は、初潭涪の法嗣にして、黄龍の山堂道震禪師也、會元十八に此話を載す。

② 之は王公を指す、味は審かにせざるなり、我れと王公とは一面の識もなく、彼の人の平生を審かにせざれば、書面の出し様も無しの意ならん。

主事應縮して退く。彼の

權貴に交結し、藩垣に倚爲するもの、其の言を聞いて、亦顔汗するに足る。紹興以來の宗師、言行相應し、秋霜と嚴を争ふもの、震を捨て其れ誰そや。

湖州上方の岳 禪師、少うして雪竇の顯公と伴を結んで淮山に遊び、五祖の戒公勘驗を喜ぶと聞く。顯未だ前むを欲せず、岳乃ち先づ往いて、徑に丈室に造る。戒曰く、「上人名は甚麼ぞ。」對へて曰く、「齊岳。」戒曰く、「泰山と何似ん。」岳無語、戒即ち打つて趣ふ、岳肯はず。翌日復た謁す。戒曰く、「汝甚麼をか作す。」岳首を回らして、手を以つて圓相を畫して之を呈す。戒曰く、「是れ甚麼ぞ。」岳曰く、「老々大、胡餅も也た識らず。」戒曰く、「爐竈の熱を趣ふて、更に一箇を搭げよ。」岳擬議す、戒拄杖を拽いて門を趣ひ出す。數日の後に及び、岳再び詣り、坐具を提起して曰く、「展ぶれば則ち大千沙界、展べざれば則ち毫髪も存せず。復た展ぶるが即ち是か、展べざるが即ち是か。」戒遽かに繩床を下つて、把住して云く、「既にして是れ、熟人、何ぞ此くの如きを須ひん。」岳又無語、戒又打ち出す。是れを以つて觀れば、五祖は真に一代の龍門なり、岳三たび進んで三たび點頭に遣ふ。張無盡謂ふ、「雪竇機鋒穎脱と雖も、亦崖を望んで退く、自全に非ざるを得んや。」

徐龍圖禧、元豐五年、右正言より出で、涇州に知たり。既にして分寧

① 所禪師。上方齊岳禪師は雲門宗の人なり、即ち、雲門の雙泉の寛、寛の嗣は福昌の善、善は岳の師なり。

② 此の奴さん、どろやきもさへ知りよらぬ、戒之を聞くと即時に、竈の熱のさめぬ内にも一つあふれと、叱せる也。

③ 最早や二度三度の顔なじみにそんな他人行儀はいらぬ。

④ 五祖の關所は實に龍門の瀑じ

に飯り、黃龍の晦和尚を請じて、雲巖に就いて衆の爲めに説法せしむ。疏あり、曰ふ、「三十年前の説法は、一箇の莫の字を消せず、如今は荆棘路を塞ぎ、皆見向に據つて門を開き、只だ道ふ平地上に骨堆を起すことを休めよと。知らず那箇か是れ佗の平地ぞ。只だ道ふ、喫粥了つて、鉢盂を洗ひ去れと。知らず鉢盂那邊に落在するや。溷絶を學ばずして語言を學ぶ、根に在つて作し、根に歸して證據すべし。木刻の鶴子は、豈禽を従ふことを解せんや。羊の虎皮を蒙るは、其れ奈んせん草を喫するを。故に病を識るの宗匠は、務めて時に隨つて叮嚀にすべし。須らく千載の松下に向つて、茯苓を討ぬべし。百尺竿頭に逼し將ち上せて、脚步を試みしめ、直に骸骨の廻々たるを待つて、方に眼上の安眉を與へ、佗の匙を放き筋を把り、自由に箇の羹を啜り、飯を喫する底の滋味を識るを圖る。是れ脊骨を鏤明するにあらずんば、曷ぞ最後の椎拳に堪へんや。法門の中此くの如くに差殊す、正見の師は豈遭遇し易からんや。昔人は所以に涉川遊海す、今は乃ち吾が里吾が郷に在り、千載一時の事にあらざるを得んや。當に衆の爲めに力を竭すべし。祖肩屈膝して、願くは此の會の人天に

や、岳も真向からくる激流には點頭を説かれぬ、點頭は鯉がたまを、破りてぐにやりとするなり。

⑤ 明覺大師も那智の瀧を見た丈で、瀧壺へ跳り込むことは得せずして尻込んだ、これはおれの手之餘ると知つたらである。

⑥ 徐龍、字は徳台。

⑦ 此疏は随分讀み下しにくき文なり、今暫く此の如く譯す、讀者幸に原本に就いて其誤を賀せ。

⑧ 漢、匈奴を攻めて兵を動すと幾年、一將功成つて萬骨堆し、之を平地上に骨堆を起すと云ふ。

⑨ 根は語言の枝葉に對して謂ふ、佛頂國師は此の處を根に在つて根に歸するの證據を作すべし」と讀まれたり、今は斯く譯す、徒らに文字を學得

唱誠せよ。屑と挑げ釘と抜くことは、威く晦堂和尚に歸命せよ。獅子の廣座、無畏吼の聲、時至れば義同じ、大衆虔仰」と。噫、今の疏は、併優を帯びて體を得たりと爲し、字の相比麗するを以つて工を見すとす。豈曾襟より流出して、直截根源なる、此くの如きあらんや。黃太史壁窠の大書を爲し、翠琰に鑄つて高く千古を照して、叢林盛事の傳と爲すと云ふ。

寂 音尊者洪公、初め歸宗に於て眞淨和尚に參侍して、寶峰に至る。一日客あり、眞淨に問うて曰く、「洪上人の參禪如何ん。」眞淨曰く、「也た到處あり、不到處あり」と。客既に退き、洪殊に自ら安せず、即ち眞淨に詣り、所疑を決せんことを求む。眞淨風穴の頰を擧して曰く、

① 五白貓兒爪距躡。養來堂上絶二蟲行。分明上樹安心法。切忌遺言許外甥。

と。且く作麼生か是れ安身の法。洪便ち喝す。眞淨曰く、「這の一喝も也た到處あり、不到處あり」と。洪忽ち言下に於て省あり。翌日禪規に違ふに因つて、刪出に遺ふ、時に年二十有九なり。東吳に遊ぶに及び、杭の淨慈に寓す。頰を以つて風穴の意を發明して、眞淨に寄呈して曰く、

して曰く、

五白貓兒無縫罽。

冷地看佗成二話。

却笑樹頭老舅翁。

自後、復た汾陽の語録を閲して、三玄の頰に至つて、若りに證する所あり。妙喜老師、蓋し嘗つて之を語る、而も叢林知るものあること鮮し。夫れ文華才辨を以つて、其の道

を掩ふ、妙喜微かりせば、亦何によつて、信を後に取らんや。

湖州報本の元禪師、南公に黃檗に侍す。一日、達上座の爲めに入室を咨

問す。南曰く、「既に是れ達了す、其麼として更に來るや。」元曰く、「事は細

を厭はず。」南曰く、「爾便ち打つて趕ひ出し去れ、是れ老僧が侍者と做し得

ず。」元曰く、「一向なるを得ざれ。」南遂に行いて方丈に入る。元曰く、「大小

の黃檗、龍頭蛇尾」と。南笑ふのみ。尋いで東吳に遊び、姑蘇の南峯蘭若に寓し、高く自ら標致し、

泉石に放懷す。已にして郡將岷山の慧嚴律居を禪にし、元を致して第一世となし、南公を

凡そ僧を見れば、必ず首めに問ふ、「人々盡く生緣あり、作麼生か是れ上坐の生緣」と。次ぎに「我

が手何ぞ佛手に似たる、我が脚何ぞ驢脚に似たる」と問ふ、遂に二偈を成じて曰く、

するは綱を吹いて滿つるを求むるが如し、捨て去つて本尊様の證據を求めよと云ふなり。① 鑑明の二字、聖起するの意ならんも、未だ其義を得ず。② 無事閑裡の禪と孤危峻峻の禪と差別あり。③ 三至九登の勢を憚らず。④ 屑を挑ぐるの文字は珍し、蓋し楔と音近うして同用せしものならん。釋迦様の獅子吼無畏の説も今時の曲象木床の拈提も、時到来の時は同じことなり。

⑤ 洪覺範は眞淨に嗣ぐ、眞淨は黃龍に嗣ぐ。

⑥ 五百貓。白貓に五つの斑あるなり。

⑦ 死ぬる時に後事を母方の甥に托するは禁物なり。

⑧ 翻身越擲百千般。⑨ 從渠歡喜從渠罵。⑩ 從渠歡喜從渠罵。⑪ 從渠歡喜從渠罵。

達上座の爲めに入室を許されたとと問せしなり、略疏の説は迂濶なり。⑫ 之を一世となし、黃龍惠南を勸請祖とするなり。報本の慧元禪師は慧嚴禪師の二祖にして、この所載の話は、會元十七にも出でたり。

相逢不<sub>レ</sub>免<sub>レ</sub>問<sub>レ</sub>生<sub>レ</sub>緣<sub>一</sub>。 一句當<sub>レ</sub>鋒<sub>レ</sub>旨<sub>レ</sub>最<sub>レ</sub>玄<sub>一</sub>。 達<sub>レ</sub>磨<sub>レ</sub>少<sub>レ</sub>林<sub>レ</sub>遺<sub>レ</sub>雙<sub>レ</sub>履<sub>一</sub>。 却<sub>レ</sub>登<sub>レ</sub>慈<sub>レ</sub>嶺<sub>一</sub>不<sub>レ</sub>虛<sub>レ</sub>傳<sub>一</sub>。

又曰く、

「欲<sub>レ</sub>透<sub>レ</sub>宗<sub>レ</sub>門<sub>レ</sub>向<sub>レ</sub>上<sub>レ</sub>關<sub>一</sub>。 須<sub>レ</sub>明<sub>レ</sub>佛<sub>レ</sub>手<sub>レ</sub>與<sub>レ</sub>驢<sub>レ</sub>脚<sub>一</sub>。 眞<sub>レ</sub>金<sub>レ</sub>不<sub>レ</sub>使<sub>レ</sub>假<sub>レ</sub>金<sub>レ</sub>粧<sub>一</sub>。 莫<sub>レ</sub>認<sub>レ</sub>醜<sub>レ</sub>醜<sub>レ</sub>爲<sub>レ</sub>毒<sub>レ</sub>藥<sub>一</sub>」

元の語録に序次具に在り、眞淨の湛堂に問ふに至つては、語は異なりと雖も、而も意は同じ、亦槩見すべきなり。今の叢林佛手驢脚を先にして、生縁を後にす、殊に問を創むるの旨に乖く、辨明せざるべけんや。

淮南の祐上座は、叢席を歴ること最も久しく、儕輩之を推重す。鼎州の天王寺に客となり、道を以つて自ら牧ふ。人得て親疎せず、居ること何くも無く、衆に語つて曰く、「吾れ去らん」或は謂ふものあり、其れ戲なりと、故を以て之に迫つて、頌を求む。即ち毫楮を索めて、大書して曰く、

「來<sub>レ</sub>不<sub>レ</sub>入<sub>レ</sub>門<sub>一</sub>。 去<sub>レ</sub>不<sub>レ</sub>出<sub>レ</sub>戶<sub>一</sub>。 打<sub>レ</sub>破<sub>レ</sub>虛<sub>レ</sub>空<sub>一</sub>。 更<sub>レ</sub>無<sub>レ</sub>回<sub>レ</sub>互<sub>一</sub>。 拍<sub>レ</sub>手<sub>レ</sub>呵<sub>レ</sub>々<sub>レ</sub>歸<sub>レ</sub>去<sub>レ</sub>來<sub>一</sub>。 白<sub>レ</sub>雲<sub>レ</sub>散<sub>レ</sub>盡<sub>レ</sub>青<sub>レ</sub>山<sub>レ</sub>露<sub>一</sub>」

と、乃ち跣坐、奄に盡さぬ。主事其の未だ、道具を録せざるを以つて、亟かに呼んで之を撼かす。祐

①湛堂の眞淨に謁せし時、先づ近難何れの所と問ひ、其れの處の人と問ひ、而る後手を展開して、我手は何ぞ佛手に似たると疊みかけし處を指して云ふ。  
②頌は最後の頌なり。  
③遺物の始末がついていないから、入定の祐を呼びかへすなり。

復た目を開き、手を舉げて、謝して曰く、「上累を致さず、善く爲めに保重せよ。」是の時、郡主蘇公亦た往いて敬を致し、其の遺體を撫して曰く、「了事の衲僧と謂ふべきなり」と。

鴈山能仁の元禪師、妙喜和尚に洋嶼庵に參す、風骨清癯にして、危坐終日す、妙喜目して元枯木となす。一日、三世の諸佛有ることを知らずの話を以つて、徵詰すること三四、豁然として旨を領す。妙喜偈あり、之を嘉賞して曰く、

「萬<sub>レ</sub>仞<sub>レ</sub>懸<sub>レ</sub>崖<sub>レ</sub>忽<sub>レ</sub>放<sub>レ</sub>身<sub>一</sub>。 起<sub>レ</sub>來<sub>レ</sub>依<sub>レ</sub>舊<sub>レ</sub>却<sub>レ</sub>惺<sub>レ</sub>々<sub>一</sub>。  
飢<sub>レ</sub>餐<sub>レ</sub>渴<sub>レ</sub>飲<sub>レ</sub>無<sub>レ</sub>餘<sub>レ</sub>事<sub>一</sub>。 那<sub>レ</sub>論<sub>レ</sub>昔<sub>レ</sub>人<sub>レ</sub>非<sub>レ</sub>昔<sub>レ</sub>人<sub>一</sub>」  
元、後に連江縣の福嚴庵に居る、食指狼衆、日びに給するに暇あらず。庵に伽藍土偶あり、甚だ夥し、遂に偈を祠に掲げて、之を曉して曰く、  
「小<sub>レ</sub>庵<sub>レ</sub>小<sub>レ</sub>舍<sub>レ</sub>小<sub>レ</sub>叢<sub>レ</sub>林<sub>一</sub>。 土<sub>レ</sub>地<sub>レ</sub>何<sub>レ</sub>須<sub>レ</sub>八<sub>レ</sub>九<sub>レ</sub>人<sub>一</sub>。  
若<sub>レ</sub>解<sub>レ</sub>輪<sub>レ</sub>番<sub>レ</sub>來<sub>レ</sub>打<sub>レ</sub>供<sub>一</sub>。 免<sub>レ</sub>教<sub>レ</sub>三<sub>レ</sub>碎<sub>レ</sub>作<sub>レ</sub>一<sub>レ</sub>堆<sub>レ</sub>塵<sub>一</sub>」

①如何が計ふて下さつても、御迷惑は掛けませぬまあ、斯道の爲めに御からだを大切に扱つてありしなり。  
②雲水彙集して、食輪足らざるなり。此の話は、會元二十の温州雁山能仁の木祖元禪師の章にも載せたり。

是の夕、神、夢を山前の檀越に致して、「願はくは戒むる所の如くならん」と。能仁に出世するに及び、徒に示すの偈あり、曰く、

「鴈<sub>レ</sub>山<sub>レ</sub>枯<sub>レ</sub>木<sub>レ</sub>實<sub>レ</sub>頭<sub>レ</sub>禪<sub>一</sub>。 不<sub>レ</sub>在<sub>レ</sub>尖<sub>レ</sub>新<sub>レ</sub>語<sub>レ</sub>句<sub>レ</sub>邊<sub>一</sub>。  
背<sub>レ</sub>手<sub>レ</sub>忽<sub>レ</sub>然<sub>レ</sub>摸<sub>レ</sub>得<sub>レ</sub>着<sub>一</sub>。 長<sub>レ</sub>鯨<sub>レ</sub>吞<sub>レ</sub>月<sub>レ</sub>浪<sub>レ</sub>滔<sub>レ</sub>天<sub>一</sub>」

元は乃ち洋嶼に發明するもの、十三人の一なり。然れども當時朋伍中に在つては、最も號して癡鈍となす、其の跡を通るゝに及び、神も亦遵從し、以つて應縁の徒に至るまで、尤も趨慕す。蓋し般若殊勝中より來る、豈佗あらんや。

佛眼禪師、元祐三年、舒州太平の爲に持鉢して、涇川より回る。是の時二十一歳、而して演和尚將に海會に遷らんとす、佛眼慨然として曰く、「吾が事始めて濟れり、復た參隨して、一荒院に往くも、安んぞ能く己事を究決せんや」と。遂に偈を作つて告辭して曰く、

西別珉峨一路五千。幸攜餅錫一禮二高禪。

不材雖見頻揮斧。鈍足難諧再舉鞭。

深感恩光同日月。未能蹤跡止林泉。

明朝且出山前去。佗日重來會有緣。

演、偈を以つて之を送つて、曰く、

「曉白臺前送別時。桃花如錦柳如眉。

明年此日凭欄看。依舊青青一兩枝。」

佛眼、蔣山に之いて、夏に坐し、靈源禪師に邂逅し、日に益々厚善なり。從容語話の間、佛眼曰く、「比ろ都下の一尊宿を見るに、語句縁あるに似たり。」靈源曰く、「演公は天下第一等の宗師なり、何が故

①蓋し演和尚初め太平にありしなり。  
②吾事は太平の爲に托鉢する役既に成辨す。一荒院は海會を指す。  
③二十一歳此作あり、是れ凡庸にあらず。

にか捨てて遠遊を事とせん。所謂縁ありとは、蓋し知解の師なり、公の初心と相應するのみ」と。佛眼勉むる所を得て、徑ちに海會に趨り、後七年方に旨を領す。噫、佛眼に靈源微かりせば、死水に墮するや必せり、其れ能く復た龍門を透らんや。先徳曰く、「我れを成す者は朋友」と。豈人を欺かんや。

湖州何山の辯禪師、遊方して西京の少林に至る、僧の龍門佛眼禪師、古詩を以つて劇寶王、獅

子尊者を斬るの話を發明すと擧するを聞く、曰く、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

一聲殘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と。默して契ふ所あり、即ち龍門に趨り、夏に坐す。何くも無く佛眼前話を擧して之を問ふ。辯答へんと擬す、佛眼手を以つて托開す。辯趨り出で

て、豁然として大徹し、復た回つて吐露す。佛眼杖を擲いて之を逐ふ。已にして山門麥を太湖に乞は

しむるに、病を以つて行く克はず。遂に苜蓿に還り、に峽山に庵す。久しうして天聖に出世し、繼いで

數利に遷る。嘗て黃龍三關の話を頌して曰く、

「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顛頂。至令百拙千醜。」

「吾脚何似三脚。文殊親見無着。好箇玻璃茶盞。不啻當面諱却。」

①靈山禪師の警策の語なり。  
②辯禪師、安吉州道場の正堂明辯禪師は、安吉州の愈氏の子にして、佛眼遠の法嗣なり、この話亦會元二十に出づるも、その記事頗る異なれり。  
③鄭谷送別の詩なり。

「人々有箇生緣。從來罪大彌天。」

不<sub>レ</sub>是<sub>レ</sub>牽<sub>レ</sub>犂<sub>レ</sub>拽<sub>レ</sub>把<sub>レ</sub>。

便是<sub>レ</sub>鼎<sub>レ</sub>鑊<sub>レ</sub>油<sub>レ</sub>煎<sub>レ</sub>。」

「佛手驢脚生緣。」

謝郎不<sub>レ</sub>在<sub>レ</sub>漁船<sub>一</sub>。

底事奔<sub>レ</sub>南<sub>レ</sub>走<sub>レ</sub>北<sub>一</sub>。

不<sub>レ</sub>親<sub>レ</sub>祖<sub>レ</sub>父<sub>レ</sub>田<sub>レ</sub>園<sub>一</sub>。」

一日、葛待制勝仲、客を携へて其の室に造り、坐ろに天地は一指、萬物は一馬を論じ、衰々として已ます。辯之を聴かざるまねす、葛疑つて問うて曰く、「師は如何んと謂ふや。」辯笑つて答へず、良久しうして厲聲して、「待制」と呼ぶ。葛倉皇として應諾す。辯曰く、「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葛欣然として曰く、「須らく是れ和尚にして始めて得べし」と。坐客は瞠若するのみ、悚然として敬を加ふ。所謂活人の手段を具するに非ずんば、能く是くの如くならんや。

臨川化度の淳藏主は、乃ち寶峰祥公參徒の傑なるものにして、内典に該治し、外乘に博綜す。高尚にして瀟洒なるは、備さに自述の山居の詩に見ゆ。凡そ數十解、今十有二を記するのみ。

①拙直自知越世遠。疎愚贏得住山深。

現成活計無他物。只有鱗皴枝一尋<sub>一</sub>。」

②拙直は自ら知る世に超るの遠きことを。疎愚は贏ち得たり住山の深きを。現成の活計他物なし。只だ鱗皴たる枝一尋あり。

「架屋數椽臨水石。門通一徑掛藤蘿。自緣此處宜投老。」

饒得谿雲早晚過。」

③架屋數椽水石に臨み。門は一徑を通じて藤蘿を掛く。自ら此の處投老に宜しきによる。然し得たり谿雲の早晚に過ぐるなり。

「自笑踈狂同拾得。誰知癡鈍若南泉。」

幾回食飽遊山倦。只麼和衣到處眠。」

④南泉示衆に曰く、吾れ一箇癡鈍の人を求むるに得ず。

「無心閑淡雲歸洞。有影澄清月在潭。此景灼然超物外。」

本來現成不須<sub>レ</sub>參。」

⑤無心閑淡雲洞に歸す。影あり澄清月潭に在り。此の景灼然として物外に超ゆ。本來現成參するを須ひず。

「隨身只有過頭杖。飽腹唯憑折脚鐺。幾度遺閑何處好。」

水聲山色裡遊行。」

⑥身に隨ふものは只だ過頭の杖あり。飽腹は唯折脚の鐺による。幾度か閑を遺る何れの處か好き。水聲山色裡に遊行。

「瓦爐熱處清煙靄。鐵磬敲時曉韻寒。一線數珠蠡又重。」



拈來百八不相謾。

(五爐熱する處清煙霞り。鐵磬敲く時曉韻寒し。一線の數珠塵又重。百八を拈じ來つて相謾ぜす。)

「一瓢顔子非爲樂。四壁相如未是高。爭似家山眞活計。」

屋頭松韻瀉秋濤。

(一瓢の顔子は樂みなすにあらず。四壁の相如は未だ是れ高からず。争でか似ん家山眞の活計に。屋頭の松韻は秋濤を瀉ぐ。)

「數行大字貝多葉。一炷粗香古柏根。」

石室靜延春晝永。杜鵑啼破落花村。

(數行の大字は貝多葉。一炷の粗香は古柏の根。石室靜に延く春晝の永きを。杜鵑啼破す落花の村。)

「漁父子歌甘露曲。擬寒山詠法燈詩。」

深雲勿謂無人聽。萬像森羅歷々知。

(漁父子は甘露の曲を歌ひ。擬寒山は法燈の詩を詠す。深雲謂ふなわれ人の聴くなしと。萬像森羅歷々として知る。)

② 暗き石室、春晝の光が指し込むを延くと云ひしものか。  
③ 法燈擬寒山の詩を詠す、法燈は法眼に開ぐ、生れながらにして道を知り、無碍の辯を具す。

「坐石已知毛骨冷。漱泉長覺齒牙清。箇中有味忘歸念。」

身老無餘合此情。

(石に坐して已に知る毛骨の冷かなるを。泉に漱いで長へに覺ゆ齒牙の清きを。箇の中味あり歸念を忘す。身老無餘此の情に合す。)

「幽岩靜坐來馴虎。古澗經行自狎鷗。不二是忘機能絶念。」

大都投老得心休。

(幽岩に靜坐して馴虎を來し。古澗に經行すれば自ら鷗狎る。是れ忘機にあらずんば能く念を絶す。大都老を投じて心休を得。)

「怕寒嫌剃髮鬆髮。愛暖頻添楮柵柴。栗色伽梨撩亂掛。」

誰能勞力强安排。

(寒を怕れて剃るに嫌し髮鬆の髮。暖を愛して頻に添ふ楮柵の柴。栗色の伽梨撩亂として掛く。誰が能く勞力强ひて安排せん。)

其の閑を詠じ、情に適する、之を得るの至りと謂ふべし。儻し中に養ふ所あるに非ずんば、孰れか能く爾らんや。

清逸居士潘與嗣、字は延之、初め德化縣の尉に調さる。同郡の許城始めて江州の守に拜せらる。潘

④ 撩亂掛は無茶に引張つて、肩へ投げ掛ける。

往いて之を見る。穢禮を爲さず、遂に刺を懐にして歸り、竟に官に之かす。黃龍の南禪師に問道して、其の印可を獲たり。嘗て曰く、「我れは清世の逸民なり、故に自らこれを號とす」と。嘉祐以來、公卿交々薦め、章數十上す。既にして筠州の軍事推官を以て之を起たしむるも、辭して就かず、豫章東湖の上に隱居し、琴書もて自ら娛む。一日南公の高弟、潛庵源禪師、之を訪ふ。其の琴を拂ふを見るの次で、源曰く、「老々大々、猶ほ箇の線索を弄することあり。」對へて曰く、「也た教響を彈せん」と要す。源曰く、「也た少からず。」對へて曰く、「知心能く幾人ぞ。」寂音其の畫像に題して曰く、「毘盧無生の藏、震旦有道の器、妙義を談すれば、身を借つて舌となし、大千を撃ぐるには、手を以て地となす、機鋒は龐蘊に減せず、而も文字禪を解す。行藏は大いに、孺子に似たり、而も休明の世に値ふ。舒王之を強ふれども而も可かず。神考之を致せども而も起たす。此れ天下士大夫の共に聞く處、而も公豈是に止まるのみならんや。」嗚呼、公の官を休め道を問ひ、始終の節あることは、寂音既に其の隱徳を暴し、著して讚を爲せり。茲より林下始めて一人を見ると謂ふべきのみ。

妙喜老師、紹興四年の春を以て閩に入り、甘蔗州の廣因蘭若に抵り、坐夏未だ終らざるに、海上の洋嶼に往り、勝を衆寮に掲げて曰く、「先德云へ

①これをとは清逸なり。  
 ②羅子餘邊は後漢の名士なり、終身仕へざる者。  
 ③在家の人々が寺へ來ると、やれ閑靜じや、やれ清淨じやと頰にうれしがるが、矢張妻子眷族や歌舞管絃が楽しいと見ゆるとて、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と歌へり、唐僧靈徹の詩なり。  
 ④雜毒は智解を云ふ、大惠の著書に雜毒海あり、又此意を寓するなり、此垂示は徹骨の悲感なり。  
 ⑤一則の公案を拈するも、因地

るあり、雜毒の心識に入るは、油の麩に入るが如く、永劫にも取るべからず。今時の兄弟、參禪し得ざるは、只だ毒に中てられ、深く骨髓に入るが爲めなり。一向に得道すべきありとして、只管に禪し將ち去り、禪して末後に到り、一句を剩し得る時、便ち歡喜すと。此くの如きの輩は、佛も也た救ひ得ず。今後上案には、只だ看經を得るのみ、雜文字を看るを得ざれ。如し違へば、案を連ねて出院せしめんと。嗚呼、是の時衆纒かに五十有奇にして、八の晦朔を閲して、證を獲るもの十有三、蓋し激勵して然るのみ。

の一聲の怪活を得らるべきを思惟す、殊に知らず、魔心に入ることを。  
 ①案を連ねてとは隣單も卷きぞへすといふこと也。  
 ②禪師は洞山曉の法嗣、洞は文殊眞に嗣ぐ。  
 ③結情固位は彼の歡情を結び、自己の位置を堅固にするなり、法衣剝脫の罪を受く。

雲居の舜、禪師、世姓は胡、宜春の人、棲賢に住して、歸宗の寶公(五祖戒の嗣、戒、開先の暹公は雙泉寛の嗣)、同安の南公(黃龍の嗣)、圓通の訥公(延慶榮の嗣、榮は智門祥の嗣)と道望相亞ぐ。禪徒交々往く、廬山の叢林斯に於て盛なりと爲す。居ること幾ばくも無く、郡將貪墨なり、舜、常住の物を以つて結情固位するに忍びず、尋いで郡將に譖るものあつて、其の衣を民にせらる。乃ち太平庵に寓す。仁廟其の道行を聞いて、復するに僧服を以つてし、寵して銀鉢盂と、再び棲賢を領することを賜ふ。入院に偶あり、曰く、

「無端被證枉遭連。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道好幾多噴。」

未だ幾ばくならずして、雲居に遷る。道愈々尊く、衆益々盛なり。偶を以つて衆に示して曰く、

「尋求就理兩俱愆。不<sub>レ</sub>涉<sub>二</sub>途<sub>一</sub>病亦然。孰謂箇中端的處。」

① 椎胸貧子一文錢。と。嗟夫の言、郡將に忤ふて譴を獲、名天子に聞えて寵せらる。禍福の倚伏は、舜に於て亦何ぞ云ふに足らん。

湖州甘露寺の圓禪師、漁父の詞二十餘首あり、世の盛に傳ふる所の者は、一のみ。

「本是瀟湘一釣客。自<sub>レ</sub>東自<sub>レ</sub>西自<sub>二</sub>南北<sub>一</sub>。」

只把孤舟爲<sub>二</sub>屋宅<sub>一</sub>。無<sub>二</sub>寬窄<sub>一</sub>。

幕<sub>レ</sub>天席<sub>レ</sub>地人難<sub>レ</sub>測。頃聞四海停<sub>二</sub>戈革<sub>一</sub>。

金門嬾<sub>三</sub>去<sub>二</sub>投<sub>二</sub>書策<sub>一</sub>。時向<sub>二</sub>灘頭<sub>一</sub>歌<sub>二</sub>月白<sub>一</sub>。

真高格。浮名浮利誰拘得。」

遂に是れを以つて、名を叢林に得たり。蓋し放曠自如の者、藉つて以つて情を暢べ、道を樂んで、水雲影裡に謳ふ。真に解脱遊戯のみ。

臨安南蕩の崇覺空禪師（黃龍死心の嗣、雲峰、生縁は姑熟なり、黃龍の死心禪師に參侍す、死心其の福慧に逮ばざるを惜しみ、應世するなきを以つて囑と爲す。草堂の清公（晦堂祖心の嗣、隆興府勸潭草堂）、送

① 椎胸は寒中に單物を着て、胸に燭造をきめて居るなり。  
② 東西南北往きたい處、自由自在に逍遙するなり。

るに偶を以つてして曰く、

「十年聚<sub>レ</sub>首龍峯寺。」

① 莫將<sub>二</sub>名字<sub>一</sub>落<sub>二</sub>人間<sub>一</sub>。

一悟心空萬境閑。

此去隨<sub>レ</sub>緣且高隱。

と。尋いで天台に棲止し、望み叢林に高し、命に崇覺に應ず。未だ幾ばくならず院、回祿に罹る。土木の役に黽勉するも、亦誨接に倦むなし。嘗て野狐の話を頌して曰く、

「含<sub>レ</sub>血<sub>レ</sub>漢<sub>レ</sub>人。先<sub>レ</sub>汚<sub>二</sub>其<sub>レ</sub>口<sub>一</sub>。百丈野狐。失<sub>レ</sub>頭狂走。驀地喚回。打<sub>二</sub>箇筋斗<sub>一</sub>。」

空の天資、精悍にして知見甚だ高く、身を律すること精嚴なり。外請に趣かず、齋に迎へんと欲するものあれば、三門に架するを爲し、乃ち告ぐるに「家財を捨して、公の發

心を荷ふを以つてす。衆に背いて食ふは、我が破戒を奈何せん」と。其の固守此くの如し。然れども平居、氣諸方を凌ぎ、學徒に於ても亦詞色を假

すこと少し。真に父の風あり、卓然として敬すべきなり。

投子の 聰禪師と、海會の演和尚と元祐の間、道望並に淮上に著はる。賢士大夫多く之に従つて遊

ぶ。黃太史魯直、亦嘗て胡尚書少汲を勉めて、道を聰と演とに問はしむ。其の書に曰く、「公の道學頗

る得力ありや、治病の方は當に深く禪悅に求むべし。生死の根を照破すれば、則ち憂畏淫怒脚を安く

處なし。病既に根無くんば、枝葉安んぞ能く害をなさん。投子の聰老は是れ出世の宗師、海會の演老

處なし。病既に根無くんば、枝葉安んぞ能く害をなさん。投子の聰老は是れ出世の宗師、海會の演老

處なし。病既に根無くんば、枝葉安んぞ能く害をなさん。投子の聰老は是れ出世の宗師、海會の演老

① 是れ亦死心と同意なり、然るに其囑は踏まざるは何ぞや。  
② 圓照本に嗣ぐ、演和尚は五祖法演禪師なり。

は道行古人に倣ちす、皆親近すべし。殊に文章の士に従つて、忘言綺語を學び、無明の種子を増長するに勝れり。聰老は猶ほ喜んで高明の士大夫を接す。渠れ開卷論說すれば、便ち諸儒の鼻孔を穿却す。若し義理に於て宗趣を得、却つて舊讀む所の書の境界を觀れば、廓然として六通四關し、極めて心力を省するなり。然れども有道の士は、須らく志誠懇惻を以て歸向すべし。古人の所謂人に下ること精ならずんば、其の眞を得ずと、此れ虚語に非ずし。嗚呼、古今の文士、釋教に於て深排して力詆するもの、蓋し所習に安じ、見ざる所を毀つて然り。黃太史の如きは、江西宗派の鼻祖たりと雖も、道を見て天下に二道なきを知る、故に勤々懇々に曲折指陳す。以ふに尙書公は知言の人にして、與に言ふべきが爲めなり。

金陵に俞道婆(琅琊永起の嗣、起)なるものあり、禪林其の琅琊の啓禪師に參見するを傳ふ、家は油衾を鬻ぐを以て業となす。一日、句者の蓮華樂を市に唱ふるを聞く、云ふ、「柳毅の書信を傳ふるに因らずんば、何に縁つて洞庭湖に到るを得ん」と。忽ち省あり、覺えず大笑して、油衾を抛棄して、市兒に與ふ。競ふて拾ふ、其の夫話つて曰く、「爾何ぞ顛するや。」婆撫掌して曰く、「公の境界にあらず」と。是れより僧を見れば、必ず勘驗す。時に僧あり、其の門を過ぐ、

① 義理は宋儒の唱ふる義理の學を言ふ、若し禪の宗旨を得て、從學讀む處の書を觀れば、双か迎へて解けんとなり。  
 ② 呂本中、江西詩派の圖を作り、山谷を推して詩祖となし、陳無已等二十五人を法嗣となす(氏族排韻)鼻は始なり。  
 ③ 句者は乞食なり。  
 ④ 洞庭君の少女柳毅によつて書信を通じ、冤を訴ふる故事なり。  
 ⑤ 此僧は佛燈禪師なり、一寸手硬い相手じや。兒々は坊ん坊んなり、媽々はおつかなり、爹々はちやんなり。

婆遽かに呼んで曰く、「兒々、僧曰く、「媽々、爹々は甚麼の處にかある。」婆身を轉じて露柱を拜す。僧即ち踏倒して曰く、「將に謂へり、多少の奇特あり」と。次で僧を見て問うて曰く、「上座何れの處より來る。」僧曰く、「五祖より來る。」婆曰く、「五祖長老は猶ほ是れ婆が兒子なることあり。」僧曰く、「婆々は却つて誰が兒ぞ。」婆曰く、「老婆上座に一間せられて直に得たり。」立地に放尿することを、「と。其の婆子趙州の笥を偷むの因縁を頌して曰く、

① 立ち小便しながらおつかあーと啼くのや。  
 ② 趙州一婆子に問ふ、何れの處に去る、婆曰く、州の笥を偷み去る、趙州曰く、忽ち趙州に遇ふとき作麼生、婆便ち州に一掌を與ふ、州休し去る。  
 ③ 汝に出づるは汝に回るじや。  
 ④ 旁午は縱橫坐至なり。  
 ⑤ 行禪師、佛眼の法嗣也。  
 ⑥ しやりかうべの内に、上は僧三天、下は金輪奈落の人ありと、こんなことは繪話なり。

「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脚又懷疑。」  
 趙州喫掌無二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  
 宣政の間、江淮は禪祿の淵藪たり。婆、是の時に於て、無孔笛を吹き、韻青霄より出で、遂に和するもの。旁午として至るを致し、機縁の偈句、世に流布す。自ら賞音あり、其の一唱して三嘆するが爲めなり。  
 烏巨の雪堂行禪師の淨無染に與ふる書に曰く、「比る禪人の録、公の拈古を傳ふるを見る。中に僧趙州に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佛。」殿裡底。」といふを拈じて云く、「須らく知るべし、一箇獨體の裡、内に撐天拄地の人あり」といふあり、愚竊かに疑ふ、傳録の誤ならん。此れ決して公の語にあらざるなり。何が故ぞ、蓋し楊岐の子孫は、終に肯て箇の鑑覺を認めず、若し鑑覺を認めば、陰界だも尙ほ出づることを得ず、何ぞ宗門奇特の事あら

んや。此によつて亦嘗て之を頌す、特に愛照を侍んで、謾りに以つて聞を洩す。頌に曰く、

「不立孤危機未峻。趙州老子玉無瑕。」

當頭指出殿裡底。刻盡茫茫眼界花。」

と。

行の眞慈、不請友を爲し、書を以つて拈古の失を規し、頌を以つて趙州

の意を明かにす。宗門に於て補あり。若し吾が徒其の謬を顧みず、妄りに自ら提掇せば、豈獨り明眼の爲めに、嗾せらるゝのみならんや。端に亦謗法の愆を招がん、戒めざるべけんや。

① 鑑覺は照々靈々なり、是れ生死の根なり。  
② 不請友は押賣の親切なり、華嚴經並に維摩經に出づ。  
③ 嗾は洪笑なり。

國譯羅湖野錄 上終

此書本無卷數なり、便宜の爲め上下に分つ、著者の原本然るにあらず。

國譯羅湖野錄 下

蔣山佛慧の泉 禪師は叢林之を泉萬卷と謂ふ。紹聖元年、東坡居士嶺外之行あり、舟金陵に次り、

風に江潁に隔てらる。既に其の至るを迎へ、從容として道を語る。東坡遂に問うて曰く、「如何なるか

是れ智海の燈。泉遽かに對ふるに偈を以てして曰く、

「指出明々是甚麼。擧頭鶴子穿雲過。」

從來這盃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箇。」

東坡是に於て欣然として、詩を以て其の事を紀して曰く、

「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

獨望鐘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

寶公骨冷喚不膺。却有老泉來喚人。

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余吹散千峰雲。

① 一酌曹谿一知水味。佗年若畫蔣山圖。」

泉、復た渴を説いて、送行して曰く、

南來萬里亦何事。仍作三泉公喚居士。」

① 會元十六、雲居舜の法嗣、佛慧法泉禪師。其傳法を示さんに、雲門―徳山密―文殊眞―洞山聰―雲居舜―佛慧泉。  
② 燈には油皿を用ふ、故に盃と云ひしものならん。  
③ 砲車は雷公なり。  
④ 嶺外曹谿の一滴水を味はんとす。

「脚下曹谿去路通。」<sup>①</sup>登堂無復問二幡風。<sup>②</sup>好將三鐘阜臨岐句。

東坡平生、夷嶮一致なり、憂患と争ふものにあらず、然らずんば、正に嶺海に放浪するの時に當つて、豈能く智海の燈を問はんや。泉、霹靂舌を奮つて、爲めに千峰の雲を吹き散す、東坡にあつて得るなしとせざるなり。

寶峰の湛堂準禪師に、十二時の頌あり、曰く、

「鷄鳴。丑。」

念佛起來、烟開口。上樓敲磬兩三聲。

「鷄鳴。丑。」

「平旦。寅。」

當人有道事須親。不聞先聖有慈訓。

「日出。卯。」

大道分明莫外討。

日用縱橫在目中。

逢原左右拈來草。

①六祖の風幡を問はんとせば、既に錯々、踏踏翁とは六師也。自己と憂患とがきしり合ふから、火がでるのじや、富貴に處しては富貴に行ひ、患難に處しては患難に行ひ、流に順つて性を認得すれば、喜もなしく又憂もなし。  
②續傳燈二十一及び會元十七に傳あり、湛堂準は寶峰文法嗣、隆興府勸潭に住す。  
③午前二時。  
④午前四時。先聖の慈訓とは一年の事は元旦にあり、一日の事は晨旦にあり。

「食時。辰。」

更無一法可當情。千里出山雲有色。

「源投澗水無聲。」

「禺中。巳。」

龍象須親第一義。若向其中覓是非。

「日南。午。」

見解何曾有李二。

理事相諳更相互。三門拈向燈籠頭。

「日昧。未。」

法身清淨絕方比。乾坤遐迩盡東西。

「晡時。申。」

由來大道絕親疎。陽和九月百花發。

「日入。酉。」

淨室焚香孤坐久。忽然月上漏東應。

須信壺中別有春。

照我牀前瑞香斗。

⑤午前六時。  
⑥午前八時。  
⑦午前十時。  
⑧後三季二權平も八兵衛もあるものか、此二字古來解を缺く。  
⑨正午十二時。  
⑩昧は傾なり、方比は比較なり、午後二時。  
⑪今の午後四時、月にしては九月に當る。  
⑫今の午後六時、月にしては十月。  
⑬瑞香斗は瑞香花の植木鉢と見るべし、古來定説なし。

① 黃昏 戊

樓上鳴鐘已落日。

行人旅店宿長途。

花上遊蜂罷采蜜。

② 人定 亥

老鼠此時正無礙。

忽然燈滅寢堂前。

牀前咬我靴鞵袋。

③ 半夜 子

夢裡分明被二人使。

連宵合藥到天光。

起來何處有白芷。

妙喜老師、爲めに誦出して、其の後に書して曰く、「洪堂老人、十二時の頌

を作る、家風趙州に滅せず、而も語録に有ることなし。謹んで、侍者

了徳をして、數本を録し、衆寮に送り、衲子輩の爲めに、般若の縁を結ば

しむ」と。

惟正 禪師、字は煥然、華亭の黃氏の子なり、幼にして、臨安北山資壽

の本如に従つて業を肆ふ。且つ將に藝を有司に較せんと欲す。如、觀音の

像に禱つて、以て陰相を求めしむ。謝して曰く、「豈獨り己に私するに忍びんや」と。郡人朱紹安、聞

④ 午後八時。

⑤ 午後十時。靴鞵袋は手さげふくろ、皮作りの信玄袋なり。

⑥ 午後十二時。

⑦ 趙州録に十二時の頌あり、洪堂之に由つて此頌あり。

⑧ 洪堂の語録に漏れたるなり。

⑨ 會元卷十に傳あり、淨土院惟素の法嗣、正又政に作る。法系圖を示さん。

雪峰—玄沙—羅漢琛—清涼益—崇壽稠—淨土素—淨土惟正—禪師。

⑩ 有司に試みられて、度牒を得んとす。

⑪ 清機は出塵の關健、密旨は相傳の一著なり。

⑫ 眞宗の大中祥符六年二月に童行の剃度を許す、單は深厚なり。

いて嘉嘆し、帑を啓きて、之を度せんと欲す。正、慨然として曰く、「古人人を度するに、清機密旨を以てす、今是れに返く、古を去ること亦遠し。吾れ三寶の數に墮するは當に其の時あるべし」と。既にして、祥符の覃恩に遇ふて、素志に諾ふを得。既にして三觀を天台に學び、復た徑山に詣り、老宿居素に參じて旨を得。素、淨土院に住し、正、輔相すること久しうして席を繼ぐ。然れども人となり高簡にして、身を律すること精嚴なり、名卿巨公に多く推重せらる。葉内翰清臣、金陵に牧たり。正を迎へて道を語らんとし、日を選び、賓を集め、優禮を以て尊奉せんと欲す。期に及び、正、偈を作つて之を辭す。

① 昨日曾將三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

② 國士筵中甚不宜。

又途中に進山主に逢ひ、偈を以て之に贈つて曰く、

「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

似聽孤猿月下啼。」

正、識慮洗然として、世累に牽かれず、雅に愛して、黃犢に跨つて出入

す。臨安府の蔣侍郎堂、嘗つて詩あり、曰く、

「禪客尋常入二舊都。黃牛角上掛三餅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

國譯羅湖野錄 下

六五

① 此詩最も人口に膾炙。

② 風流絕世、後世詩題に又圖畫して之を傳ふ、世の臨濟雲門の名を知らざる者も、政黃牛の名は往々聞知する所なり。

其の名公の爲めに賞重せらるゝこと、此くの如し。平生の製作、號して錦谿集と爲す、三十卷あり、前の二偈も並に集中に見ゆ。而して出處の大概も亦塔の銘に載する所なり。嗚呼世の顛を童にし、身に褌すれば、則ち是の如くにして僧となす。其の清機密旨の意を知るもの、亦幾んど希なり。正の言は迂濶に似ると雖も、以て吾徒濫廁の病を藥すべし。法門に於て則ち未だ補なしとなす容からざるなり。

蘇黃門子由、元豐二年、睢陽の從事を以て、筠陽 推筦の任に左遷せらる。是の時洪州景德の順禪師(景德藍順禪師は、南禪師の嗣也)、其の父文安先生と契分あり。因に往いて訪ふ、相從ふて、甚だ樂み、吝ふに心法を以てす。順古徳

拈鼻の因縁を示す。久うして省あり、偈を作つて、順に呈して曰く、

「中年聞道覺前非。 邂逅相逢老順師。  
拈鼻徑參眞面目。 掉頭不受別鉗鎚。  
枯藤破衲公何事。 白酒青鹽我是誰。  
慚愧東軒殘月上。 一盃甘露滑如飴。」

紹聖元年に暨び、復た筠に至れば、順、化して年を逾ゆ。公其畫像を禮し、讚を左に述べて曰く、「訥(圓通)と偕に行き、璉(大覺)と同じく處り、南(黃龍)に於て法を得て、南の長子たり。緇白を成就するこ

①頭を剃り、衣を着ると云ふことなり。  
②蘇轍字は子由、老泉の子、坡の弟なり、父兄と俱に三蘇として稱せられ、詩文の雄たり。  
③推筦は酒鹽を監する役なり、推は今の官營と同じ、民利を横奪するを以て推と云ふ、推は横木なり、筦は主司なり、次に擧ぐる詩の内に、白酒青鹽の文字は此官より來る、故に恒々す。  
④拈鼻の因縁は、百丈野鴨の子の因縁なるべし。

どは、名けて老と爲すべし。黑暗を慈憫することは、名けて姥となすべし。我れ初より諷らす、先子を以ての故に、我れを高安に訪ひ、拈鼻の語を示す。再來して見す、纒素を作禮す。向來することなし、今亦奚ぞ去らん」と。蓋し順と訥とは偕行して蜀を出づ、而して順は黃龍に嗣ぎ、訥は圓通に住す、而して大覺の璉、記室を掌るときは、則ち順と同じく處るなり。唯だ仁慈を以て物を祐けしかば、叢林之を目して順婆々と云ふ。公爲めに表して之を出す、良に以あるなり。嗣法聞ゆるなしと雖も、然も公あれば則ち所謂一麟にして足れり。

建州開善の謙 禪師は、平居人を誨ふるに倦まず、而して尺素に形はれ、尤も曲折を爲す。曰へるあり、「時光過ぎ易し、且く緊々に工夫を做すべし。別に工夫なし、但だ放下すれば便ち是なり。只だ心識上のあらゆる底を將つて、一時に放下せよ、此れは是れ眞正勁截の工夫なり。若し別に工夫あれば、盡く是れ癡狂外邊に走るなり。山僧尋常に道ふ、行住坐臥、決定して是れ見聞覺知にあらず、決定して是れ思量分別にあらず、決定して語言問答にあらず、決定して是れ試絶にあらず。此の四箇の路頭を却けて見よ、若し絶せずんば、決定して悟らず。此の四箇の路頭、若し絶すれば、僧趙州に問ふ、「狗子に還た佛性ありや也た無しや。」趙州曰く、「無。」如何なるか是れ佛。雲門道ふ、「乾屎橛。」を管取して呵々大笑せん」と。謙の言、雲廓天布の如くにして、以て學者に授く。夫の浮詞濫説

⑤著者語を解するなり。  
⑥會元二十に傳あり。  
⑦妄想を捨てようと思ふも亦病なり。



と何ぞ管だ天冠地履のみならんや。然れども福は慧に及ばず、出世未だ幾くならずして卒す、謙に於ては恨なしと雖も、法門の不幸を惜むのみ。

大瀉の智、禪師、大圓叟と號し、秀州西鎮の西庵に居る。時に參政陳公去非、相與に過從し、講道を樂となす。因に問ふに、「寂然として不動の時如何ん」を以てす。智曰く、「千聖も其の蹤を覓むる能はず。」又問ふ、「感して遂に通ず。又作麼生。」智曰く、「萬化も其の體を覆ふあたはず」と。公欣然として以謂らく、「未だ聞かざる所を聞けり」と。小詩を作つて、智に呈似し、以て意を示す、曰く、

「自得安心法。悠然不賦詩。忽逢九重九日。」

無奈菊花枝。

一日、普淨院鐘を鑄て成り、盛に緇素を集めて讚喜す。公、智を率ゐて焉に與る。公曰く、「老僧首に安んぞ能く著語して擊かんや。西庵老人、法布施を吝むべからず」と。智遂に、鯨を操つて曰く、

「長子の羅羅羅、如來の勅に遵受して、鐘を撞いて大機を發し、阿難圓に信に入る。我れ今此の鐘を撞けば、見聞のもの大益を得。上は三千界に徹し、下は無窮極に透る。塵劫迥として寥々たり。太

①大瀉智。漳州大瀉大圓智禪師は四明の人也、會元十八に評傳あり。その法果を示さん。黃龍關一祐聖法居一道林了。一一大瀉智。  
②鳥の聖辭傳の語、禪的の眼を以てすれば一概と消せざるも宋備にては隨分六ヶ敷處にしてある、萬化云々は濫用一元顯微間なきの處なり。  
③菊を重籬に採つて、悠然南山を見るは陶淵明の安心なり、我れは悠然の詩を賦せすと一歩高く出てしなり。  
④鯨は杵なり。  
⑤楞嚴經四に出づ。圓信は大乗圓極の信なり。

空常に寂々たり。苦を息むると酸を停むると、皆此の恩力を承く」と。是に於て四衆歡呼し、非常の佛事と爲す。智嘗て「三世の諸佛有ることを知らず、狸奴白狐却つて有ることを知る。」を擧して、拈じて曰く、

「三世の諸佛、既に有ることを知らず。狸奴白狐、又何ぞ嘗て夢にだも見ん、灼然として須らく向上に有ることを知る底の人を知つて初めて得べし。且く作麼生か是れ有ることを知る底の人。」と又繼いで頌を以て之を發揮して曰く、

「喫官酒一臥官階。當處死當處埋。」

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死骸。

其の提唱も又此くの如し。智出世して齒若し、作略は雄を諸方に譲らざるも、其れ、摠衣のもの、大聲に走るを奈何せん。大瀉に居るに及び、則ち年運往きの。是の故に道行ふ克はずして有識の爲めに嘆せらる。然れども參政爲めに、語要に序して、其の臨濟の宗を持して、自ら任するに、斯道の重きを以てすと謂ふもの、亦知己と謂ふべきかな。

佛眼禪師、舒州の龍門に住す。嘗て延壽堂の壁間に題して曰く、「佛有病の者、療治すべきに當つて、將息の所有るべきを許したまふ。禪林に凡そ數名あり、或は涅槃と曰ふ、法身の常住を見て、

①略疏本及會元には、靈死骸を露死骸に作る、文字は種かなるを覺ゆ。  
②摠衣は頭巾を防がん爲に、衣を覆くるを云ふ、高位の人と云ふが如し。大聲は評判高きなり、年運の運は步履なり。  
③智の語録なり。  
④延壽堂。病僧寮といひ、療治休養する所也。

法の不生を了するなり。或は省行と曰ふ、此の違縁は、皆行苦よりするを知るなり。或は延壽と曰ふ、慧命を得て色身を扶持せんと欲するなり。其の實は人をして生死を了せしむる處なり。多く見る、少しく微恙を覺ゆれば、便ち此の堂に入り、強ひて支吾せずして、便ち補益を求む。久病に及び、郷閭を思念し、善く退いて苦本を減除することを思はず。先聖云ふ、「病は衆生の良藥なり。若し善く服食せば、瘥えざる者なきなり」と。又尊宿云ふ、「須らく病まざるものあるを知るべし」と。故に明かに書示して、以て後來に告ぐ。其の風巾塵履を規詠する者を觀るに、豈特に退いて苦の本を思はしむるのみならんや。抑乍ち戒あつて死すべきものとの、訓に遵はしめんと欲するなり、其の明切精密、謂つべし藥石の言なり。嗚呼是れ大醫王は、其れ佛眼の謂乎。

汝陽廣慧の璉禪師(風穴延沼禪師の法嗣也)は、泉州晉江の人なり、世姓は陳、年學に志すのとき報勅院の僧籍を占む。繼いで招慶の眞覺禪師に依り、日に炊爨を事とし、問あれば誦經す。眞覺見て問うて曰く、「汝何の經をか念する。」對へて曰く、「維摩經。」眞覺曰く、「經は這裡にあり、維摩は甚麼の處にかある。璉茫然として以て騎ふるなし。泣涕して曰く、「大丈夫の漢、人に一問

① 行苦は念々遷流の苦なり。  
 ② 支吾は持ちこたへるなり、補益は補助なり、是れと云ふ病なきものには、適藥なければ補益を用ふ。  
 ③ 風巾塵履は唐末に、官人が一所を通りし時、病僧あり、門に張帯して一詩を書き、「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病人。塵埋床下履。風動架頭巾。」と見て、大に憐み、天下に令して病僧の爲めに延壽室を建つ。  
 ④ 緝高僧傳に唐の慧藏、常に曰く、「吾れ嘗る一日持戒して死するも、破戒百年の生を願はず」と。  
 ⑤ 志學は十五歳なり。孔子曰く、「吾れ十有五にして學に志す」と。  
 ⑥ 維摩經の三字を分ちて詰りしなり。

せられて詞の措くべきなし、豈婉ぢざらんや」と。是に於て閩中の尊宿に謁することし、僅んど五十餘員なるも、旨に契ふ能はず、即ち河南の首山省念禪師に趨く。因に問を致して曰く、「學人寶山に到つて、手を空しうして回る時如何ん。」念曰く、「家門前の火把子。」璉豁然として大悟し、尋いで擲んで堂中の第一座に居る。景德甲辰の歲に於て、廣慧に開法す。此の時王參政署、給事中より、出で、汝陽に知たり。璉州治に入り、其の事を判するを見るの次で、便ち問ふ、「作廢生か是れ郡主一管の筆。」王曰く、「來者は便ち判す。」璉曰く、「忽然として摠に不慙麼に來る時如何ん。」王筆を擲つての勢を作す。又許郎中式、西蜀に漕たり、經由して璉に謁す、適々佛前に接見す。許曰く、「先づ佛を拜せんか先づ長老を拜せんか。」璉曰く、「蝦蟇大蟲を呑む。」許曰く、「慙麼なれば則ち摠に拜し去らざるなり。」璉曰く、「運使話墮せり。」許曰く、「長老の一隻眼を具するを許す。」璉衣袖を以て便ち拂ふ。許曰く、「今日看破す」と。便ち禮拜す。丁晋公、詩を以て宣賜の進奉紅綰封龍字茶を送つて璉に與ふ。

① 火把子は炬火なり、了々分明なり。  
 ② 陸下から丁公に賜はりし地方の進奉に係る茶なり、紅の綰にて封をなし、其れに龍の字が書いてある。  
 ③ 璉公正月に病みて九月に歿す。虎は正月なり、狗は九月なり。牛半各二十なり、牛の字の右のノを取りて、鼠の字の下の鼠の右に付すれば、六劃となり、而して鼠の上の口も亦六劃也。以上にて、正月、九月二十六日。以上佛頂書入本による。

其の名公の爲めに尊崇せらるゝこと此くの如し。景祐三年歳は丙子にあり、正月二十六日、四圍

相を示し、自ら虎狗鼠牛の字を内に書して、方丈の門に掲げ、遂に九月二十六日に至つて逝く。景德間の宗師、高明の士大夫に歆艶せらるゝ者は廣慧のみ。其の風尚を踏ぬるに、既に類を抜く。況んや享壽八十有六にして、預め報謝を知るをや。因つて大槩を紀次して、以て僧寶傳の闕を補ふ。庶はくは其の美を殫さざらんことを。

金陵華藏の民禪師、初め楞嚴經を成都に講す、聽徒獨り時に盛なり。

圓悟禪師、昭覺に住するとき、民其の友、勝公を率ゐ、扣くに教外別傳の旨を以てす。偶僧十支談を請益して、方に君に問ふ心印何の顔を成すを舉

するとき、圓悟厲聲して曰く、「文彩已に彰はる」と。民間いて、恍然として自ら至り到ると謂へり。圓悟其の意を以て領解するを知り、遂に本色の鉗鎚を示す、民則ち措くことなし。數日復た己見を陳して曰く、「拈槌豈佛豈是

れ一切世界、諸の有らゆる物、皆妙明の真心に即するにあらずや。圓悟曰く、「汝元來這裡にあつて活計を作す。」民又曰く、「下喝敲床は、豈是れ聞を反して自性を聞き、性に無上道を成するにあらずや。」圓悟曰く、「教中に道ふ、妙性は圓明にして諸の名相を離る、本來世界衆生あることなしと、是れ如何ん。」民悚然として以て諦ゆるなし。圓悟獨を出で、湖北の夾山に住するに及び、民亦講を罷めて至る。因に晚參、擧す、「僧巖頭に問ふ、「古帆未だ掛けざる時如何ん。」

① 報謝は正月二十六日に病んで九月二十六日死せしを、虎狗鼠牛に寓して謝ふ。

② 建興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會元十九に傳あり、圓悟の法嗣。

③ 十支談は月安察禪師の著なり、其第一心印の頌に、心印何の顔を作すの句あり。(傳燈二十九)。

④ 以上問答皆楞嚴經之語を用ふ。

巖頭云く、「後園の驢、草を喫す」と。民其の意を涯むるなし、乃ち圓悟に詰る。圓悟前話を理して問はしむるに及び、乃ち答ふるに庭前の柏樹子を以てす、民遽かに大徹す。尋で命じて堂中の第一座と爲す。圓悟陸堂して偈あり、之を美て曰く、

① 休庵四分罷楞嚴 按二下雲頭徹底參。

莫學亮公親二馬祖 須知德嶠訪龍潭。

七年往返遊昭覺 萬里翱翔上碧岩。

今日煩充第一座 百花叢裡現優曇。

勝も亦圓悟の嗣となり、泗州の普照に住す。法濟禪師と號するものなり。

福州の空首座、江西の雲門庵に在り、一日妙喜老師、其れに香巖樹上の話を問ふ、對ふるに「好し春風に對して鷓鴣を唱ふしを以てす。徹るに、之は是れ樹上の語か、是れ樹下の語か」と云ふに及び、空罔然たり。尋いで寇を曹源に避け、復た臨川の疎山に趨く。時に草堂の清和尚(晦堂心)在り、因に前話を見て證する所あり、自ら謂へらく、「頓に妙喜の用處を見る」と。遂に閩に歸り、古田の秀峰に寓し、道望四に馳す、而も屢ば名刹の招を却く。東禪の淨禪師偈あり、之に調れて曰く、

① 四分律楞嚴の穿鑿をやめ、一心に禪に參する也、雲頭を按ずとは、仙人が空中より下るの様子なり。

② 西山亮、經論を講じて天下に西なし、馬祖に一間せられて平生の知解得力、一時に瓦解水消す、遂に西山に隱れて消息を絶す。

③ 會元卷十八に傳あり、勸潭清の法嗣。

④ 龜には川の龜、海の龜等の十種あり、是れは山の龜なり。

⑤ 莊子の龜は七十二度のトビに皆適中したが、このどん龜は七十二峰の請待をとんと受けつけない。

●「山龜有殼藏頭尾」<sup>①</sup> 七十二鑽不奈何。恰似秀峰空首座。  
嘉招不肯出烟蘿<sup>②</sup>」  
答へて曰く、

「敢將不出以爲高。朽索其如六馬一何。賴有<sup>③</sup>管籥長柄杓<sup>④</sup>」

空の偈句は、風韻高妙にして、事理に於いて尤も圓融せりとなす。藥を撮るの道人に贈るが如き、曰く、

「當陽拈出大家看。來處分明去處端。總是諸人自遮護。先生毫髮不相謬<sup>⑤</sup>」

① 高の字疑ふべし。索は馬のたづな。

又漏を修する道者に贈るに曰く、  
「是處叢林走一遭。敲<sup>⑥</sup>鞞打瓦不辭勞。忽然踏<sup>⑦</sup>着通天竅」

又雪中僧に和するの偈に曰く、  
「蓋<sup>⑧</sup>覆乾坤似有功。洞然明白又無蹤。其如未<sup>⑨</sup>識<sup>⑩</sup>無蹤處<sup>⑪</sup>」

玉屑霏々落<sup>⑫</sup>眼中<sup>⑬</sup>」

曾侍郎吉甫、嘗て詩あり、之に寄せて曰く、  
「江西句法空公得。一向<sup>⑭</sup>越<sup>⑮</sup>禪<sup>⑯</sup>挽不<sup>⑰</sup>回。深密伽陀妙<sup>⑱</sup>天下<sup>⑲</sup>」

其の名公の爲めに擊節せらるゝこと此くの如し。  
潭州智度の覺禪師は、幼にして聰慧なり、書史目を過れば誦を成す。書を著し、釋氏を排せんと欲して、惡境忽ち現す、乃ち過を悔いて出家す。因に華嚴經を冥誦す、現相品に至る、曰く、「佛身生あること無うして、能く生を出づることを示す。法性虚空の如くにして、諸佛中に於て住す、住も無く亦知も無く、處々に皆佛を見る」と。是に於て華嚴の境界を悟入す。

衆の爲めに成都に講解し、微旨を剖發することは、其の右に出づるものなし。尋いで未だ禪宗を探らざるを以て、峽を出で、無盡居士に荆南に謁す。無盡曰く、「若し向上の一著ならば、蔣山老に非ずんば、孰か能く指南せん」と。遂に書を遣はして覺の爲めに紹介す。其の略に曰く、「覺華嚴は、乃ち吾郷の大講主なり。前んで龍潭に遇はんとす、伊が爲めに直截に指示して、法器を決成せば、宗門に補あらんと。覺、蔣山に抵り、一日圓悟の擧するを聞く、羅山の道ふ、「有言の時、虎頭に騎つて虎尾を收め、第一句下に宗旨を明らかにす。無言の時、機鋒を觀露して、電拂に如同すと。覺、恍然たり、自ら謂へらく、

① 覺禪師。潭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は圓悟の嗣なれど、初めは、慧日能禪師に依れり、續傳燈二十八及び會十九に傳あり。② 徳山に擬せしなり。

「證する處あり」と。偈を作つて曰く、

「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

圓悟見て大笑し、翌日之に問うて曰く、「昨日の公案は作廢生<sup>①</sup>。覺、對へんと擬す、圓悟使ち喝して曰く、「佛法は是れ這箇の道理にあらず。」と。茲より參究すること五載を経、浮山遠禪師の削執論を慮阜に閱するに、云へるあり、「若し道に親疎あらば、豈旂檀林中に却つて臭草を生ずるあらんや。須らく知るべし、宗師は著々會て虚發せざるを」と。是に至つて頓に所疑を釋く。乃ち偈を述べて圓悟に寄せて曰く、

「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

回來不怖語聲高。」

其の樂説の辨を得、扶宗振教を以つて己が任となす、駕詞に馳騁するにあらざるのみ。宗門統要の機縁に至つては、之を明むるに頌を以てせざるなく、古今名僧の行實は、之を著すに傳を以てせざるなし。博くして要寡く、勞して功少しと雖も、既に蜀山に藏す、豈叢林寂寞の傳を壯にせざらんや。

吉州禾山の方禪師、元符戊寅の歲、豫章の翠巖に至り、死心和尙を參禮す。已にして執侍して五載を閱す、死心既に院事を謝して、靖安祐聖瑠公の席下に寓す。唯り方と與に日に禪悅を以て樂と

①駕詞は浮詞なり。  
②會元十八に傳あり、趙宗慧方は死心の新法嗣なり、此因縁は會元には見えず。

なし、方をして文を述べて祭らしむ。死心は一榻に危坐して、神觀自若たり、而して緇素環侍す。其の文に曰く、「維れ崇寧元年、歲壬子に次どる、六月七日、參徒比丘惠方、謹んで大虎を以て盤となし、萬像を饌となし、死心和尙の靈に致祭す。混元の精は廓爾として發生し、氣は南方に孕んで剛烈煥明なり。兩たび猊座に踞して、祖令嚴に行はる。一旦衣を拂つて、衲子趨瞻す、峻機電卷、誰か敢て論評せん。煩惱海に入つて涅槃城を現じ、隨機發藥して彼の狂醒を醒す。光を含み徳を育して、枯榮に混入し、大自在を得て寰瀛に遊戯す。一法若し有らば萬像崢嶸たり。尙はくは享けよ。噫。死心平生佛を呵し祖を罵り、氣諸方を蓋ふ。故に叢林目して新孟八となす。密に退藏するに及んでは、則ち自ら處ること固より輕からず、而も師弟の間に於て、乃ち兒戲の事を爲す。又豈常情を以て測度すべけんや。」

翰林學士楊公大年、秘書監より出でて汝州に牧たりし時、廣慧に璉禪師の在るあり。公の至りし時、首として之に謁せしかば、問うて曰く、

「布鼓軒に當つて撃つ、誰れか是れ知音のもの。」璉曰く、「來風深く辨す。」公曰く、「恁麼なる時は、禪客相逢ふて只だ彈指す。」璉曰く、「君子可八。」公應喏々す。相與に夜話するに及び、璉曰く、「秘監

③さあおれを祭るの文を作るのじやと死心は大禪定に住し、神觀澄湛たり、僧俗は其の傍らを圍繞する、そこで明々として祭文を讀みあげしなり。  
④死心の面目躍如たり。  
⑤一法云々、成程新く持ち掛けて來れば、祭文は出來ぬ筈じや、噫の字も生きてゐる。  
⑥孟八郎は法囉吹きなり。  
⑦會元卷十二、傳あり、廣慧法嗣。  
⑧布張の大鼓には音は無い。  
⑨君子可八は托上なり、烏龜忘八は托下なり、八は仁、義、禮、智、忠、信、孝、悌の八徳を指す。

は曾て誰れと語して、此の事に及ぶや。」公曰く、「曾て雲門の諒監院に問ふ、『兩箇の大蟲相咬む時如何。』諒答ふるに、『一合相を以てす。亦嘗て自ら著語して曰く、『我れ只管に看る』と。未審恁麼に道ふ、還つて得るや也た無しや。』璉曰く、『老僧は即ち然らず。』公曰く、『請ふ別に道ひ看よ。』璉、手を以て鼻孔を挿く勢を作して曰く、『この畜生、更に勃越す』と。公言下に有ることを知つて、遂に醜酢して旦に達す。是れより咨詢して半載を経、碾磨のもの曝然として釋く。乃ち尊宿と機語を激揚して、哀めて汝陽禪會集と號し、因つて自ら叙を著して曰く、『粵に以みれば、達磨西來して少林に壁觀し、心燈は照を續ぎ、信衣は密に傳ふ。六世に逮んで、花果乃ち成り、諸方に流れて、葦麻斯れ衆し。機に隨つて得るあり、道を證して歸を同じうす。性地恒に明かなりと雖も、而も言樞差別、師承稟を殊にして體用殊なるを致す。河獸の深淺は觀慧にあらずんば孰れか分たん。城乳の醇醜は、亦法味の隨つて變するなり。毫髮を差ふて彌々隔たり、筌罟に滯つて而も分ち易からんや。南嶽の懷讓、曹溪の嫡子たりしより、讓は馬祖道一に傳へ、一は百丈懷海に傳へ、海は黃檗希運に傳へ、運は臨濟義玄に傳へ、玄は興化の存獎に傳へ、獎は汝州の南院顛に傳へ、顛は風穴の延沼に傳へ、沼は首山の念に傳へ、念は廣慧の元璉に傳ふ。璉は曹溪に於て十世

- ① 無字は表で見たか裡で見たか。
- ② 若し譯者ならば、橋大年鼻尖ながぶりと噴ひちぎつて遣る。(譯者山田宗壽)
- ③ 稻麻竹葦の如し。
- ④ 兎、象、馬、三獸河を渡るに各深淺あり。
- ⑤ 牛乳も元賣り、卸し賣り、小賣りと轉じて城中に到る頃には、水と乳と相半す、涅槃經に出づ。

たり。爰に俗士あつて、心を空諦に潛め、勤めて知識を求め、多く年所を歴たり。言句に滯り、物我に迷ふ。羈官の故に宿縁是に契つて、咨詢采索す。渺瀰たる時序、恍然として啓悟し、眞常を洞見す。法昭なるものあり、法を葉縣の省より傳ふ。省も亦念に嗣ぐ。居多の集會、問答に形るゝは、座隅に扣侍し、時に從つて疏録す。屬ろ好事あつて、襄陽南雍の名區招提に傳布す。並に大士の問出、一音迭に吼えて互に主伴となるを列ね、更る醜對あり。其の谷隱の紹遠、玉泉の守珍は、同じく石門の徹に嗣ぎ、白馬の令岳は、先きの白馬の倫に嗣ぎ、普寧の歸道は、徳山の密に嗣ぎ、正慶の惠英、鹿門の山主惠昭は、同じく雲居の齊嗣ぐ。凡そ六大士、泊び廣教の省は、並に言唱を存し、用つて提振を咨すべし。仍つて復た遺集を討歴して、詳かに昔範を求む。或は其の善を盡し、或は其の對を虚にす。別語あり、代語あり。往哲の深意、初心の勤請、或は其の要を擧げしめ、或は其の旨を顯すには、拈語あり垂語あり。前を躡んで、以て問を申ぬる者は、列ねて進語となし、時に因つて輿論する者は、諸の辨語に備ふ。後に同參の淨侶、徑途の禪客、公齋に胥會し、精廬に環坐し、方に隨つて扣擊し、尋常應報の者、或は用つて撥集するあり、以て同好に布く。凡そ十有三卷と爾云ふ。嗚呼、六

- ① 都を出て、遠く遠方に就官せし御座で。采索は取り求むるなり。
- ② 居多は許多と同じ。扣侍はひかへはんべるなり。法昭集會唱酬の語を記録せしなり。
- ③ 此れ以下は故人の編入なり。
- ④ 廣教の省は葉縣の省なり。言唱は言語提唱なり、提振は宗要を提振するなり。
- ⑤ 善を盡すは全文を取るなり、對を虚にすは一分を採る也。
- ⑥ 歐陽永叔、六一居士と號す、我に集古錄十卷、藏書萬卷、琴一張、碁一局、酒一壺あり、吾れ其中に老すと。

一居士謂ふ、「公文章を以て天下に擅にす、然れども性剛勁にして、合ふこと寡し」と。夫の公齋務簡に宗師と激揚し、機語を萃集して同志に布く、以ふに其の存する所、實に聖賢の高致なり。

温州江心龍翔肱禪師は、天資嚴重にして、能く其の師高庵悟公の人となりて、其の偈句も亦精研なり、叢林頗る之を傳誦す。因に事を龍翔に謝し、鴈蕩に遊び、戲に龍鼻水に題し、以て意を見すに曰く、

「雨足雲收得暫閑。謾將頭角寄空山。」

鼻端一滴無多子。引得人人到此間。」

肱、後に笏陽の洞山に住し、退いて雲居の三塔に寓して終ふ。然して雲居は乃ち受道の地なり、流行坎止は之を任すに縁を以てするも、復た高庵と冥會す。此れ偶然にあらざるのみ。

黃龍庵主は初め南禪師の遺命を承けて住山の縁を領すること十有二

白なり。法席の正に盛なる時に於て、毅然として事を謝して西園に居り、晦を以て其の堂に名く。且つ曰く、「吾が辭するところのものは、世務のみ、今より専ら佛法を行せんと欲するなり」と。是に於て其の門に勝して曰く、「諸禪客に告ぐ、此の道を窮めんと要せば、切に須らく自ら看すべし。人の替代すべきなし。時の中、或は因縁を看得して、自ら歡喜の入處あらば、却り來つて入室吐露して、

①續傳燈卷三十三に傳あり、高庵悟に嗣ぐ。  
②温州の雁蕩は天下の奇秀なり。  
③行くも之をせしむるあり、止るも之を止むあり、流行坎止は之を前縁に任すのみ。  
④僧寶傳に詳し。  
⑤是れ晦堂老後の垂誡、圭角說磨して穩々地なること、春風の楊柳を吹くが如し。

爲めに是非深淺を品評するを待て、若し未だ發明せずんば、但だ且だ歇し去れ、道自ら現前せん。苦々として馳求せば、轉た迷悶を増さん、此れは是れ離言の道なり。要するに自ら肯ふにあつて、佗によつて悟らざるなり。此くの如く發明するを、方に無量劫來生死の根本に了達すと名く。若し離言の道を見得せば、即ち一切の聲言語の是非、更に別法なきことを見ん。若し離言の道を見ずんば、便ち將に目前差別の因縁を類會して以つて、所得と爲さんとす。只だ恐らくは誤つて、門庭目前の光影を認めて、自ら覺知せず、翻つて、剩法と成らんことを。到頭只だ是れ自ら謾り、枉げて心力を費すのみ、宜しく晝夜に克己精誠なるべし。行住に觀察し、微細に審思せよ。別に用心すること無くして久遠ならば、自然に箇の入路あらん。是れ朝夕に學んで、事業を成すが如きにあらざるなり。若し也た是の如く參詳する能はずんば、看經持課して、此の殘生を度るに如かず。亦自ら亂りに謗法を生ずるが如きに勝れり。若し送老の時は敢保す、箇の無事の人となつて、更に佗の累なけん。其餘の入室、今より去つて朔望兩度に却請訪及せん。紹興庚申の冬、斯の勝を南蕩空禪師の處に獲、空は死心に嗣ぐ、能く晦堂平居の行事を詳かにす。然れども學者の渴法を須つて、乃ち與めに開示す

① 版を認めて子となすなり、光影は影坊主なり。  
② 生死到來の時は、むだ事となつて何んにもならぬ。  
③ 別には此のほか別になり。  
④ 一を學んで二を知り、詩を聞き禮を聞くが如きにあらず。  
⑤ 持課は日課を守るなり、敢保は確かに請合ふなり。  
⑥ 親切が過ぐると、頓んと擲はた式を發揮してらちあかぬ、師家は向ふから饒溺して來るのを待つと。是れは黃龍が聖壽に答ふる書に見ゆ、晦堂も之に則りしなり。

るに、朔望を以て準と爲すは、殆んど是を謂ふなり。

保寧の 璣道者、元祐の間、洪州の翠岩に住す。時に無盡居士張公、江西に漕たり、江を絶つて之を訪ふ、璣途に逆ふ。公遽かに問うて曰く、「如何なるか是れ翠岩の境。」對へて曰く、「門は近し洪崖千尺の井、石橋水を分つて松杉を繞る。」公曰く、「尋常只だ師の道者の名を聞く、何ぞ能く是くの如く祇對するや。」璣曰く、「適々然るのみ。」公笑つて長哦して曰く、

「野僧迎客下烟嵐。試問如何是翠巖。」

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

と。遂に妙高臺に題す、今に石刻の存するあり。

三祖の會 禪師は、天資敬嚴にして、衆に臨むに煩苛なり、故に叢林に

善譽なきなり、之を目して會魔子と爲す。因に持鉢して歸り、衆に示す。

擧す、「世尊舍衛に入つて乞食して至る、須菩提、佛に白して言さく、「希有

なり世尊」と。此ごろ山僧深村に至り、陝路に一婆子、亦轎に乗じ來る、各々轎を下つて過ぐるを免

れず。婆子問うて曰く、「和尚甚麼の處にか去る。」遂に對ふるに持鉢し去るを以てす、婆子曰く、「啞、

甚の來由を著く」と。大衆 偈 且く道へ、婆子の 「啞甚の來由を著く」と、須菩提の「希有なり世尊」

と、是れ同か是れ別か、若し同と道はゞ、甚麼の處か是れ同、若し別と道はゞ、未だ衲僧の眼を具せ

①會元十七傳にあり、黃龍兩法

②會元十六傳にあり、天衣懷法

③通行本善譽色に作る、又通

④啞は發語、又啞にも作る、啞

何の因果でと云ふ程ならん。

ざることありしと。會は乃ち天衣の懷公の嗣、緣稔せずと雖も、而も機辨逸格なり。烏巨の行公、固よ

り嘗て其の作畧を稱す、臨濟下金剛の眼睛、獅子の爪牙に似たる者と、蓋し此の老も亦服膺せるなり。

天童の覺 禪師、因に歲暮に衛寺丞進可の座を過ぐ、堂あり、六湛と曰ふ、蓋し楞嚴の六處休復し、

同一湛然の義に取る。且つ偈もつて其の旨を發揮せんことを求む。覺即ち賦して曰く、

「風瀾未作見靈源。六處亡歸體湛存。諸法性空方得座。」

一彈指頃頓開門。寒梅離落春能早。野雪擾惚夜不昏。

萬像森羅心印印。諸塵超豁妙無痕。」

妙喜老師、徑山より繼いで至る、衛命じて之に和せしむ。曰く、

「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厭假名存。」

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

萬境交羅元不二。六塵晝夜未曾昏。」

翻思龐老事無別。擲劍揮空豈有痕。」

と。世俗の堂室に名くるには、必ず儒書に於てす、意は燕休閑適にあるのみ。其坐ながら此の道に進むに資せんと欲し、佛經に取るは蓋し亦鮮きなり、所以に天童は偈を賦して之を美め、徑山は韻に依つて之を和す。是れ皆指すに入道の捷徑を以てし、畧々少しく眉毛を惜まざるのみ。

①會元十四に傳あり、丹靈草に  
副ぐ、曹洞派。  
②日用專無別、唯我自隔諸とは  
龐居士の偈なり、傳燈に全文  
を出す。



西蜀の顯禪師は、落髮の師は乃ち紹覺の白公なり。偶あり、之が南遊を送つて曰く、

「古路迢々自坦夷。臨行不用更遲疑。佗時若到諸方一日。」

爲我分明舉示伊。」

既にして海會に至りて、演和尚に參禮す。一日演語けて曰く、「我れ固より備の見所を知る、只是れ未だ白雲關を過ぎざるのみ。」是の時、圓悟侍者たり、顯密に白雲關の意を以て之を扣く。圓悟曰く、「備但だ直下に會取せよ。」已にして演は城より歸る、顯と圓悟は俱に城に入り、

興化に相遇ふ。演曰く、「那裡にあつて、相見し來るを記得するや。」顯曰

く、「全火祇候。」演、圓悟を顧みて曰く、「這の漢饒舌なり。」是れより機

語相契ふ。久しうして辭して蜀に歸る、演爲めに少參して曰く、

「離郷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

切須三記二取魯語。」

顯、成都に旋れば、紹覺は照覺に住す、顯をして長松の命に應せしむ。開堂の拈香に曰く、「一つには

則ち爐鑪の功精、一つには則ち磨淬の極妙、二功並べ著す、理就れを先となす。道ふことを見ずや、

本重く末輕きは、當風に辨すべし。此の香奉じて、紹覺和尚の爲めに、爐中に燕向して、普天匝地な

らしめ、溝に竄し、空に塞つて、天下の衲僧をして、氣を出す處なからしむ」と。嗚呼言其の實に浮

① 會元十八に傳あり。

② 全火は全家なり、「うちぢゆう」お伺ひ致しました。

③ 演の顯に於ける、期する處あるが如し。

④ 爐鑪云々は本師紹覺を云ふ、磨淬云々は五祖を云ふ。

ぎ、隠さんと欲して彌々露はる、乃ち計の左へるなからんや。其れ一宿覺とは相萬せり、蚤く戴嵩の筆を善くするが故に、叢林目づけて顯牛子と爲すに至つては、既に小技を以て道望を溷掩し、故情を以て謬つて師承を紊るなり。而も後世の矜式と爲さば、其れ可ならんや。

邵武の吳學士、諱は偉明、字は元昭、海上の洋嶼庵に參道す。彌光藏主と法友たり、別れ去つて、

未だ幾くならず、南劍道中に於て省あり。乃ち妙喜老師室中に問ふところ

の十數因縁を頌す。今其の一を紀す、曰く、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穿金鎖骨。」

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三羅蔔。」

遂に書を致し、頌を以つて呈す。自ら諷せざるを謂ふなり。妙喜即ち偈

を説いて、之を證して曰く、

「通身一穿金鎖骨。堪下與人天。爲中規則上。」

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繼いで光邵武に往いて相訪ふ、亦之に和して曰く、

「通身一穿金鎖骨。正眼觀來猶剩物。」

敢保居士猶未徹。」

縱使當機觀面提。

① 永嘉は唯だ一宿すら尙六祖に嗣法す、顯とは一と萬との差あり。

② 戴嵩は手書きの名人なり、筆は筆法なり。

③ 著者は嗣法のことか氣に入らぬ爲め、八つあたりじや。

④ 會元二十に傳あり、大意に副ぐ。

⑤ 自ら諷せずして證明を乞ふ。

妙喜亦嘗て、元昭は宗師の體裁ありと云ふ。又光を稱して禪狀元と爲す、諒に其れ然るか。之を以て丹霞龐老の故事を追蹤するに、婉づるなかるべきなり。

虎丘の隆禪師は、道貌甚だ煩なる者に似たり。圓悟禪師に、潭の道林の法席に與る。一日圓悟問

うて曰く、「見を見するのとき、見は是れ見にあらず。見猶ほ見を離る、

見も及ぶ能はず」と。遂に拳を豎起して曰く、「見麼。」隆曰く、「見。」圓悟

曰く、「頭上に頭を安ず。」隆言下に旨を領す、尋で藏經を掌らしむ。圓悟

に問ふものあり、曰く、「隆藏主柔易なること此くの如し、何ぞ能く爲さん

や。」圓悟曰く、「睡虎のみ。」虎丘に住するに及び、道大いに顯著す。白雲

端和尚の祖堂を立つる故事を追釋するに及び、乃ち曰く、「人の後となり、

遺訓を躬行する能はざるは、義に於て安からんや」と。遂に像を圖して奉安

し、讚を上題す。達磨に曰く、

「閩國人難レ挽。西携ニ隻履一歸。只應熊耳月。

千古冷ニ光輝。」

百丈に曰く、

「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雙。去却音言必死病。」

叢林從此有ニ家風。」

開山明教大師に曰く、

「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臨風無限深々意。

聲色堆中絶ニ點埃。」

嗚呼、百丈の禪規を創立せしより以來、叢林卒に地廢に至らざるは、實に此に本づく。白雲、百丈

を以て達磨に配享するは、有識其の議を聽とせざるなし、本を知ると謂ふべし。隆既に能く奉先の

禮を遵行し、又従つて讚を爲り、其の道を發明す、多とするに足るあるなり。

靈源禪師、黃龍の昭默堂に居り、東湖居士徐師川と夜話す。遂に陳述古の嘗て東坡に對して禪を談

するに及ぶ。東坡謂ふ、「其れ龍肉を食ふと説くが如し、且つ自ら論する處を以て、猪肉を食ふが如し

とす、實は美にして眞に飽くなり」と。靈源曰く、「此れ乃ち東坡早歳にして、<sup>①</sup> 迹後に發言し、覺え

ず負墮するなり。當に爲めに之を明かにすべし」と。是に於て二偈を成す。

「東坡笑説喫ニ龍肉。舌底那知已嚙津。

能省嚙津眞有味。會言龍肉不爲珍。」

又、

「何知龍肉即猪肉。細語龍言盡入神。惜彼當年老居士。」

① 試驗及第の上位のものを狀元と云ふ、光は洋環打發十三人中の第一なり、故に禪狀元と嘉賞す。  
② 丹霞の天然禪師は、丹霞の諱とは別なり、傳は燈並に僧賣傳に詳なり。  
③ 虎丘の下に應臺を出し、隱庵の下に密庵を出し、密庵の下に松源を出し、運庵を歴て靈堂を出し、大應禪師入宋し、東海日多の記を受け、扶桑の禪道活々地なり。  
④ 楞嚴二の下に出づ。

① 迹後は次から次へと體舌するなり。

大機會未脱根塵

師川、笑つて曰く、「至れるかな斯の言、惜むらくは、東坡の聞かざるを」と。噫、東坡の詩に、「前身は自ら是れ盧行者」の句あり、蓋し自ら佛祖中より來るを知る。然れども所學を述古に較ぶれば、謂つべし、前言之を慮るゝのみ。靈源其の從つて説を作すものを杜がんと欲して、偈を以て辨明す、厥れ旨あるかな。

興元府の 吳詢、字は德夫、元豐元年を以て豫章の法曹に任す。時に郡の帥王觀文韶、晦堂和尚を迎へて城に入れ、大梵院に館して、心を養ふ。吳も亦往いて參叩す。晦堂曰く、「公平生の學解、記憶多聞は即ち問はず、父母未生以前に一句を道ひ將ち來れ。吳、窘んで以て對ふるなし、遂に行住坐臥に於て、此の語を提撕し、忽ち自ら有ることを知れども、而も機の能く發するなし。乃ち傳燈錄を閲し、鄧隱峰の 倒卓して化し、其の衣體に従つて褪せざるに至つて、深く以て疑を爲す。是れより徧く尊宿に問ふに、或は答ふるに神通妙用を以てし、或は答ふるに般若力の資なるを以てす。疑終に解けず、復た晦堂に趨きて之を問ふ、晦堂笑つて曰く、「公今侍立するは是れ順なりや、是れ逆なりや。吳曰く、「是れ順なり。晦堂曰く、「還つて疑ふや否や。吳曰く、「疑はず。晦堂曰く、「自ら既に疑はず、何ぞ彼れに疑は

① 東坡は孔子の如く述古は言淵の如きのみ。  
② 會元卷十七に傳あり、晦堂に嗣法す。  
③ 斯かる場合もあることなり。  
④ 倒立に成つて死せしなり。隱峰滅に臨み、衆に問うて曰く、坐脱立亡は曾て之を聞く、還へて倒立して化する者ありや、衆曰く、無し、峰乃ち倒立して化す、亭亭然として其の衣體に従つて亂れず、遠近瞻嘆已むなし。

んや。吳、言下に於て大徹す。嘗て二偈あり、晦堂に題す、  
「中無二門 戸四無旁 學者徒勞 捉影忙 珍重故園 千古月。  
夜來 依舊 不曾 離」  
又、

「廬峰居士 舊門人。 逸得師 眞的 々 親。 大地撮來 成箇眼。  
醵勝別 是一般新。」  
晦堂偈あり、之を送つて曰く、  
「海門山嶮 絕二行蹤。 踏斷 牢關 一信 已 通。  
自有 三太平 基業 在。 不 論 南北 與 東西。」  
噫、吳は府掾となつて、能く自ら公の餘暇、疑を尊宿に質す、一行、吏となつて、此の事便ち廢するものと遠いかな。是の時叢林皆其の風彩を傾慕す、亦特立の士なりと謂ふべし。林間錄に德夫を以て敦夫と爲すは、乃ち誤るなからんか。

① 遊貌通用。  
② 一行の辭令書を以て役人となれば、折角の學問もそつちのけにするものとは、雲泥の相違なり。  
③ 會元十七に傳あり、黃龍南の法嗣なり。

潛庵の源 禪師、初めて泐潭の月和尙に謁す。月問うて曰く、「何よりして來り、箇の甚麼をか作す。源曰く、「近く洪州を離れ、佛法を學せんと欲す。」月曰く、「殿裏にあり、去つて學取せよ。」源曰

く、「今日箇の泥堆に撞着す。月曰く、「白日裡に鬼を見る。源便ち喝す。既にして黄檗に趨り、南禪師の法席に興る。源人となり外簡淡の若くにして、中敏なり。南公之を喜び、命じて執侍せしむること最も久し、而して源侍者の名遂に叢林に著る。嘗て三關の話を頌して曰く、

「拈一放一。烏光漆黒。打破畫餅。青天白日。

欲識三鷲峰峰上機。摩訶般若波羅密。」

年八十を逾えて喪明す、學者益々之に親附す。其の語要を版にして、流通

せんと欲するものあり、源設拒して曰く、「若し吾が語深く佛祖に契はば、

今より百日の間に目再び明かなることあらん、則ち汝の請に副はん」と。

期の如くにして果して愈ゆ。緇素讚喜して曰く、「般若の驗にあらざるを得

んや」と。壽九十有六にして遷寂す。建炎己酉の冬、後事を訖へ、數日

ならずして虜洪城を犯し、殺戮して唯類なし。源此の厄に罹らず、道德の致すところにあらざるか。

明州知朋 禪師、初め寶峰の爲に持鉢して焦山に至る。時に方丈の成枯木は、照闍提と俱に芙蓉

の楮公に嗣ぎしも、先後に得法せしかば、未だ曾つて相識らず。成、朋に問うて曰く、「寶峰に何の言

句かある。朋即ち照の自ら肖像に題せるを呈す、曰く、

①「雨洗淡紅一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裡怪石頭。」

流水光中枯木春。 嘆。 備是何人。」

成、之を稱賞して曰く、「今日方に知る、寶峰の親しく先師に見え來るを」と。又指して以て朋に問

うて曰く、「汝會すや。朋曰く、「不會。成曰く、「汝法燈の擬寒山を記得するや否や。朋遂に誦す。

「誰人にか此の意を知らしめん、我れをして南泉を憶はしむるに至り、憶の字の處に於て、成違

に手を以て朋の口を掩うて曰く、「往みね往みね。朋豁然として省あり。朋

後に衡州の花藥に出世し、照の嗣となり、尋で婺州の天寧に遷る。是れよ

り先き崇寧二年州郡に詔して、禪苑を建て、萬壽を以て紀元に配して額と

なす。時に法門 興衰の慶を妙湛禪師に致すものあり、妙湛之を謝して曰

く、「今よりして安んぞ明眼の尊宿三百六十員を得て、天下に布かんとや、

第だ恐らくは法門の是れより衰へんことを」と。政和元年に至つて、崇寧

を改めて天寧となす、朋の天寧に住するは、紹興七年にあり。僑寓の有司

に混殺するを陳し、遂に聖旨を奉じて報恩廣孝と改め、專一に 指揮を追

崇するを得。十五年に逮び、廣を易へて光と爲す、蓋し事は朋に權輿するなり。故に朋能く聖孝を無

垠に推廣するを録して、併せて妙湛の言を記す、妙湛は雲峰に住して終ふ。

死心禪師、紹聖の間、江西の翠岩に住す。法堂の後に齊安王の祠あり、威靈甚だ著る。死心祠を院

- ① 成じや、善き養なり、味ふべし。
- ② 法燈禪師に擬寒山詩あり、前出。
- ③ 衰は附帶の字、意義なし。妙湛は蓋し時の僧徒指揮ならん。
- ④ 崇寧の寺號を改めて天寧寺となす、崇寧二年より紹興七年は卅六年目なり。
- ⑤ 指揮は妙法。

の西偏に徙して、址に就いて以て丈室を建て榻を設けて燕寝す。蟒あり、身の側に蟠る、叱し去れば復た來り、夜以て常となす。一夜將に三鼓ならんとす、夢に冠裳の者調を通じ、極めて遷居は樂むところにあらざるを陳じ、莊丁六十輩を假つて、二廣に南遊せんと欲すと云ふ。死心夢にあつて之を諾す、居ること何も無く、莊丁の家疫病大いに作り、物故するもの數の如くにして後やむ。遂に問を學徒に設けて曰く、「且く道へ、果して鬼神あるか、若し有りしと道は、又何ぞ死心を打殺せざる、若し無しと道は、莊丁甚麼として死せし。時浄の會中より來る。死心前の如く之を問ふ、源曰く、「甜瓜は蒂に徹して甜く、苦瓜は根に連ねて苦し。死心笑ふのみ。源は應機鈍きこと甚し、寂音目けて源五斗と爲す。蓋し口を開いて氣を取るに、五斗の粟を炊熟して、方に能く一轉語を齎ゆ。妙喜老師蚤にして嘗て源の爲めに知らる。因に李商老に謁して、年を逾えて歸る。源之を讓めて曰く、「啞、荒了せり、豈無常迅速を念はずや」と。老師晚年常に此を以て學徒に語げ、且つ謂ふ、「當時覺えず汗下る」と。嗚呼寶峰は江西の法窟と號す、源其の間に於て、維を持し綱を挈げ、英俊を激勵す。亦陳蒲鞭の人となりて失はざるなり。

①蓋し寺の小作人ならん。  
 ②甘く下語したるものや、寛裕溫柔、無道に報せざるは南方の強なり、金革を衽にし、死して厭はざるは北方の強なり。  
 ③口をあんぐり開いて息をすする馬車づらなり。  
 ④蚤は早年なり、妙喜は初め寶峰にあり、寶峰遷化の後、蘭悟に従ひしなり。

潯州の顯首座、賦性高逸にして、機辨自ら將ふ。保寧の勇禪師、以て之を子育す。因に示すに神劍の頰を以てす。

「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塵泥裡。」  
 爭奈靈光透匣何。

と。顯曰く、「設りに響に效ふて、亦一箇を提げ得たり。」勇曰く、「何ぞ老僧に呈似せざる。」顯便ち舉して云く、  
 「凛々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潛輝。當鋒坐斷昆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  
 勇曰く、「忽ちにして天魔外道の來るに遇ふ時如何ん。」顯、坐具を以て便ち撼す、勇倒る、勢を作す。顯拂袖して行る。勇曰く、「且來。」顯曰く、「且く去つて窟を握るを待て。」勇笑ふのみ。尋で端禪師に白雲に謁す、端衆に稱し、待するに猶子の禮を以てす。一日端淨居の瑤公と水磨に遊ぶ、顯數納と先づ在り、遂に端の右に侍す。瑤曰く、「顯兄且つ妨げなし、穩便なるを。」端曰く、「佗の此に在つて説話を聽くに從す。」顯曰く、「曾て標手錢を帶來し來らず」と。便ち行く、二老相顧みて之が爲めに解顔す。既にして

①續傳燈錄廿一に傳あり、保寧法嗣。  
 ②我が子の如くにして育てあぐる。  
 ③わつしも一本手に入れました、さうが老僧の前で抜いてみい。  
 ④佛の頭を取つたと云ふならば、天魔波旬の來た時はどうじや。且來は、まあ一寸こいと云ふ程なり。  
 ⑤二老の來るを見て、白雲の右手に侍立すると、瑤禪師が、いや差支ない、さうきうくつにせいで宜しい、すると、我端禪師は顯はここに居て、我

湘西に遊び、鹿苑に寓す。真如禪師之をして分座攝納せしむ。久しうして  
瀟上に歸る。或ものは傳ふ、「西堂に住して終ふ」と。顯の保寧に參するは  
大原の孚の雪峰に在るが如く、白雲に越くに及び、大禪佛の霍山に到る  
に似たり。體裁を具有すと雖も、何ぞ竟に聞ゆる無きや。谿邊の老嫗、  
其の舊名を喚ぶにあらざるを得んや。

佛鑑禪師、元符二年、衆僧に五祖に首たり。時に太平の靈源、黃龍に  
赴き其の席既に虚し、靈源佛鑑を舒の守孫鼎臣に薦む、遂に之に命じて出  
世せしむ。演和尚法衣を附す、佛鑑受けて捧げて以て衆に示して曰く、「昔  
釋迦文佛、丈六の金襴の袈裟を以て、千尺の彌勒の佛身に披く。佛身長  
からず、袈裟短からず。會す麼。即ち此の樣佗の樣なし」と。是れより一  
衆悚服す。禮辭するに及び、次で演曰く、「大凡世に應するには、子が爲  
めに其の四端を陳せん、世俗の常談と雖も、力行如何にあるのみ。」  
一には、福は受け盡すべからず、福盡せば、則ち必ず禍殃を致す。  
二には、勢は使ひ盡すべからず、勢盡すときは、則ち定めて欺侮に遭ふ。  
三には、語言は説き盡すべからず、説き盡せば、則ち機密ならず。

四には、規矩は行ひ盡すべからず、行ひ盡すときは、衆住まり難し。  
其の詞は質なれども、而も理優なり、以て過を救ひ惡に遠ざかるに足れり。亦猶ほ樂は精麁にあらす  
して、病を愈す者を良となすが如きのみ。

明州啓霞の宏、禪師は秀峰祥公の嗣にして、人となり剛峭、妄りに言笑せず、故に叢林に鐵面の名  
あり。嘗て法寶傳三卷を著す、烏巨の行公、序を爲つて其の端に冠す。畧に曰く、「凡そ禪門の正法眼  
藏は、皆傳に見ゆ、引あり以て其の機縁を叙し、頌あり以て其の宗要を顯す。學者之を覽れば、宗旨  
明かにして機縁得べし。茲れ傳の大概を見るべし。然れども啓霞は天童育  
王の間に介まり、衲子、門を過ぐるときは、必ず勘驗を與ふ。一日僧あり、衡  
陽の人にして師と里閭を同じうすと稱す。侍者通調すれば、宏杖を携き、且  
つ行き且つ語つて曰く、「去つて參禪學道せずして、來つて郷人を認めて箇  
の甚麼をか討ぬるや。」僧擬議す、即ち杖を以て打ち出す、其の攝物類ね此くの如し。院の山林深秀にし  
て、貴人卜葬の所あり、親しく柩を迎へて至る。宏其の穴に堅臥して、喪事する能はず、郡守仇待制、  
人を遣はして之を諭して曰く、「千年の常住、一朝の僧長老、何を苦んで争ふや。」宏曰く、「一朝  
の僧を以て、千年の常住を壞すべからず」と。貴人も亦賢者にして、其の言を善しとして圖を改む。  
又其の行事類ね此くの如し。」宏、縁勝れずと雖も、而も千年の常住を以て、己が任となすは、結情固

等の話を聽てよろしいと。  
①私しは手打ち錢を持つて來るの  
のを忘れましたと云つて、すつと  
去つた。搦手錢は「かるわざ」な  
どが藝をする時、其れに投げてやる  
「はち」なり、お前さん方の話を聞  
くには、「はち」を忘れて來たと。解顏  
は相好くづして笑ふなり。  
②大原字は會元七、大禪師は傳燈  
十二に出づ。  
③馬祖大師は賤しき貧賈の伴であつた  
が、天下の宗匠となつて鄉里へ歸ら  
ると、谿邊の老婆が舊時の名を呼んだ、  
其の時馬祖僧となつては郷に歸る勿れ  
との嘆あり。  
④會元十九に傳あり、五祖下に三佛あり、  
佛鑑、佛眼、佛果皆出藍の宗匠なり。  
⑤此四端は叢林皆之を知る、而も力行するもの  
幾人かある。

① 普燈錄十二に傳あり、勸潭祥の法嗣。  
② 常住こそは千年も續くけれど、坊さんは權花一朝じや。

位の者の顔を羞らしむべきに足る。剛正の操、勤儉の徳に至つては、挺々として祖の風烈あり。大瀧の苗公、孫ありと謂ふべきなり。

馮給事 濟川、紹興八年、僧に隨つて徑山に夏す、因に枯骸の圖に題して曰く、

「形骸在レ此。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屬二皮袋。」

妙喜老師、見て之に謂つて曰く、「公、何ぞ此の見解を作すや。即ち和して曰く、

「只此形骸。即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

馮、是に於て悚然とし悔謝す。是の時堂中の首座、九仙清禪師、亦之に繼いで曰く、

①「形骸在レ此。其人何在。日矣風吹。掩彩掩彩。」

清は乃ち惠日の雅公の嗣なり。

寶峰闍提照 禪師に法語五則あり、其の宗旨を示し、以て聰藏主に附す。

一に曰く、「曹山四禁を立て、衲僧の命脈を盡す。透得し過ぎば、切に忌む依倚することを。將來了事の人、須らく別に生機の一路あるべし。」

二に曰く、「衲僧異類中に向つて行履す。先德曰く、異類墮は、此れ是の

②會元十二に傳あり、佛眼に受法。

③成程此の轉結には、未だ那の殻がくつついてゐる。

④黃絹幼婦外孫白大惠も掩彩掩彩じや。掩彩は「色けし」と云ふ程の義なり。

⑤會元十四に傳あり、芙蓉楷の法嗣。

⑥一説に將來を上に見して、依倚將來と讀下す。

⑦異類墮は古人の頰に破爛彩を着起し、婦女の袴を脱下し、歩に信せて荒草に入り、長安の路を忘却すと、是れにて明かなり。

了事の人の病なりと。明安曰く、須らく是れ主を識つて始めて得べし。」

三に曰く、「闍提尋常人に向つて道ふ、禪に參するを得ざれば、佛を學するを得ざれば、只だ伊れが大死人の如くなるを要す。只だ恐る、此の語を聞いて無事の會を作し、法の情にあつべき無きの會を作すことを、正に是れ死することを得ざるなり。若し是れ死し得ば、決して肯へて這般の見解を作さず、佗時爲人せば、切に宜しく子細にすべし。」

四に曰く、「吾が家には五位を立て、宗となす、往々に人理事を以て明め、寂照を以て會し、能所を以て見、體用を以て解す、盡く今時に落つるなり。何ぞ名づけて教外別傳の妙と爲すことを得んや。生死路頭、那箇か是れ得力の處ぞ、憶に不恁麼の時如何ん、卜度せば即不中。」

五に曰く、「情あり、故に情滲漏、見あり、故に見滲漏、語あり、故に語滲漏、若し無情、無見、無語を得ば、拽住して便ち偏に問はん、偏は是れ何人ぞ。」

闍提平時、謾りに許與せず、而も聰に囑累す。其の任固に重し、聰は必ず穎然として門弟子中に秀出する者ならん。夫れ何ぞ福清の天王に出世して、道を行ふ能はずして終へ、遂に名も亦叢林に聞えざるを致すや。

薦福の本禪師、紹興十年衆僧に徑山に首たり。偈あり、聰上座に示して曰く、

「毒蛇猛虎當レ前立。鐵壁銀山在レ後橫。進既無門退無路。」

如何道得出常情。

聽、鄱陽に還り、道を徽州に取り、太守吳元昭に謁す、因つて出して之に似す。

●毒蛇猛虎空相向。鐵壁銀山謾自橫。

長笛一聲歸去好。更向何處覓擬情。

○治劇の餘樂と爲すと、

吳と本とは同參の契分を以て、更々唱へ迭に和す。夫の盃を捉つて笑語し、

則ち間あり、若し情境を透脱するにあらずんば、安ぞ能く爾らんや。

石霜の清素侍者、閩の古田毛巖は乃ち其の生縁なり。晩に湘西の鹿苑

に通れ、閑淡を以て自ら牧ふ。兜率の悦公、時に未だ出世せず、之と室を

隣す。客あり、生荔枝を惠む、悦、素を命んで曰く、「此れ乃ち老人の郷果

なり、同じく餉すべし」と。素慨然として曰く、「先師の世を去りしより、

此れを見ざるなり」と。悦従つて問ふ、「師は誰と爲すや。」對ふるに慈明を以てす。悦乃ち閑に乗じ、

密を致し、其の緒餘を款く。素因つて問ふ、「子曾て何人にか見ゆる。」悦、眞淨文和尚を以て之に告ぐ。

素曰く、「文は又誰に見るや。」悦曰く、「南禪師。」素曰く、「南廬頭石霜に在ること久しからず、其の道の

盛なること此くの如し。」悦益々駭異す、尋いで香を袖にして咨叩す。素曰く、「吾れ福鮮く縁寡し、豈

人師たるべけんや、但だ子の見解、試みに吐露せよ、看ん。」悦即ち具に陳す。素曰く、「只だ佛に入るべ

きも、魔に入るべからず、須らく知るべし、古徳の「最後の一句始めて牢關に到る」と謂ふことをし

悦對へんと擬す。又遂に問ふに、「無爲如何んが説かん」と云ふを以てす。悦又對へんと擬す。而して

素忽ち高笑す、悦恍然として得るあり、故に嘗て以て無盡居士張公に語く。崇寧三禩に逮び、寂音尊

者、無盡に峽州善谿に謁す。無盡曰く、「昔し眞淨老師に歸宗に見ゆ。因に兜率の所謂最後の句に語り

及ぶ、語尙ほ未だ終らざるに、眞淨忽ち怒罵して曰く、「此の吐血の禿丁、

脱空妄語、信するを用ひざれ。」既に其の盛怒を見て、敢て更に曲折を陳せ

ず、然れども惜むらくは眞淨の此を知らざることを」と。寂音曰く、「相公

は惟だ兜率口授の最後の句を知つて、眞淨老師の眞樂現前するに至つて、

而も辨する能はざるは何ぞや。」無盡駭いて曰く、「眞淨に果して此の意あり

や。」寂音徐ろに曰く、「疑へば則ち別參」と。無盡言下に於て、頓に眞淨の

用處を見る。即ち家藏の眞淨の肖像を取りて展拜し、讚を其の上に題し、

以て寂音に授く。曰く、

「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旨。」

觀露唯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

厥の後讚を以て、石に仰山に錢するものあり、寂音亦二偈あり、悦の侍者智宣に示して云ふ、

○本禪師の手元は看破して居る。  
○治劇は治世の煩劇なり。  
○續傳燈七に傳あり。  
○密を致しは、こつそりと云ふ程なり。

○ばちあたりの、はげ坊主の大欺法螺。人を罵る語なり。脱空は、虚空のたがが外づれると云ふ程ならん、吐血は血を吐くの意、ばちあたり也。  
○從悦、慧洪、道融、僧肇は共に梁の高僧なり。  
○智宣は續燈廿六に出づ。



「素公死後閑名在。末後句如黃石書。殺盡英雄一人不見。子房兩眼似愁胡。」

又曰く、

「無事兩字如何說。」

開口知君病轉深。

試問二舊時宣侍者。

不言不語笑吟々。

噫、悦能く素に扣いて、其の徹跡を忘るる能はず、無盡が其の中に墮するを致す。寂音の眞淨眼眩の藥を發するに非ずんば、何んぞ能く無盡膏盲の疾を愈さんや。信に宗師の爲人は、各々惠利あり、豈涯涘を測り易からんや。

佛眼遠禪師、初め海會に至り、演和尚に依る、己事を以て咨決すること屢々なり。演只だ之に語つて曰く、「我爾に如かず、爾自ら會得せばよし。」

或は曰く、「我會せず、我爾に如かず」と。遠其の意を涯むるなし。久しうして復た扣いて曰く、「今會中に誰か親近すべきや。」演曰く、「元禮首座あり、

て道ふ、「衲僧は、須らく縑素の眼を具して始めて得べし」と。我上堂して、「同門に出入す、宿世の冤家」と道ふの語を聞くに及び、遂に省あり、子若し教を禮に乞はば、必ず益を獲べし」と。請問

①愁胡は猿なり。

②此の評恐くは脱線なり、悦に三關あつて衲僧の命脈を坐斷す、徹跡を忘るる能はずとは酷なり、無盡の墮すると墮せざるは悦に關するにあらず。

③眼眩は目をまはすなり、膏盲は必死の病。涯涘は歸著なり。④來時とは、其時分と云ふが如し、禮が未見性の時に遇りて言ひしなり。

するに及び、禮乃ち手を以て遠の耳を引いて、圍爐を繞ると數市して、且つ行き且つ語る。爾自ら會得せばよし」と。遠曰く、「開發を冀ふあるのみ、却つて爾く相戲る、豈法施の式ならんや。」禮曰く、「汝他日悟り去らば、今日の曲折を知らん」と。已にして寒夜孤坐し、爐を撥つて火一豆計りを見、恍然として自ら喜んで曰く、「深々と撥つて、

些子あり、平生の事、只だ此くの如し」と。遽かに起つて、机上の傳燈錄を閱するに、適々破窳墮の因縁に當り、洞かに所證に符す。圓悟因に其の寮に詣り、青林搬土の話を擧して之を驗す、且つ謂く、「古今人の出得するなし」と。遠曰く、「甚麼の出で難きことかあらん。」圓悟曰く、「只だ佗

の鐵輪天子寰中の旨」と道ふが如くんば、又作廢生か出でん。」遠曰く、「我れは道はん、帝釋宮中に敎書を放す」と。圓悟退いて朋舊に語つて曰く、「喜ぶらくは遠兄に便ち活人の句あるなり。」と其の後遠の嗣子、烏巨の

行公、頌あり、海會の話を發揮して曰く、

「我不會兮不如爾。達磨當門缺二兩齒。滿堂無限白蘋風。明々不自秋江一起。」

①當門は眞正面にして、前齒の事也。

又曰く、

「我不會兮不如懶。堪笑千花生確精。善財謾說百城遊。」

何曾踏着自己家底。」

仰山の偉禪師は、平時の機語、叢林傳ふる鮮し。其の仰山の祖堂に見ゆる自讃に曰く、

「吾真難貌。班々駁々。擬欲安排。下筆便錯。」

又塔の銘に、示衆を載す。曰く「道は聲色にあらすして、しかも聲色を離れず。凡そ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横、佛事にあらざるはなし。日用に現前す、古今凝然たり。

理何ぞ差互せん」と。妙喜老師曰く「其れ是れ因明百法、起信等を講するの論師、禪に參得し了るに及び、口を開いて、更に經論の一字を著けず」と。其の説禪を以て、雲蓋の老智に方ふと云ふ。

端和尚、皇祐四年に於て、歸宗の書堂に寓す、郭功甫、星子の主簿に任じ、時に相過從し、扣くに心法を以てす。端、承天に住し、圓通に遷る

に逮び、郭復た江州德化に尉たり。往來すること最も密なり。端舒州の白雲の海會に移る、郭乃ち當塗より往いて謁す。端問うて曰く「牛醇なりや。」對へて曰く「醇なり。」端遽かに厲聲して之を叱す。郭覺えず拱して立つ。端曰く「醇なる乎醇なる乎。」是に於て郭が爲に陸堂して、之を發揮して曰く「牛山中に來り、水足り草足る。牛山を出て去つて、東觸西觸。」又之に送るに偈を以てするを免れず、曰く、

善財彌勒の勅によつて、百十餘城を經過す。

僧寶傳廿四に傳あり、黃龍の法嗣。

駁は馬の色の純ならざるなり。

雲蓋智は僧寶傳に出づ。

過從は往復なり。

①「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可知禮」と。未だ幾くならずして示寂す。郭爲に其の塔の銘を爲る、略に曰く「師の道は佛を超え祖を超え、師の言は今に通じ古に徹す。收むれば則ち纖毫を絶し、縱てば則ち猛虎の如し」と。知言と謂ふべし。昔人僧に逢ふて話するにより、半日の閑を得るすら、尚ほ詩に見はす、況や牛を牧するを學んで、卒に醇を致すをや。自ら塔の銘に載するも、亦過ぎたりとせず。

無盡居士、兜率の悅禪師を見て既に契證あり。因に、晦堂の家風を悦に詢ひ、往き就いて見んと欲す。悅曰く「此の老は、只だ一拳頭のみ。」乃ち酒かに書を晦堂に奉じて曰く「無盡居士は世智辨聰なり、老和尚一拳の垂示にあらずんば、則ち安んぞよく其れに宗門向上の事あるを知らしめんや」と。未だ幾くならず、無盡黃龍に遊び、晦堂を西園に訪ふ。先づ偈を以て、默庵の壁に書して曰く、

「亂雲堆裡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逸逃。」

無奈俗官知住處。前驅一喝散猿猴。」

と。徐ろに宗門の事を扣く、果して示すに拳頭の話をもつてす。無盡默して計るに、悅の料るところを出ですと。是に由つて之を易る、遂に偈あり、曰く、

小兒のまはらぬ舌で讀み上げべし。

竹林僧に逢ふて話するに依つて又得たり、淨世半日間、唐人の句なり。

兜率豪華の兄弟は相下らざりしと見えたり、晦堂と兜率の師の眞淨とは兄弟なり。

晦堂黃龍を引退して、西園に閑居す。

黃龍の昭默堂ならん。

威風凜凜、大層活氣のある偈じや。

「久響黃龍山裡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

別有靈犀一點通。」

靈源、時に侍者たり、尋で晦堂の肖像に題して曰く、

「三關逆摧。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

露赤體於龍峯。聞時富貴。見後貧窮。

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

黃太史魯直、聞いて笑つて曰く、「無盡の言ふところの、『靈犀一點通す』とは、此の 蒸直虚空の爲めに、耳穴を安んずるのみ。『靈源偈を作つて之を分雪す、是れ 一字を寫すに畫を著けざるなり。嗟乎無盡は宗門に於て具顔と云ふべし、然れども人の言に因つて、宗師に晦堂に味し、鑿裁安に在るや。悦は無盡を得て、其の門に出づるを樂むと雖も、其の狭中の妬忌、叢林の口實となすを奈んせん。

死心禪師、大觀元年丁亥九月を以て、洪の帥李景直の命に従ひ、黃龍山に住す。明年勝を門に掲げて曰く、「仰ぐ、門頭の行者、賓客到來せば、時を劃して報覆せよ。即ち浮浪の小輩を容縦して、此に到つて賭博するを

①蒸直は、淮濟の人、蜀人を罵るの語あり、「あくたれ」と云、「いちわる」と云ふ程の意なり、無盡は蜀の人なる故に爾か云ふ。

②一字不着劃、八字無三兩ノの句あり、文字の未生以前を云ふ、此處虚空に耳を穿つの際に、一字畫を著けすと云ふ意義知るべし。

③其狭き胸中の嫉妬心は、天下の叢林の足取りにかかつて、仕方がないではないか。  
④仰は發端の詞、仰實、仰惟の仰にて、どうかたのみますの意もあり、時を劃すとは即時にと云ふ如し。

得ざれ、常に切に掃洒精潔にせよ。凡そ三門を置くは何ぞや、即ち空、無相、無作の三解脱門なり。今菩提場に登らんと欲せば、必ず此の門より入る。然も高低普く應じ、遐邇歸を同じうす。其の來つて斯の門に入る者は、先づ自心を空せよ、自心空せずんば、且つ 門外にあり。戊子九月十八日。死心叟白す。」

死心平日、佛祖だも在所に詆訶す。而も賓客に於いて、涯岸を立てざること此くの如し。其の言、典にして嚴、簡にして悉、世出世に於て、兩つながら之を得たり。若し 法任を守る者をして、是くの如きの施爲を具せしめば、何ぞ叢林の振はざるを慮れんや。

①程待制智道、曾侍郎天游、三衢に寓すること最も久し、而して烏巨の行禪師と方外の友たり。曾嘗て坐間に於て、東坡東林に宿し、谿聲を聞いて照覺聰公に呈するの偈を擧す。

「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

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示人。」

程、行に問うて曰く、「此の老の見處如何ん。」行曰く、「惜しむべし、雙脚 爛泥裡に踏在するを。」曾曰く、「師能く爲めに料理せんや否や。」行即ち對へて曰く、「谿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明々舉示人。」

二公、相顧みて嘆服す。吁、時に奈として照覺能く金剛椎を奮つて、東坡の窠窟を碎く、而今して後、何ぞ獨り大典門に韓昌黎あるを羨まんや。烏巨曾程二公に向つて、略々鋒鏘を露すと雖も、豈能く

蘇州定慧の信 禪師、蚤く百丈野狐の頌を以て、叢林の譽を得、其の頌に曰く、

「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二滯言。詮一

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々。誰知普化搖鈴鐸。」

又老僧に貽るに曰く、

「俗臘知多少。龐眉擁二毳袍。看經嫌二字。小一問事愛二聲高。暴日終無厭。登階漸覺勞。自言曾少壯。遊嶽兩三遭。」

信は明眼の宗匠たり、此れ乃ち其の遊戯のみ。然れども形貌の衰憊を品題し、情思の好尚を摸寫するは、抑も曲に其の妙を盡すと謂ふべし。樞密蔣公穎叔は、圓通秀禪師と方外の友たり。公平日心宗を究むと雖も、亦教乘に泥む。華嚴經の解三十篇を撰して、頗る其の知見を負す。元豐の間、淮上に漕となり、長蘆に至つて秀を訪ひ、而して方丈の壁に題す、曰く、「余は凡そ三日にして華嚴の解を成す、我れ佛法に於て大因縁あり、異日當に此の地を以て

①鳥巨の評唱は、賦後の弓なりと云ふの意ならん。  
②曾元の十二に傳あり。  
③自負するなり。  
④覺城東際には過去の諸佛因位修行的處、華嚴四十六。

覺城の東際に比すべし、唯だ佛眼を具するもの、當に之を知るべし」と。時に秀之を辨じて曰く、「公何ぞ之を言ふの易きや、夫れ華嚴は、圓頓の上乗なり、乃ち現量の所證、今覺城の東際に比すと云はゞ、則ち是れ比量なり、圓頓の宗にあらず。又異日と云ふ、且く一眞法界古今あることなし。故に十世古今始終、當念を離れずと云ふ。若し異日と云はゞ、今日は豈是にあらざるべきか。又佛眼を具する者方に知ると云ふ。然れども經に云ふ平等眞法界は、無佛無衆生、凡聖情盡、彼我皆忘と、豈愚智の異あらんや。若し佛眼を待たば則ち天眼人眼、豈知らざるべけんや」と。公是に於て悔謝す。秀の示寂に及び、公文を以て之を祭つて曰く、「方外の友、唯り予と師と、昔しの相見を念へば、一語機に投ず。師は長蘆に來り、我れは淮沂に漕たり。亦復た臂を交へて笑言照怡す。我れ華嚴を論すれば、師爲めに品題す。①陷虎の機縁、徑畦を脱畧す。曷爲れぞ我れを捨て、先つて其れ往くや、蔬菓誠を致す、庶くは其れ之を敢けよ」と。嗚呼、公は華嚴に於て素より業とするところにあらず、棗柏大師の普賢行願海に遊ぶを追蹤せんと欲するも、未だ背馳するを免れず、秀敢て方外の照に孤せず、之が爲めに辨明す。然れども一字の師は、張廻

①現量は佛果後、得智を起して實相の理を見ること。比量は凡夫より等覺迄、比量して解を生ずるなり。  
②是の處倒裝なり、予と師とは方外の友なり、一語機に投ずるは昔の相見の時なり。  
③猛虎を打つ機縁、人我の徑畦を空す。  
④棗柏大師は李通玄なり、開元廿八年に卒、華嚴の解を著す、日に棗十箇と柏餅一枚を喫するのみ。  
⑤齊己の詩に前村深雪裡、昨夜數枝開、鄭谷見て數の字を一と改む、齊己再拜して一字の師となす、一説に張廻齊己を拜して一字の師となす、雲臥は張説を用ひし也。

が浪りに齊己を稱するを羞しむべきに似たるなり。

襄陽の谷隱顯 禪師は、西蜀安極密の別業の 田丁の家に生る。南遊して仰山偉公に參す。因に問を致す、「如何なるか是れ佛向上の事。」偉答ふるに「日出東方一日落西」を以てす。顯復た進語す、「東方の向上、更に指示を望む。」語未だ竟らざるに、偉便ち打す。是に於て省あり。谷隱に住するに及び、仰山の忌日を以て、靈に對して拈香して曰く、

「仰面不見天。 低頭不見地。 不知大仰來不來。 一炷旃檀表勤意。」

顯、人となり、誠至にして道學純正なり。安公嘗て家屬を携へて拜を致す。且つ人に語けて曰く、

「意はざりき、一佛の吾が家の地上より出づるあらんとは。」遂に淨覺禪師の號を奏し、以て敬を伸ぶ。蓋し其の蘊を取つて、其の所出を畧す。道一介にあれば、一介重しと謂ふべきなり。

①續傳燈十八に傳あり黃龍下。 ②田地の小作人。

潭州雲蓋の智和尚、院の東堂に居す。政和辛卯の歲、死心事を黃龍に謝し、湖南より山に入つて奉親す。日已に夕なり、侍僧謁を通ず、智履を曳き、且つ行き且つ語つて曰く、「燭を將ち來れ、其の面目を看ん。」何似生にして能く名字宙に喧しきを致すや。死心亦絶叫す。「把つて近前し來れ、我是れ眞師叔か是れ假師叔かを照さんと要す。」智即ち當智に一拳を敲つ。死心曰く、「却つて是れ眞箇なり。」遂に作禮、賓主相得て歡ぶこと甚だし。死心が復た黃龍を領するに及び、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五日に至

つて示寂す。時に智、開福に住す、其の訃音を得て、即ち陞座して曰く、

「法門不幸法幢摧。 五蘊山中化作灰。 作夜泥牛通二一線。」

黃龍從此入三輪廻。」

侍者編次するとき、入を易へて 出となす、智見て大いに詭る。是の時智年九十、謂つべし、宗門の大老なりと。死心を視て猶子と爲し、訃を聞いて法幢の摧くを歎す。蓋し前輩は法道を以ての故なり。今は則ち然らず、生譽死毀、市輩と異なるなし、眞に羞づべきなり。

泉州教忠の光禪師と李參政漢老と、小谿の雲門庵妙喜の會中に在つて、同參の契分あり。李因つて光を致して教忠の功德院に住せしむ。其の疏に、

「三拜頓に師弟子を忘れ、一口に佛衆生を吞盡す」の句あり、叢林の爲めに傳誦せらる。既にして李、病將に革かならんとして、偈を以て光に寄す。

「曩歲曾經度厄津。 深將法力荷雲門。 如今稍覺神明復。 擬欲醜師不報恩。」

①蓋し輪廻に入るを諱みしなり。 ②厄は四苦八苦の厄災なり。荷は光の警覺を荷ふなり。 ③知らず誰れか深恩を報するを解すは、知らず誰れか深恩を報するを解すじや。

光即ち之に和す、

「胡床穩坐既通津。 何處更尋不二門。 八苦起時全體現。」

不知誰解報深恩。」

李、其の報を得て、閲し罷んで逝す。其の生死の大變に處して、泊然として亂れず、而も神明還復と言ふは、平生の養ふところを見るべし。東坡謂ふ、「生死の際に、其の偽を容れず」と。李殆んど庶幾し。

李文和 公と、大中祥符の間、嘗て二句の頌を作り、朱發運正辞に寄す。是の時、許郎中式(洞山總の法嗣)

も亦淮南に漕たり。朱遂に李の頌を以て許に示し、相聯ねて四句を成す。曰く、

「參禪須是鐵漢」 著二手心頭一便判。(李)

雨催二樵子一還家。(朱) 風送二漁舟一到岸。(許)

仍つて浮山遠公に命じて、之を和せしむ。曰く、

「參禪須是鐵漢」 著二手心頭一便判。

通身雖是眼睛」 也待紅爐再鍛。

鉏麈觸樹迷封」 豫讓藏身吞炭。

文和公、尋いで復た自ら和して曰く、

「參禪須是鐵漢」 著二手心頭一便判。直趣無上菩提。」

今は唯だ後の一頌を傳ふるのみ。然れども世の謂ゆる士夫の禪を學するは、只だ談柄に資するのみ。亦安んぞ文和の唱、諸公の和、其の語徑正にして、宗師の體裁あるを知らんや。

① 許燈甘に傳あり、名は蓮舄。  
② 迷封は事上に迷ふなり、封は執なり事を執るを云ふ。鉏麈は晋の靈公の刺客の名、趙盾を刺さんとして槐に關れて死す。

③ 明州の和庵主は、南嶽辨禪師に從つて叢林に遊び、以て飽參となす。雪竇の前山の栖雲庵に逸居するに及び、道に志あるもの、多く往いて之に見ゆ。雪竇の主者、其の己に軋るを嫉み、郡主周舍人、其の名を聞いて、之を問ふによつて、對へて曰く、「一常僧のみ」と云へり、和遂に三偈を壁に題して、杖錫山に徙る。一に曰く、

「自三從南嶽來二雪竇」 二十餘年不下山。

又尋二幽谷一養二衰殘」 兩處居庵身已老。

二に曰く、

「十方世界目前寬」 拋却雲庵一過二別山」

一條藜杖伴二清閑」 三事壞衣穿處補。

三に曰く、

「黃皮裹骨一常僧」 壞衲蒙頭百慮澄。

年老懶能頻對客」 攀羅又上一峻嶒。」

和の清名高德は、守る所より出づ、而して神藥形茹は、亦何ぞ世に與らんや。然れども猶ほ忌を時に取り、卒に居を移すに至る。噫、名徳、人を累はすとは、信なるかな。

④ 會元十八に傳あり、勅潭乾法嗣。  
⑤ 雲庵は栖雲庵なり、三事は三衣なり。  
⑥ 形貌の枯槁を形茹と云ふ。神藥は心に就いて云ふ、花は外に有つて、葉は内にあり。

百丈珍禪師に、開山大智禪師の讚あり、曰く、

「要識百丈祖師」只這目前便是。若更顧佇思量。何止落在第二。」

向未遭喝已前。識渠面目。尋扭住作聲時。全無二巴鼻。

誰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出得這一箇得恁衰氣。元來不直半分。

始知兒孫滿地。

珍は乃ち建陽の人、天資和雅、篤く杜多の行をなし、搭ぐるに龜縮の僧伽梨を以つてし、韻致高古なり。是に由つて珍布衲の名を叢林に得たり。

廬山慧日の雅禪師は、乃ち眞淨の高弟なり。嘗て禪本草一篇を著す、

曰く、禪は味甘く性涼し。心臓を安んじ、邪氣を祛き、壅滯を開き、血脈を通じ、神を清しめ、志を益し、顔色を駐め、熱惱を除き、穢惡を去り、善く諸毒を解し、能く衆病を調ふ。薬は人間に生ずるも、但だ大小皮肉骨髓精魚の異あり。其の精を獲る者を良となす。故に凡聖尊卑悉く能く之を療す。餘は多く叢林中に於て、吟風詠月す。世に徒輩の多く聲殻を采つて薬食と爲す者あり、人の性命を誤る。幽通顯密は證者にあらざれば識るとなし。①修煉炮製を假らず、一服すれば其の苦惱を脱す。縛の解を發するが如く、其の功神の

①建州弘釋錄に傳あり、弘釋錄は續藏中に收む。

②三日耳聾の因縁。

③百丈和尚は頗るやせたる人なり、衰氣は羸弱の人を謂ふ。

④會元九十七に傳あり、眞淨克文禪師に嗣法す、洪堂とは兄弟なり。

⑤良薬は採らずして、評判に皮殻(出しがら)を采つて之を用ふる也。

⑥修煉炮製は仙家の煉丹なり。

如く、人をして長壽ならしむ。故に佛祖此の薬を以て一切衆生の病を療し、大醫王と號す。世の明燈の諸の執暗を破するが如し。慮るるところは迷亂幽蔽にあり、信せざるは病膏盲にあり。妄りに神鬼に染み、生死に流浪する者は救ふべからず。傷しいかな。噫、世に韓昌黎の毛穎傳を稱して、文章を以て滑稽と爲すと云ふ。禪本草の如きは、寧ろ併せ按ずるを免れんや。先佛を大醫王と號す、而らば修多羅藏は、方書にあらざるを得んや。況や禪本草は、藏中より流出して、病を議すること且つ審かに、薬を使ふこと且た親し。其れ服食するあらば、大安樂を證するを獲んこと必せり。是に由つて之を觀れば、雅豈徒に然せんや。

洪堂準禪師は、雅公と法門の昆仲たり。雅の禪本草を述ぶるによつて、乃ち炮炙論を製して之を佐く。曰く、人、延年長生、諸病を絶せんと欲せば、先づ禪本草を熟覽すべし。若し禪本草を觀ずんば、則ち薬の溫良を知らず、薬の眞假を辨せず、又何の州何の縣より出づるところの者、最も良きことを諳んせず。既に其の本末を窮むる能はず、豈病の體性を悟らんや。近世一種の禪本草を讀まざる者あり、却つて杜漏藍を將て綿州の附子となし、往々に面孔の相似るを見て、便ち以て是と爲す。苦なるかな、苦なるかな。唯だ自ら悞るのみならず、兼て他人を悞る。故に後の醫を學ぶ者に、一人虚を傳へて、萬人實を傳へしめ、擾々として其の末を遂ふて、安樂返本の源を知らず。日月浸久しく横病焉れに生じ、漸く

⑦筆を戲文せしもの。

⑧杜漏藍は附子と相似て、毒も功能なきもの也。

四肢を攻め、圓明常樂の體を害す。且より暮に及ぶまで、席を安んずる能はず、遂に膏肓に至つて、枉げて身命を喪するもの多し。良に初學の麤心、師授の<sup>①</sup>莽鹵なるに由る、禪本草を觀ざるの過なり。若しよく此の書に依つて、藥の體性を明かにせんには、又須らく如法に炮製することを解すべし。蓋し炮製の法は、先づ須らく其精純なるものを選むべし。<sup>②</sup>法流の水を以て淨洗し去り、人我の葉を去り、無明の根を除き、<sup>③</sup>八還の刀を乗つて、三平等の砧に向つて碎剉し、性空の眞火を用ひて、微し之を焙り、<sup>④</sup>無量の臼に入れて、八金剛の杵を擧げ、杵くこと八萬四千下、大悲千眼の篩を以て之を篩ひ、然る後塵々三昧を成じ、十波羅密を煉つて圓となし、時候に拘はらず、一念相應の湯を煎じ、<sup>⑤</sup>前三三の圓、後三三の圓を下し、<sup>⑥</sup>八風二見を除くの外、別に忌むところなし。此の藥の功驗は、盡く言ふべからず、服する者にして方に此の藥の深遠の力を知る。世間方書の載するところにあらず、後の醫を學ぶの上流は、試に禪本草を取つて之を觀、然る後此の炮製に依り、合せて之を服せば、其の功蓋し淺からざるなり」と。妙喜老師曰く、「湛堂は諸葛孔明の出師の表を讀んで、作文の關

①莽鹵は又粗率なり。  
 ②曹源の一滴水を以て洗淨する。  
 ③八還は楞嚴に出づ。三平等は心、佛及び衆生三無差別なり。  
 ④四無量は藥、悲、喜、捨なり。  
 ⑤八金剛は普除災金剛、辟毒金剛等の八金剛は能く一切を碎く、煩惱の數八萬四千あり。  
 ⑥大悲千手眼は篩の目の數と見てよし。塵塵三昧は一微塵に三昧を具し、一切の微塵均しく三昧を成するなり。十波羅密は法華に出づ。六度の開合なり。(前出す)  
 ⑦午前に三粒、午後三粒、此の丸藥は譯者見しことなし。  
 ⑧八風は利と衰と毀と譽と稱と譏と苦と樂と也、二見は有と無也。

鍵を知り、遂に<sup>①</sup>羅漢の疏、水磨記、炮炙論を著す。嗚呼尊宿世間の學に於ても、尙ほ爾く其れ密かなり、况や出世間の法をや。若し夫れ炮炙論の文從字順、譬を詳かにし喻によりて、禪本草と表裡を相爲すは、膏肓必死を起すの手を具するにあらずんば、何ぞ能く此に及ばんや。  
 鼎州靈巖の安禪師は、人となり奇逸にして、機辨自ら將る、佛性泰公の未だ出世せざりし時、安は師を以て之に事ふ。泰の徳山に住するに及び、安を遣はして嗣書を蔣山の圓悟禪師に通す。爾の時圓悟丈室に坐す、安書を捧げて前に趨く。圓悟曰く、「千里に馳達す、宗風を辱しめず。公案現成、如何が信を通せん。」安曰く、「觀面相呈す、更に回互なし。」圓悟曰く、「此れは是れ徳山底、那箇か是れ專使底。」安曰く、「豈第二人あらんや。」圓悟曰く、「背後底聲。」安便ち書を度す。圓悟曰く、「作家の禪客、天然猶ほ在り。」安曰く、「蔣山に分付し與ふ」と。乃ち下つて、首座大衆の書を通す。僧堂前に於て、首座問うて曰く、「玄沙の<sup>②</sup>白帟此れ何れより來る。」安書を呈起して曰く、「見る麼。」首座遂に引手して攝す。安復た執り却けて曰く、「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す、幸に希はくは一鑑せよ。」首座便ち喝す。安曰く、「作家の首座。」首座又喝す。安打一書す。首座擬議す。安曰く、「三八九を明めずんば、自ら沈吟するを免れず。」又書を以て打すること一

①羅漢疏、水磨記は大惠武庫に出づ。  
 ②會元廿に傳あり。  
 ③法座を下りて法堂を出で、僧堂の前にての商量なり。  
 ④玄沙一日僧を遣し書を送つて雪峰に上る、雪峰紙を開けば白帟三幅を見る。  
 ⑤法華藥草喻本の偈。  
 ⑥三八九は廿也、廿は念の字、又三八九を明めずんば境に於て所思多にも作る、油斷のならぬ語なり。



下して曰く、「接。圓悟佛眼禪師と。法堂に立ち、且つ其の作略を盼る。圓悟厲聲して曰く、「我が首座を打す死せんなり。」佛眼曰く、「官馬廐踏む、甚の憑據かあらん。」安曰く、「甚の官馬廐踏むとか説かん、正に是れ龍象の蹴踏なり。」圓悟曰く、「喚び來れ、喚び來れ。」安復た法堂上に至る。圓悟曰く、「我が五百衆中の首座、備甚麼として佗を打す。」安曰く、「和尚も也た一頓を喫して始めて得べし。」圓悟、佛眼を顧みて、舌を吐くのみ。佛眼曰く、「未在。」乃ち安を顧みて問うて曰く、「只だ空手にして鋤頭を把り、歩行にして水牛に騎る。人は橋上より過ぐれば、橋は流れて水は流れずの如くんば、意作廢生。」安低躬して曰く、「供するところ、並に是れ詣實なり。」圓悟笑つて、曰く、「元來是れ家裡の人。」遂に五祖の自禪師の處に至る。自曰く、「書裡に甚麼をか説く。」安曰く、「文彩已に彰はる。」自曰く、「畢竟して甚麼をか説く。」安曰く、「當陽に寶劍を揮ふ。」自曰く、「近前來、這裡數字を識らす。」安曰く、「詐敗すること莫れ。」自、侍者を顧みて曰く、「これは是れ那裡的僧。」安曰く、「莫れ。」侍者曰く、「曾て和尚の會下に在り去る。」自曰く、「怪得す、恁麼に滑頭なるを。」安曰く、「曾て和尚に鈍置せられ來る。」自遂に書を將つて爐上に於て蒸じて曰く、「南無三滿多、沒駄南。」安近前して、彈指するのみ。安再び蔣山に至つて坐

①法堂の前に立つて其の模様を見る。  
 ②官馬廐踏は八兩半斤にて、まけちなし。憑據云は證據なきなり。  
 ③供は口供にて、囚人の白狀を謂ふ。詣は至なり、騎射如として曰く、申し上げました所は、何れもうそ詣は御座いませぬ。  
 ④どうも不思議じや、あたまがつつるびんづるじや。又一説、どうして左様に口豆なの

夏す。圓悟分座攝納せしむ。秋辭して歸る。圓悟曰く、「子何の需むるところかある。」安曰く、「短歌は十數文を須要し、長句は只三兩言を消す。」圓悟乃ち頷を以て之を嘉賞す。曰く、「使乎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持ニ虎鬚。著々超ニ方外。不唯明。臆下安排。撮ニ向。繩床一移ニ峻崖。拈ニ椎。豎ニ拂。奮ニ雄辯。金聲玉振猶ニ奔雷。九句落落々。提ニ綱宗。衲子濟々。長趨風。解拈去。縛手段。辣。驅耕。奪食猶雍々。秋風忽起。要歸去。了却武陵一段事。勃窣理窟。乃胸中。行々不患無知已。臨行索我送行篇。栗棘蓬與ニ金剛圈。短歌須要十數文。長句只消三兩言。金毛獅子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不日孤峯大哮吼。五葉一花天地春。古より禪會專使を以て重任となす。禮貌機辨、兼て優に之を爲すもの、則ち命を辱めず。安の此くの如くなるは、全才と謂はざるべけんや。

①勃窣は「くどくしなり、行く」と緩き貌。  
 ②脚注疏密一定せず、僅僅數日にして、上下巻を注す、一を拈けて萬を漏すを免れず、蓋し誤謬も亦諺からざるなり、讀者幸に之を正せ、譯者伏乞。

國譯羅湖野錄 下終

① 前哲入道の機縁、禪書に多く備載せざるは、其の過は當時の英俊、編次を失するにあり。是れ衛宗弘法の心無うして然るなり。遂に賢を見て齊しきを思ふの徒に、大息を増さしむることあるを致すのみ。妙徳村落に窮居して、叢林の勝事を聞かざること久し。此者江西の瑩仲温、遠く雙徑より來つて山舎を訪ひ、媿々として前言往行を談し、殊に此の懐を慰す。徐ろに囊中を探つて遂に羅湖野録一篇を得たり。載するところ皆命世の宗師と賢士大夫との言行の粹美、機鋒の醞酢なり。雄文は以て宗教を輔くべく、明誨は以て後昆を警むべし。是に於て詳覽熟思して、手を釋つるに忍びず、亦以て仲温の道の爲めにし、學を爲すの要を見るに足れり。其の操心も亦人に賢ること遠し、天下の好事者と之を共にせん。庶幾はくは後世の英俊、繼いで之を爲し、夫の佛祖の道をして光明盛大ならしめば、其の功豈博からざらんや。

紹興庚辰十月二十日

毗陵無著道人

妙

徳

謹書

① 叢林盛事の序文によれば、此の跋は序文にして卷首にあり、何れの時よりか之を跋に下せしを知らず。  
② 天目山に上るに兩路あり、故に雙徑とも云ふ。  
③ 媿々は倦まざるの貌。  
④ 妙徳は尼僧の名、宰相蘇氏の孫女なり、初め圓師に參じ、次に眞歇に參じ、最後に大惠に參じて嗣法す、後剃度して資壽に住す、瑩公とは法昆弟なり。(會元并に叢林盛事、人天寶鑑)

### 羅湖野錄序

愚以倦遊、歸憩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因追釋疇昔出處叢林、其所聞見、前言往行、不爲不多、或得於尊宿提唱、朋友談說、或得斷碑殘碣、蠹簡陳編、歲月浸久、慮其湮墜、故不復料揀詮次、但以所得先後、會粹成編、命曰羅湖野錄、然世殊事異、正恐傳聞謬舛、適足滓穢先德、貽誚後來、姑私藏諸、以俟審訂、脫有博達之士、操董狐筆、著僧寶史、取而補苴罅漏、不爲無益爾。

紹興乙亥十月望日

湖陰堂釋氏子曉瑩跋

## 羅湖野錄上

趙清獻公平居以北京天鉢元禪師爲方外友而咨決心法暨牧青州日聞雷有省卽說偈曰  
退食公堂自凭几不動不搖心似水霹靂一聲透頂門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刹  
刹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已而答富鄭公書畧曰近者旋附節本傳  
燈三卷當已通呈今承制宋威去餘七軸上納拈伏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爲中下根  
機之所設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則迷而不復千差萬別唯佛與祖以心傳心其  
利生攝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捧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豎拂語言文字種種方便去聖逾遠諸  
方學徒忘本逐末棄源隨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拈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  
感旣已稍知本性無缺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拈素出恩  
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踏之也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  
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真性有所悟入  
拈敢爲賀於門下也公以所證形於尺素而爲鄭公同事攝蓋不孤先聖囑累然而元豐間以  
太子少保歸三衢與里民不問位貌名所居爲高齋有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  
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又誌其壽筵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  
此山地彼真法身不卽不離充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壽筵之說如是如是觀

其漏泄家風，了無剩語，豈容表龐擅美於前耶？若夫身退名遂，善始令終，不出戶庭，心契佛祖，賢於知機遠禍，駕言從赤松子遊者遠矣。

湖州西余淨端禪師，字表明，出於湖之歸安丘氏，甫六歲，事吳山解空院寶暹爲師，暹數欲以貨補端，端謝曰：志不願爲進納僧，當肆業與三寶數，亦未晚耳。年二十有六，始獲僧服，既而觀弄獅子，頓契心法，乃從仁岳法師受楞嚴要旨，一日岳以經中疑難十數，使其徒答之，唯端呈二偈曰：七處微心心不遂，懵懂阿難不瞥地，直饒微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又曰：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割，直饒還得不還時，也是蝦越不出斗，岳視而驚異曰：子知見高妙，必弘頓宗，子時齊岳禪師，住杭之龍華，道價照映東吳，端往參禮，機緣相契，不覺奮迅，驟身作狡狴狀，岳因可之，自是叢林雅號爲端獅子，端天資慈祥，戒檢不違，恤飢問寒，如切諸己，章丞相子厚，由樞政歸吳，致端住靈山，繼遇有詔除拜，適適翁體中不佳，進退莫擬，端投以偈曰：點鐵成金易，忠孝兩全難，子細思量著，不如箇湖州長興靈山孝感禪院老松樹下無用野僧閑，又嘗往金陵謁王荆公，以其在朝更新庶務，故作偈曰：南無觀世音，說出種種法，衆生業海深，所以難救拔，往往沈沒者，聲聲怨菩薩，吳與劉燾撰端塔碑，荆公平時見端偈語，稱賞之曰：有本者故如是，然所獻二公偈，並出禪悅遊戲，使不以方外有道者遇之，其取詬厲也必矣，此可謂相忘於道術也歟。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閣范公珣之女，幼聰慧，樂於禪寂，因從夫守官豫章之分寧，遂參死心禪師于雲巖，既於言下領旨，尋以偈伸讚死心曰：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明聖味，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死心問之曰：死心非真，向甚麼處讚，若讚死心，死心無狀，若讚虛空，虛空無跡，無狀無跡，下得箇甚麼語？若下得語，親見死心，對曰：死心非真，真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蘇，親見死心，於是死心笑而已，靈源禪師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名，政和間，居金陵圓悟禪師住蔣山，佛眼禪師亦在焉，因機語相契，二師稱賞，然道韻閑淡，似不能言者，至於開廓正見，雅爲精峭，偈句有讀法界觀曰：物我元無二，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意，動靜悉圓通，又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措，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於姑蘇西竺院，薙髮爲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跣坐而終，道人生於華胄，不爲富貴籠絡，傑然追蹤月上女，直趣無上菩提，又變形服，與鐵磨爲伍，至於生死之際，効驗異常，非志烈秋霜，時克爾耶。

太史黃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遊，而與死心新老靈源清老，尤篤，方外契，晦堂因語次，舉孔子謂弟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於是請公詮釋，而至于再，晦堂不然其說，公怒形於色，沈默久之，時當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乃曰：聞木犀香乎，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及在黔南，致書死心曰：往日嘗蒙苦口提撕，常如醉夢，依倚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州，道中晝臥，覺來忽然廓爾，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